

漢譯世界名著

新疆沙漠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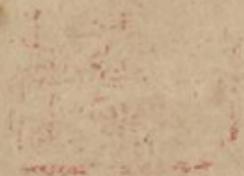
赫綺
定紋
著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915.01
0495
2358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Sven Hedin 著
綺 紋 譯

漢 譯 世
名 著 界

新

疆

沙



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者冬裝像

國家圖書館



003031466



目次

第一章	沙漠神話	一
第二章	在沙漠門國上	七
第三章	出發	一四
第四章	起初幾日行程	一八
第五章	馬薩爾山下一個樂園	二一
第六章	種下禍根的一瞬間	二六
第七章	在最後的檉柳旁邊	三〇
第八章	嚇人的發現	三四
第九章	虛幻的兆頭	三九

- 第十章 我們掘一口井……………四五
- 第十一章 最初的犧牲者……………四八
- 第十二章 在沙風之中……………五三
- 第十三章 還有兩杯水……………五七
- 第十四章 『水啊水啊給我們水啊老爺』……………六一
- 第十五章 最後的檢閱……………六九
- 第十六章 旅行隊底沒落……………七一
- 第十七章 新希望……………七七
- 第十八章 虛假的足跡……………八三
- 第十九章 得救……………八六
- 第二十章 回到喀什去……………九一
- 第二十一章 尋訪人類……………九七

第二十二章	在和闐河牧人羣中	一〇二
第二十三章	伊士南拜得救	一〇六
第二十四章	重去死營	一一一
第二十五章	失去的行李	一一四
第二十六章	回歸疏勒	一一七
第二十七章	沙漠古城	一二五
第二十八章	未爲人知的牧人種族	一三六
第二十九章	野駱駝底鄉土	一四二
第三十章	再渡沙漠	一四七
第三十一章	塔里木河畔原始樹林	一五二
第三十二章	應受處罰	一五九
第三十三章	舊羅布泊	一六二

- 第三十四章 在新羅布泊行舟……………一六七
- 第三十五章 幾乎被捕……………一七五
- 第三十六章 一段中國偵探故事……………一八一



新疆沙漠遊記

第一章 沙漠神話

有一條沙漠帶，好像一條已經乾涸了的非常寬闊的河床，從東北斜向西南，貫串着亞細亞和阿非利加兩大洲；在蒙古境內的叫做戈壁，在新疆境內的叫做塔克拉馬干，即戈壁底西端，在俄屬土耳其斯坦境內的叫做「紅沙」和「黑沙」；在波斯境內的是克維爾以及其他的沙漠，再過去就是阿拉伯境內衆沙漠，最後則爲撒哈拉。這一長帶沙漠當中，最嚇人的還是塔克拉馬干；這個沙漠從葉爾羌河或塔里木河南岸起一直擴展到那做西藏北方疆界的高大的崑崙山脈爲止，一向是人所未知的廣大的區域，直到一八九五年春天，我纔破天荒第一次橫渡而過。

我從一八九四年夏季起，就逗留在疏勒，那是中屬土耳其斯坦底首府（註）我在帕米爾高原

上住過四個月，而且和穆斯塔格阿塔山上，即『冰山之父』上面的吉爾季斯人一同生活，我進行了四次要攀上這山的七八八〇公尺的高峯，但都沒有成功；一八九五年三月初，我把我的大本營遷移到葉爾羌河邊一個污穢的小地方叫做萊里克去，爲的在那裏準備我的沙漠旅行。

土着的人以及中國官廳都認爲我橫渡塔克拉馬干的計劃是行不通的；然而他們說來說嚇我，使我害怕這沙漠，那些話，反而鼓勵了我，反而使得我的企圖生出更能迷誘人的魔力。



疏勒城門

據他們說，在沙漠裏面，夾在葉爾羌河和和闐河中間，古時有個大城，但好久以來，就埋葬在沙底下了；塔克拉馬干本是這大城底名字，後來纔用來稱呼這整個沙漠區域。沙漠內部有鬼怪住着，那裏有成堆的金銀在房屋牆塔之中，但如有人到了那裏，打算將這些財寶用駱駝拖走了，那他無論如何是離不開那個地方的，沙漠鬼怪要纏住了他。惟有把這些財寶拋棄了，他纔能救得自己的生命。

有幾個種田人甚至切切實實對我說，在沙漠裏（他們叫做德堅德卡）有好多好多的城埋葬着哩。一個八十多歲老頭子，聽到我有這計劃，有一次到我寓所來訪我，告訴我說，他年輕時認識一個人，這人從和闐到溫宿去的路上，在沙漠裏面迷路了。他走到了一座古城，他看見城內房屋裏面有好多中國鞋子，但一接觸他的手，這些鞋子立刻化爲灰塵了。又有一個人從阿克沙馬拉地方進沙漠內去，也走到一座城裏，他在殘破的房屋之中尋到了一大堆銀子，他拿銀子裝滿了他帶去的一個布袋，以及他身上的口袋，可是他正要走出來的時候，一羣野貓跑了來，嚇得他把所有一切又拋棄了，急急忙忙逃得了性命。過了一個時候他膽子又大起來，還想發一次洋財，但無論如何找

不到那個神祕的城，沙又把牠埋起來了。

和蘭一個回教師父運氣比較好些。他欠了一身的債，被債主迫得沒有辦法。祇好逃入沙漠，以為在那裏可以安安逸逸地死去。但在那裏發現了成堆的金子和銀子，現在他變成一位大富翁了。有無數的人到沙漠裏去，要想跟他一樣發財。可是一去永不回來。老頭子確定說，要去尋找那祕藏的財寶而希望成功的人，必須先把那些惡鬼驅除了，因為這些鬼怪使得行路的人頭腦糊塗，使得人不知道是在那裏兜圈子，走來走去又走到自己的足跡上面去，一直到精疲力竭倒在地下渴死為止。

在萊里克還有人告訴我，說那座消失了的神祕的城（這裏的人叫牠做沙伊卡塔克或僅克塔克）離這裏不過十五公里遠近，在此地的西方。幾年前有個人看到過，但是那時以後無論如何再找不到牠。惟有阿拉（註）纔能引導遊人到那裏去。幾日之前，沙車纔有十二個人進沙漠尋金子去；這些尋金人最愛春季天氣，因為希望此時沙漠風暴能將藏金處吹露出來。另一個人一月之前出去尋金子，可是至今未見回來。

最後在沙車，我又聽人說，在沙漠旅行的人時常聽到呼喚他名字的聲音，如果隨着呼聲走去的話，他就要迷路，口渴死了的。這種話，中古時代最有名的旅行家威尼斯人馬可波羅記載羅布大沙漠時，就已經說過了。他說，旅行人夜間走路，其中如果有一個人落在後頭睡着了，醒來後再要追趕大夥時，就聽到鬼怪說話，他以為是夥伴底聲音。好多次，鬼怪甚至呼喚他的名字，他要被迷惑了的，以至於永遠尋不到他的夥伴。已經有好多人就是這個樣子死在沙漠裏面了，——馬可波羅確定地說。

從所有這些傳說和神話，我首先得到一個結論，便是；此地，在沙漠週圍的城鄉裏，有好多遊手好閒的人，他們堅決相信，有一天財神爺會將無限的寶藏送到他懷抱裏的。這一類尋金者本是一些不務正業的人，鄰居討厭死了他們，他們每天所做的不外是偷雞盜狗的勾當，所以異鄉人，尤其要當心他們。可是這些傳說是從何處來的呢？關於給沙埋沒的古代大城塔克拉馬干的傳說，何以能在和闐和沙車，巴楚和溫宿，到處流傳呢？難道這祇是土著人底幻想麼，他們想看見那些無人居住的房屋，這些房屋的最微細部分他們都能描摩出來的？也許他們不過是同歐洲人開玩笑麼，他

們告訴歐洲人說：遠古時候沙漠內部也有大森林，也有麋鹿和其他野獸棲息的地方？

這一切不會是偶然的。這些傳說必然有根據的，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在這些傳說底背後，遠遠地，一定有一種事實。爲其立足之點。所以我非常注意傾聽這些傳說，使得此次旅行一天比一天更增加吸引人的魔力，而且使得我差不多不願旅行底危險了。這神祕的沙漠現在就已經開始迷惑我；甚至那起源於沙沙深處的沙風，在我看來也是動人而可愛的。於是我等得不耐煩了，等待我動身以第一個人踏進這神話國土的那個時刻。

(註)譯者按：新疆建省在光緒八年即公元一八八二年，以前天山以北之地稱準部，天山以南之地稱回部。外人或稱爲中屬中亞細亞或稱爲中屬土耳其斯坦，或有以中屬土耳其斯坦專稱天山以南之地即舊回部者，註定此書所稱，中屬土耳其斯坦即專指天山以南之地而言。

(註)譯者按：阿拉是回教徒稱呼上帝之名。

第二章 在沙漠門國上

我們忍耐心卻首先遇着一種艱難的試驗。葉爾羌河近旁沒有駱駝，我不得不先派一個專差回疏勒去買八匹堪爲此次旅行之用的牲口。我的旅伴伊士南拜，烏什地方一個回教徒，一年以前同我結伴的，他此時也騎了一匹馬到莎車城去，爲得備辦其他一切的旅行用品。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我遷移到葉爾羌河右岸一個大村莊麥蓋提去，（註）因爲我打算帶着旅行隊從那兒動身進沙漠去的。奇怪的是從來未曾有一個歐洲人到過這麥蓋提地方；我到這裏來惹起了地方住民很大的騷動。還未走到那裏，就已經有一羣人來迎接我們了；村長自己也在其中，他帶來一些雞和雞蛋等物送我，而且牽了幾匹運輸用的騾馬來幫助我馱東西，他把自己屋裏一間鋪了地毯的大房子給我居住。在麥蓋提地方也有那一類尋金者。其中一個告訴我某次二十幾日徒步穿過沙漠的故事。他和他的旅伴們將飲水和糧食用驢子馱着走，向東北方走了七天越過高大的沙丘之後，

就到了一長條山脈。他們看見這裏和那裏都有檉柳，有些地方還掘得到水。這個人年年都要結合其他好多人到沙漠裏尋金子去，可是至今沒有一次尋着。他們也是把這沙漠叫做塔克拉馬干的。晚上有好多客人在我房子裏。村長和安格特里克底「翁巴希」託達霍札每人都送我一隻羊，印度人則送我馬鈴薯和奶油。

這位翁巴希是個正直的人。他時常來拜訪我，在我房內一坐幾個鐘頭，談天說地。當我因為駱駝至今沒有消息而着急之時，他總是要我耐心等待，總是非常安靜而確信地說：「就來的，就來的。」但是駱駝仍然沒有來，寶貴的時間就這樣喪失了。我微微有一點預感，以為這樣子將有熾熱的火炭堆在我們頭上的；因為春天已經開始退縮了，在炎熱季節裏，沙漠乃是一個大火爐。

在這期間，託達霍札時常指教我關於此處風土人情上種種事情。他認為麥蓋提鄉村的人與鄰近地方人民相差很遠，性格上是強硬而冷酷的，而且那樣容易記恨，往往爲了不重要的爭執結了多年的冤仇。

回教底禁條，此地遵守得非常嚴謹。上次趕集日子，有人在齋戒期間，太陽未下山就吃了飯，他

立刻就被捉去了，打了鞭子，以後用繩子反綁着雙手，送到市集上遊行示衆，叫大家羞辱他，嘲笑他。三月二十一日我到市集，看了一次。市集是很大的；每種職業，每種貨品，都有固定的街巷。但一星期中祇准做一次賣買。那天，棹子和貨品從屋裏搬出來，安排在屋前平坦地基之上。

三月二十二日，我的專差終於從疏勒回來了。他帶來好多郵件，但沒有駱駝。伊士南拜則比他能幹得多，從莎車帶回來四個白鐵水箱，六個山羊皮做的水囊，還有袋子，鏟子，鞭子，絡轡，鞍韉，以及豐富的麥子，烤麵粉，乾麵條和蜂蜜，此外給駱駝用的油和芝麻。駱駝每天若能有半公升油吃，縱然沒有其他的食糧也能走一個月長久道路的。

我的能幹的伊士南拜現在自告奮勇，再騎馬到莎車去一趟，非買到駱駝誓不回來。兩星期之後，他果真帶了八匹壯偉的雄駱駝回來了。他不大注意駱駝底美醜和肥瘦，而注意其他的品性；他祇買那些已經習慣在沙漠往來而能忍受炎熱和饑渴的。一隻出世八年的好看的白駱駝，名叫亞克士牙，做領隊牲口，牠的頸項掛了一個大銅鈴，鈴舌是用沉重的鐵做的。一隻名叫巴拜的，已經有十五歲了，後來也是牠第一個死去的。那隻馴良的鮑克拉，我選來做我的坐騎。納爾是一隻好鬥的



伊士南拜——我的忠實旅伴

傢伙，人家走到牠的近旁時候，牠總要拿腳踢人或者咬人。所有的駱駝此時正在換毛，牠們的冬季叢密的毛每天一大鬚一大鬚地脫落下來，因此牠們是異常難看的，直至所有的舊毛脫完爲止。每隻駱駝都配有一個塞滿乾草的柔軟的大鞍子；伊士南拜也未會忘記買來好些細行李用的駱駝毛繩子以及旅行隊用的三個大鈴。

此外他還雇來兩個可靠的人，一個五十五歲老頭子，鬍鬚已經灰白了，名叫穆罕默德沙，他照應駱駝非常在行，惟有他能夠挨近那隻獷悍的納爾，而不會被咬的。我現在還想像得很清楚這老頭子底壯偉的姿勢，他的永遠快活的神氣，好像我昨天纔同他分手的。他何等的不關心，將老婆和孩子丟在莎車，他再不能見面了！

與他同來的是溫宿人喀沁阿渾，在莎車做旅行隊嚮導，一部黑鬍子，很強壯，四十八歲；他雖然總是一本正經的，從來不笑，但對人還是和氣，好意，即使工作忙得不得開交（這是常有的事情）也未會表現厭煩。

麥蓋提村長薦了第三個人給我。這人也叫做喀沁亞渾，同穆罕默德沙一般年紀，他最近六

年來每年都有一次十日以至二十日的沙漠旅行，爲的尋找金子。可見他就是我上面所說的那一類遊手好閒的人，麥蓋提村有幾個人教我當心他，因爲他爲了竊盜受過好多次處罰了。但因祇有一個憑自身經驗認識這沙漠，我想祇好囁糊一點了。我當如何深悔這一着的錯誤，在下面我要說到的。此外他又是一個倔強的人，不肯服從我的旅行隊總管伊士南拜底指揮，並且還要欺負其他的用人。他太過於誇張他對於沙漠的智識，這也害了他自己。爲同別一個喀什分別起見，我們喊他做約爾奇，意思是「領路人」。

牲畜方面，除了駱駝和兩隻狗，約爾達希和威拉以外，我們還有三隻羊，準備一隻一隻殺了食的，十隻母雞，還有一隻公雞替我們報曉。母雞最使我們失望了，起初幾天雖然在牠們那高欄在駱駝背上的籠子裏找到幾個蛋，但水開始稀少了以後，牠們就不生蛋了。公雞本是好歡樂的，不過在駱駝背上，牠感覺有點不愜意；在進行中，牠總要鑽出籠子底格子蓋。在那上面驕傲地搖擺了一下，然後喔喔幾聲，就展翅飛下地來了。

四月九日，我們最後的準備都妥貼了。我們裝滿了幾袋麥子和四箱新鮮的河水；那四個大水

箱，連同那些山羊皮水囊，一共可盛四五公升的水，這個分量足夠二十五天旅行之用，即使遇到最不利的情況也是夠用的。因為我確定相信，十五天之內可以到和闐河。照我面前攤着的地圖看來，穿過沙漠的直線距離祇有二八七公里。我們每天祇要走二十公里就夠了，這無論如何辦得到的。事實上，這次旅行延長到二十六天之久，差不多超出我預算的兩倍。雖然如此，我們儲備的水量也一定夠用的。

此外，我還希望沙漠中至少有幾個地方尋得到水。在葉爾羌河和喀什噶爾河中間，離巴楚不遠的地方，有條山脈向葉爾羌河南岸蜿蜒而去，名叫馬薩爾山；同時有座同名的山高聳在和闐河左岸。以前的地理學家，因此以為這二個山是互相聯絡的。俄國探險家普希瓦爾斯基所以在他的地圖上畫了一條山脈穿過沙漠。土着的人也認為這個見解是正確的。所以我們希望遲早會碰到這個馬薩爾山，在山腳下流沙未至之處，一定有堅固的地基便於行走，有泉水和草地以供駱駝之用。這個錯誤乃是造成此次沙漠旅行不幸的結果之一部分的原因。

（註）譯者按：麥蓋提村今新設為麥蓋提縣。

第三章 出發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日，是麥蓋提村一個可紀念的日子。日出之前好久，我們的院子就喧鬧起來。我手下的人將我們的行李和糧食分配成相等的重量，用繩索捆起來，一對對地放在地上，但之間的距離恰可容許一隻駱駝經過的。駱駝被迫跪下去，人們把物事緊縛鞍子上面。然後駱駝可以站起來走動了。

我們的行裝是很可觀的。米，麥，罐頭，糖，茶葉，蔬菜，麵粉等糧食，可供好幾個月使用。此外我們還有好多冬衣，皮貨和毛毯，因為我計劃遊過沙漠之後還要到北方西藏高山去，這計劃以後也實行了。這些東西以外還加上我的科學儀器，三枝長槍，六枝手槍，兩箱彈藥，一大堆其他的東西，最後則是那幾隻水箱。可見駱駝馱載的頗為笨重。

當地人民佔滿了我們的院子，鄰近的街巷，甚至於房屋頂上，來看我們出發；他們總是含有深

意地搖搖頭。「這些人是有去無回的；」我聽他們呼喊說。「駱駝驮得太重了，將要陷在沙裏走不動的。」

每四隻駱駝拴做一隊，每隻有一根繩子拴在那通過鼻孔的橫木上，繩子另一端則拴在前面一隻的尾巴，繩結打得很鬆，若有一隻駱駝倒地了，這繩結會自動解開來。我帶領第二隊。我騎坐的駱駝驮着我的兩箱容易損壞的儀器以及我每次宿營時在營帳內日常應用的一切東西。箱子之上，兩個駝峯中間，鋪着毛毯，枕頭之類；我好像坐在一隻靠背椅上；穆罕默德沙既然總是細心帶領着這隻鮑克拉，我就能夠把我的注意力完全用在羅盤，錶，以及地形上面。

好幾日以來，春季就開始退縮了。太陽照得熱起來，溫暖的風飄着，農民到田裏種地去，蒼蠅及其他蟲類在空中嗡嗡着。在如此美好的春天日子，我們出發向那個國土旅行去，那裏一切的生命已經長眠了好幾千年了，那裏每個沙丘就是一座墳墓。那是一個莊嚴的頃刻，當駱駝擡起頭來，安靜地和威武地，舉步走過狹隘的村巷時候。無量數的旁觀者似乎都給這情況所感動了，他們一聲不響地站着看，好像送葬的人們一般。現在倘若我想起這次出發情形，以及我的沙漠旅行底可怕

的結果，那麼我確實可以把我們這個行列比做喪事儀仗的。

鄉村底房屋是十分散漫的，中間隔着久年的灰色白楊樹，農田，菜園，樹叢和溝渠。我們安靜地在平地上走了半個鐘頭長久，忽然發生一種可怕的喧鬧。兩隻最小的駱駝野性發了。牠們扯斷了拴鼻子的繩索，把馱載的東西掀在地下奔過了田野，激動得灰塵遮掩牠們的身體。一隻水箱底上端漏水了。可是不久之後，這二隻逸走的駱駝就捕回來，又馱上了東西，但現在是分別地牽引着。過了一會以後，其他兩隻駱駝又逸走了，一細行李損壞得很厲害，一口裝彈藥的箱子在駱駝屁股上跳動。駱駝若是停止了相當時候，總是要如此不馴同幼馬一般的。幾天之後我們就明白了。我們也懂得如何將行裝重量分配得更好些，第二天我們就當心了，那些裝水的白鐵箱就交給最馴良的幾隻駱駝馱載了。

鄉村的農田和菜園過盡了以後，我們就到了一個平坦的草原，上面還長着茂盛的矮樹以及東一株西一株的白楊樹。一陣陣的風從西北西方向颳來，黃灰色的沙霧向東方飄去。地基上一部分是微細而柔軟的灰塵，一部分則是鹹土。但接着就看見低小的沙丘了，不久之後圍繞我們的就

完全是沙漠底景象。

我們第一次停息地方是在一條六公尺寬和一公尺半深的溝旁。地土是乾燥的，但我們掘了幾下就潮濕了，掘到一公尺又八公分深的地方水就湧出來了。水底味道苦澀不好吃，但狗和羊喝得津津有味。至少也可以用來煮蛋和洗濯的。

半個鐘頭之內，駱駝背上的東西通通卸下來了；所有駱駝拴成了一個圓圈，爲得不要牠們躺下去，免得牠們四腿僵硬。我第一次踏進了我的印度軍官式帳幕，那是紮在一株白楊樹下的。我的用人生了火，煮飯吃；米做的布丁和雞蛋。羊吃草去了，狗和雞都得到東西吃。

這天很溫暖，但是太陽下山以後就冷起來。約爾奇那個領路人，向我大吹其牛，自誇他在沙漠裏的經驗。他迫切地勸告我，先在葉爾羌河右岸近旁走幾日，走到一座山，恰克馬克山，和一個大湖，這湖是與一條從南向北的河流相通的。那裏我們走十八日可以到這河流，從河流去祇消一日就到馬薩爾山，這一帶最高的山了。

第四章 起初幾日行程

第二天早晨猛烈的東北風喚醒了我，空氣中完全充滿了灰塵。準備早餐和裝載駱駝，費了二點鐘以上的時間；裝載時駱駝刁頑得很，但在進行中則頗馴服。地勢已經是很難行走了。我們陷落於五六公尺高沙丘構成的迷陣裏面，沙丘形狀是不規則的，大多數是由北向南。我們盡可能地設法繞道而過，但仍須越過幾個很難跨越的丘脊。跨越時兩隻載水的駱駝倒地了，雖然祇是前足倒下，但非卸下馱載的東西就站不起來。這類丘脊陡峭的一方面，駱駝則很輕巧地滑下去，牠們的伸得直直の後腿發生了制動的作用。將近中午時候，我們爲了避開高大的沙丘之故，不得不向北繞了一個大弧形。約爾奇肯定說，倘若再向東走的話，我們一定要轉回頭的，因爲前面完全是『大沙』。

北風颳了一整天。天是灰色的，佈滿了雲，我們感覺寒冷。我們紮營在一個堅硬的沙丘上面，我們在兩個沙丘中間掘了一個井，祇掘到六十二公分深的地方就有水了。但水是鹹的，同昨天的一

樣。

四月十二日，我們已走過二十三公里又七了，總是在「大沙」邊緣上走，沙脊是向北傾斜的，我們必須越過好幾個沙脊。完全沙漠之中，間有幾條小小的草原點綴着，上面疏疏落落，地有些枯乾的植物，若是去摸牠，牠就破碎了，而且發出清脆的響聲，同玻璃一樣。堅固而平坦的沙地是很好行走的。但往往沙上蒙着一層灰塵，柔軟得好像棉花，有幾個地方堆得這樣厚，駱駝底腳直陷到膝蓋上面。好多處平坦沙地上又有薄薄一重鹽層蒙着，駱駝腳踏着發出沙沙的聲音。

在第三次紮營之處，我們掘了一公尺七十八公分深還沒有水，已經放棄不掘了。但幾個鐘頭以後，水從井底湧上來，於是我們又可節省一次我們的寶貴的儲藏了。駱駝祇好吃周圍的蘆葦，喝鹹水，狗則有饅頭，雞則有大麥和蛋殼吃。第二天早晨井內積聚了十八公分深的水。這一天我們走了二十公里又六的路程，大部分時間是在互相銜接的沙丘上走的。

白楊現在很不少，其中好多還生着嫩芽，駱駝絕不肯放過這新鮮的綠枝的。白楊周圍的沙丘多數構成環狀，好像城垣一樣。中間凹地則積聚着枯乾的枝葉。這日很熱；狗在白楊蔭影之下用腳

爬開沙層，爲得能夠躺臥在底下比較涼爽的一層上面。

現在伊士南拜和約爾奇二人已經發生一次激烈的衝突了。伊士南拜騎在第一隻駱駝上，看得當然比徒步的約爾奇更清楚些，所以他屢次提議走另一個方向，不走這領路人所指示的方向。有幾次約爾奇睡下沙地上去，說伊士南拜自己會引導旅行隊的。晚上衝突得那麼激烈，約爾奇到我帳幕裏來，要辭職，因爲伊士南拜時時刻刻教訓他，而且饅頭和水給得很少。可是當我允許他辭退，不過要他把預支的一百騰格月薪交還出來時候，他就非常狼狽了。現在他迫切懇求仍舊留下不回去，我也答應他，但在一個條件之下，卽他從此要絕對服從我的旅行隊總管伊士南拜。他也應承了，不過暗中他一天比一天更加怨恨伊士南拜。他總是一個人走路，不同別人說話，須待同伴都去睡時，他纔爬到營火旁邊。而且在隔別人若干距離地方單獨睡覺。我的其他用人那時已經懷疑約爾奇存心要將我們引迷了路！若是真有此事，那麼他自己就落下在他要給我們挖掘的墳墓裏去。

第五章 馬薩爾山下一個樂園

復活節那一天（四月十四日）我們祇走了十八公里又七的路程。在一個沙脊下，我們看見北方一片蘆葦叢中有一羣動物在吃草，但不能確定是馬呢，還是羚羊。約爾奇說，沙漠這一部分產有野馬；確然常有馬底踪跡，甚至有駱駝底踪跡，但我不敢確定是否如約爾奇所斷言，是野駱駝留下的。

在行進中，狗顯然很不安靜，遠遠地跑開了旅行隊，有一次消失了一刻鐘之久。牠們回來時候，全身是濕淋淋的，可見他們找到水了。我們終於也遇到一口泉水。水晶一般明朗的清甜的泉水。我們於是就將帳幕張在這兒，停下來休息一天。水箱灌滿了，鞍子和皮條拿來修理，還大大地洗濯一下。沙熱到四十四度六，但我們要喝多少水就能喝多少水，駱駝和狗喝得簡直膨漲起來了。那些母雞也曉得利用這環境，在休息那一天生下了四個蛋。

夜間狗不停地狂吠，而且朝着我們來的那個方向跑去。我們看見的踪跡也許真是野駱駝留下來的，這些畜牲現在同慣常一樣也來到我們的水泉喝水了，但看見地方被人佔據就不敢前來。第二天所走的地方，高大沙丘和乾枯的蘆葦地相間隔着。但四月十七日，北方地平線上露出好像一座高山底黯淡的輪廓。我們就朝那裏走去。沙丘高到五公尺，時常是很難走過的。但沙丘中間往往有茂盛的蘆葦地，其中常有一隻兔子躲藏着，小水塘也常遇着，不過水是鹹的。還有一條四十公尺寬的河床向東北東方向蜿蜒而去，河深二公尺，河底全是沙，但有些窟裏還有水。北方停着稍微黯淡的雲塊，同昇起來的炊煙一樣。

我們走了幾個鐘頭，但不見得更走近那座山。約爾奇認為這山是北馬薩爾山向東南方的延長；他這話完全對的，這條河床。他說，是葉爾羌河一個支流，祇在夏天發大水時節纔有水；至於北方的雲，他以爲就是葉爾羌河水蒸氣結成的。

我們在二個平行的沙脊中間走了一個鐘頭。然後我們越過右邊的沙脊，到了第二個沙谷，那裏我們走了二十八公里又五纜將第七號營紮在白楊蔭影之下。頗爲叢密的白楊樹林向北展延

去。四月十八日我們朝這方向走去，一步比一步更深入這個樹林。地面上佈滿了枯乾的枝葉，在這裏，沙漠似乎完全消失了。

以後，我們走到了密密生滿了蘆葦的一個大沼澤；使我們驚異的就是那旁邊有人踪和馬跡，還有一堆火所殘剩的灰和炭。顯然，這個地方是最近的沙漠邊上鄉村居民所常來的，他們夏天在這裏放牧和砍柴。

這澤沼通到一個長形的湖裏去，這湖向北方伸長去，我們沿着湖岸走。樹林太密了，有幾個地方簡直走不過去，我們不得不繞路走到空地來。湖寬好幾個公里，也許祇是葉爾羌河底一個支派。我們從湖岸向右轉，又走進樹林裏去，林子密得使我不得不從駱駝背上下來徒步行走。我們停在這裏，生起一堆旺火。若是附近有人的話，他們一定要走來看。但是始終沒有人出現；我們這一天也跑累了，正好休息。

第二天我們似乎終於走近北方那座山了；山底支離破碎的形狀現得很清楚，朝北的山坡方面聳起了很高的沙丘。北面山腳下有好幾個清水小湖。我們就在這些小湖和山腳中間行走，起初



馬 賡 爾 山 下 一 個 營 地



旅 行 隊 在 沙 海 中

朝東方，後來朝東北方，最後紮營在湖岸遮蔭的白楊樹底下。第二隻羊宰了。狗好久沒有吃葷，祇好拿饅頭充饑，這天就得羊血和內臟大嚼一餐。

紮營地方是如此舒服，使我們在這裏再休息一天。熱得很厲害，人們一個鐘頭必須喝幾次水。爲使鐵桶內的水能保持新鮮起見，我們用濕布將桶裏揩抹一道，然後擺在樹蔭底下給風吹乾。

伊士南拜射中了幾隻雁落在湖面，無法取到岸上來。我則走到山頂去，這山從各方面看去似乎是完全孤立的。北方聳立着馬薩爾山脈，由我們的營地到那兒展開了一片豐饒的潮濕的草原，充滿了晶瑩的小池塘和沼澤。在東方也聳立着一座山，在南方則支離破碎的小山峯縱橫錯雜着，那就是我們營地所在那座山底支脈。

晚涼時候，我還在山上坐着，太陽落山了，風漸漸地停息，草原和湖泊包裹在薄霧之中。寂靜籠罩了周圍，惟有蠅和蚊在空氣中哼着，有時泥潭內蝦蟆叫了一聲，遠處一隻鵝在扇翅，或者蘆葦叢中一隻駱駝鈴響。每逢我想起以後二星期的遭遇時候，這個夏日黃昏對我總好像是在樂園裏過了一會兒的生活！

第六章 種下禍根的一瞬間

我回到營帳裏來時候，他們還在睡覺，惟有伊士南拜沒有睡，正忙着準備晚餐，羊肉湯，烤馬鈴薯，和茶。寒暑表指着二十度，但夜間落到十度四，使我們感覺異常寒冷。

在這些湖泊旁邊，我們也發現人類足跡。岸旁甚至有一座荒廢的茅棚。第二天（四月十九日）在湖泊和山腳中間向東前行時，我們在幾個高大的沙丘背後居然看到一條道路，路上還有輪跡。通過稀疏的白楊樹林。這個發現使我們驚訝，我們於是隨着這條道路走去，看牠通到那裏去；但不久以後，輪跡消失了，樹林終止了，路也沒有了。

我們向東南方走了一個時候。這裏展開着一片平坦的堅硬的和生着稀疏植物的草原，那上面很便於行走。在東面山腳下也有一個狹長的湖泊，最使我們驚訝的，便是在湖岸上有三四馬在放牧。這些馬匹是屬於誰的呢？我們兩個用人沿着一條新印的足跡，越過沙丘，向西方的山追蹤而

去，不久帶了一個生人回來。

這個人是巴楚地方人，據他告訴我們說，他時時到此地來，採掘岩鹽，此地山上出產很多，而且很好。他拿去在巴楚市集上出賣，做很好的生意。從這裏到巴楚祇消二日路程。我們在這一方向看到的山，現在證明確是馬薩爾山脈底一部分。至於那在東南方離和闐河不遠的一座山，則此人一點都不知道；他祇聽人說，那裏盡是沙，沒有一滴水，沙漠名字叫做塔克拉馬干。

我們向這孤獨的旅客告別，繼續我們朝南南東方向的路程；我們在堅硬的沒有路徑的不毛的平地上走。右邊的山漸漸降低下來，漸漸成了沙丘背脊而消失於沙漠之中。可見這裏看不出甚麼山脈向南方的延長。不過東邊的山脈也許能夠同和闐河旁的馬薩爾山聯繫起來的。

地面是堅硬而乾燥的黏土，有無數的裂痕，可是夏天此地有洪水泛濫。湖泊漸漸向南方縮狹，終於成了一個大泥潭，迫得我們繞了好多次路，直至我們走到湖底東岸爲止。

我們以爲這裏能有新鮮水喝的最後的地方了，因此決定四月二十二日再休息一天。駱駝和最後一隻羊還有一次機會在湖岸生長的豐饒的蘆葦叢中吃草；我爬上山頂去看看方向。

山脈向東南方伸到此處，好像沙漠之中一個海岬。但由此朝同方向看去，則祇有一個不甚高大的岩島高出地面上，此外看不見一毫山嶺底痕跡。可見我現在是站在巴楚底馬薩爾山最東南的山丘上，而這小山脈與和闐河旁的馬薩爾山是沒有任何聯繫的。目力所及之處，祇見沙漠向南方，東南方和西南方擴展去，地平線成爲一條直線。設有馬薩爾山餘脈在這南方遠處又復起來，這話是難以相信的；我也從未曾看見這個。

這一整天我們商議以後進行的計劃。約爾奇保證他知道得清楚，從這裏向東到和闐河祇消四日路程。我帶來的最好的俄文地圖記明一百三十公里。我們每日祇消走二十多公里，第六日就可到那大河了，未到二日之前將近河的地方一定可以掘得到泉水的。但無論如何，我命令我的人攜帶十日的用水。如此，水箱祇裝了一半；載重既然減輕了，駱駝越過高大沙丘時也可以少費力些。即使駱駝每日喝二次水，這個儲備也完全夠六天之用的。

裝水的責任由約爾奇和喀沁二人擔負。他們晚上做這工作。我還清楚記得，我自己聽到這寶貴的液體流入水箱去的聲音。我的計算如此明白和簡單，我的命令又是如此清楚，所以我做夢也

未曾想到在最後頃刻去查考一下，看這命令恰切實行了沒有。

這樣不謹慎地信任我手下的人，不幸造成了我和他們的大災禍。



第七章 在最後的檉柳旁邊

四月二十三日雖然是個熱天，駱駝還是走了二十七公里又五，因為昨天休息夠了。起初在草木稀疏的多灰塵的草原上行走，這草原在湖泊的東南方展開來。但一點半鐘以後地勢完全改變了，改變得令人很不舒服。沙堆積成小丘；再走十分鐘以後，我們已經陷落到這類沙丘織成的網絡之中了，沙丘橫擋着我們的道路，從東北向西南，約有六七公尺高，常常是很難跨越的，尤其當陡峭的一面是向着西南方或西方傾斜時候。此外，在因不同風向而造成的兩個沙丘底交叉點上，又有宛似金字塔的沙堆聳立起來，好像兩個水波相遇時候，波陵加倍高起的情形一樣。

駱駝爬上沙丘陡峭的傾斜面時候，竟出人意外地安全爬上去，反之我們人類須得以最大的努力纔能上去，而且每走一步還要滑下一點的。

這些初遇的沙丘雖然還不甚高，但已足夠使人望見東方一片目力不能窮盡的蜿蜒着巨大

波浪的沙海了；這一瞥一定要嚇得我面無人色的，倘若不是我盲目地信任我的「福星」以及那種趨向未知世界的不可抵禦的慾望，壓抑下一切初起的疑慮的話。沙漠的風低聲呼喚道：「前進罷！駱駝頸鈴也是歌唱道：『前進罷！』『前進罷！』這個口令，不容許任何猶豫或恐懼心理發生出來。

沙丘很快地愈來愈高了；二十公尺，二十五公尺，三十公尺，那樣遞高上去。旅行隊爬上這樣高丘底頂端時候，則從下面望上去簡直渺小得可憐。我們盡可能地沿着等高線走，免得時時刻刻降下昇上，但如此，我們就必須灣灣曲曲走了，而且前進得很遲緩。若是陡峭的斜坡當前不能繞道而過，則駱駝稍微遲疑一下便十分輕巧地在鬆散的沙中滑溜下去；惟有一隻馱水的駱駝在這樣滑溜中跌倒了，須把背上的東西卸下。時常還有巉巖的沙壁攔住去路，此時我們就不得不用鐵鏈替駱駝開闢一條扶梯般的路徑。

小片堅硬的黏土地面，起初幾天時常遇到的，現在就看不見了。這裏一切都是微細的黃沙，沒有一根草，沒有一片葉子。有時還可看見幾叢孤獨的檉柳傲然不畏沙漠底尖熱氣息。天空中沒有

飛鳥，地面上沒有任何羚羊和麋鹿底踪跡。望遠鏡所能見到的，各方面除了沙，沙，沙堆成的山以外，沒有別的。

可憐的狗，那一身厚皮毛最忍不住熱底痛苦；咸拉尤其愛呻吟，愛狂吠，不停地落在後頭。我們要找一個適宜的紮營地方，尋了一個多鐘頭還找不着。暮色微茫時候我們終於找到了小小一片堅硬的黏土地，其上長着兩叢檉柳，這是我們一路所見的最後的樹了。駱駝立刻奔了上去，咬下樹底枝條了，此外牠們祇好吃油了。我們沒法掘井，可是掘到五十公分深，地還是完全乾燥的，我們祇好放棄這個工作了。

忽然咸拉失蹤了，我們吹哨，呼喚，牠終無踪跡。我的人以為牠在路上中暑死了的。但這聰明的狗，一路上，每逢有檉柳地方，就要把樹下沙爬開，而睡在樹影裏面；也許牠覺到我們前面除了乾枯的沙漠之外沒有別的甚麼，因此寧願回頭，去尋找有水的地方。事後我多次調查這狗底去向，都無結果。牠的夥伴約爾達希仍是忠實地追隨我們，但牠的忠實犧牲了牠的性命。

我們第一次在地球上最荒涼的沙漠裏紮下了營，此時我們所有的人都有有一種特別的情調。

我們十分必要纔說一兩句話；我們用最後的檉柳支持着那堆小火，周圍籠罩着一種異乎慣常的陰鬱的寂靜。我們將駱駝拴在最近的地方，害怕牠們奔回湖濱優美的牧地去；牠們的永不疲倦的頸鈴此時也似乎完全不作聲了；人們祇聽到不動彈的駱駝底拖長而沉重的呼吸。帳幕裏我的燈光旁邊，還有幾隻迷亂的飛蛾翩翩舞着，大概是隨着旅行隊飛來的。



第八章 嚇人的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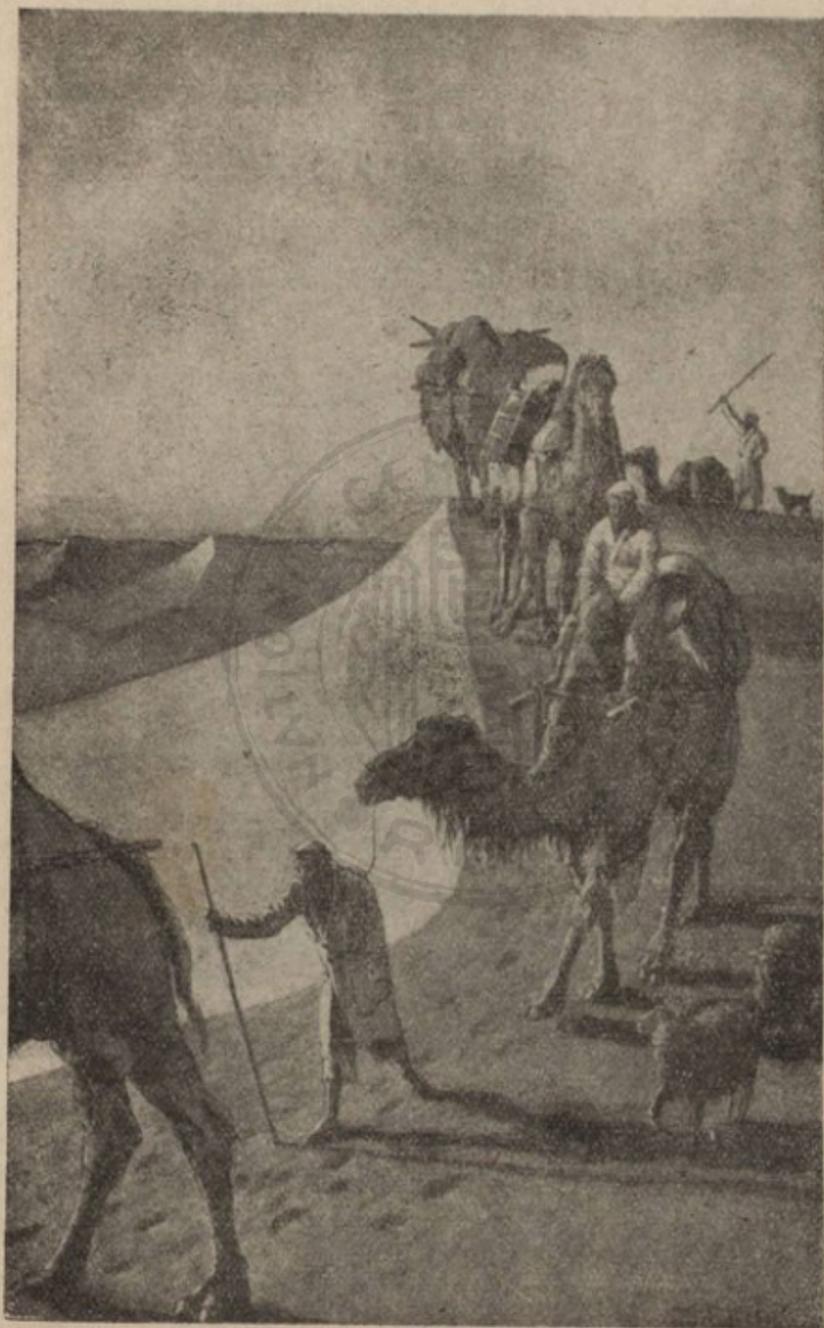
第二天早晨，西來的風暴喚醒了我。帳幕底繩索和支柱幾乎吹斷了，一陣陣沙雲颳進帳幕裏來。這風從各方面襲擊我們，因為我們紮營在沙丘之間的凹地上，兩旁有差不多平行的沙脊，向東和向北的坡面比較平坦，向南和向西的則異常陡峭，其他沙丘也大概是這樣的。

風使我們清涼了一點，雖然沙雲往往將我們完全蒙蔽了。沙雲祇有二個人高，頭上的天空還是完全明朗的，太陽出全力燃燒着。惟有地平面上蒙着紅黃色的沙幕，沙鑽進了人底口鼻和耳朵，甚至衣服裏面，使人全身搔不可當。若是天空昏暗，而平地光明，那對我們要好多，因為至少我們容易決定行走的方向。在沙丘底最高的背脊上，沙吹過去，好像羽毛在風中一樣，我們的頭若是到了這個高度，則沙便在耳邊叫着，而且鑽進來。我預備下的防雪用的黑眼罩此時恰好用得着，雖然細沙還是能夠穿過狹小的網眼鑽進來的。這個風暴卻稍微幫助了我們一點力量，便是將嶮峻的

坡面弄平了一點，而且把陡峭的一面漸漸移到東方去；這個偉大的工程，一次風暴當然祇能完成一部分的。

我們希望晚上能走到較低一點的沙丘，也許可以遇到草地，找到燒火的木材；但這希望沒有實現。我們愈走愈深入沙漠中心去。伊士南拜現在成爲領港者了，這職務他做得再好不過。他的敏捷的腳步走在我們前面很遠，手裏拿着羅盤。我們現在正對着東方走去，因爲這方向到和闐河距離一定是最短的。旅行隊慢慢地追隨着伊士南拜底蜿蜒的足跡。每逢伊士南拜停留了一下，然後爬上沙丘頂上去，用手遮着眼睛向東眺望，尋找一條道路通過前面的沙脊時候，我們總要得到一種令人不快的印象。那時我們知道前面地勢是難於行走的，我們又要一次向北或向南繞半個大圈子了。

我的用人都是步行的，一聲不響，疲憊不堪：頭腦熱得發昏。他們時常停了腳步，喝喝水，但我們的鐵箱裏的水熱到三十度，不能解渴。所以我們喝得很多，爲得多出汗，使身體在風中涼爽一點。我們在一個高丘上休息很久，爲得喝水和看看周圍形勢。羊和那隻可憐的約爾達希渴得精



疲力竭了，現在可以飽喝一頓的。約爾達希一聽見談到水時候，就要發狂了；一有人到水箱跟前去，牠也立刻奔到那裏，搖着牠的尾巴。羊忠實而忍耐地跟隨我門，像一隻狗；我的用人們說：他們甘心餓死，再不肯殺這隻動物了。

駱駝也漸漸疲乏下來，若是跌倒地下，沒有人幫助就立不起來。所以我們祇走了十二公里就累了，就在一小片堅硬地基上紮下了營。這裏太過於乾燥了，我們率性不去掘井。營紮好以後，大家坐下來，談論今天的見聞以及明朝的希望。伊士南拜努力鼓起他人的勇氣，他給他們敘述我們以前的冒險，敘述阿萊山谷底積雪和穆斯塔格阿塔底冰河，那是比現在包圍他們的沙更壞得多的。聽他說話真是一種快樂。

第二天早晨，我發現一件嚇人的事情。我覺得鐵箱裏的水很空的，在桶壁上碰着響；我於是檢查一下：裏面祇剩有夠兩日用的水！我很慌張地向我的用人：爲甚麼不遵照我的命令，儲備十天的用水？他們回答：水量多少。是約爾奇所決定的。現在我譴責約爾奇，說他不當如此粗心。他回答我，叫我放心好了，因爲從最後的湖泊祇消四日路程就可以到一個掘得到水的地方。我帶來的那些地

圖也證明了他說的話，此外他以往所說的也都說中了。以此我就安心下來。我們當中每個人都確信東進和西退，到有水地方距離是差不多的，所以簡直沒有想到退回最後的湖泊去。倘若我們決定回頭走，那將免除何等的痛苦和損失啊！

剩餘的水現在必須盡可能地節省起來的。如此再不許駱駝解渴了。我特別叮囑伊士南拜，叫他一分鐘也不要忽略了那兩個還貯藏有這寶貴液體的鐵箱。

第九章 虛幻的兆頭

自此以前，我們總還能夠找到一小片堅硬地土以爲紮營之用——一種多孔質的鹹性的黏土，捏一下就要化爲灰塵的。這類土塊是在平面上，一層層地疊起來，高處沒有。總而言之，那是沖積土構成的，而且是乾涸了的亞洲「地中海」之最後的殘餘物。不同的高度適應於當時不同的水面。

自此以前，這些黏土塊足以安慰我們，使我們斷定這沙海至少有個海底；可是現在連這黏土塊也完全見不着了。現在一切盡是沙，我們目前正處在沙漠底最凶險部分裏。

我整天步行，一部分爲的愛惜我的良好坐騎鮑格拉，一部分爲的鼓勵我的用人。那隻巴拜時時停步不走，不論人家如何拉牠，甚至把繩子拉斷了，——這畜牲好像鼻端不感痛癢似的。最後牠簡直躺下地去。須待我們卸去牠的馱載，分給其他駱駝，牠才肯起來。但以後牠還是時常靜靜站着

的，必須人拉牠，而且總遠遠地落在旅行隊後頭。這第一隻「沙漠船」開始破漏了！

我們很着急地向東方窺探。徒勞無功的！目力所及之處除了高大如山的沙丘以外，沒有別的甚麼。忽然有件事情喚起了我們的希望：一隻蒼蠅在駱駝羣中嗡嗡叫着；我們已經相信將近「陸地」了。也許這蒼蠅本是藏在駱駝毛裏跟着我們一道來的？

爲使巴拜恢復體力起見，我們休息了一個鐘頭。牠喝了幾公升水，得到一大把乾草吃，那是從牠自己鞍子裏抽出來的，牠吃得津津有味。我們卸下牠的鞍子以後，發現牠的背上有個傷口，黃色的腐肉正當鞍子邊緣磨擦之處。看這可憐的畜牲底神氣，心裏真難過：牠的四肢顫慄着，牠的舌頭變成白色。我們將牠交給穆罕默德沙看管，我們先動身走路，離了很遠還聽到牠的嘶鳴。

最高的沙丘現在離地有五十至六十公尺，以後又降落到三十和三十五公尺。我們的希望又覺醒起來了；有隻烏鴉在一個沙脊上跳躍，牠鼓翅飛起來，繞着旅行隊盤旋一周，然後又消逝了。牠絕不會從遠處飛到這沙漠裏尋開心的——牠一定是近旁和關河派來的一個使者。

我們走過二十公里以後，那隻大黑駱駝勿噶拉不肯前進，迫得我們就在那裏紮下第十三號

營。巴拜鞍裏餘剩的草就在這裏分給駱駝吃；其他七個鞍子也是同樣塞滿乾草的。我的午餐現在是很簡單的，有茶，饅頭和罐頭就夠我充饑了；我的用人們則吃茶，麵包和烤麵粉。我們帶來的一點柴火，完全燒完了，現在祇好犧牲幾隻勉強可以不用木箱子。

晚間在帳幕裏又有二隻蒼蠅和我們作伴。是我們帶來的呢，還是近旁林子錯飛到這裏來的呢？我們離河流至多不過三日路程罷？未到之前我們一定會遇到白楊樹林的。我們大家都是這個意見。

第二天早晨旅行隊準備好出發時候，我一個人先徒步向東走，去尋找跨越沙丘的道路。從此直到和闊河，我都是步行的。我從此，爲測計距離起見，必須數算自己的腳步，這事使我的注意力耗費了不少。

營帳不久就消失在沙脊背後去了。我的周圍是死一般的寂靜和孤獨。惟有一隻蒼蠅還同我作伴，我以非常和悅的眼光看牠，把牠當作一種幸運的徵兆。我看來沙丘似乎比以先的低些，我盡可能地在同一高度上走，爲的節省駱駝底精力。但不久沙山又高到四十至五十公尺。當我在這樣

一個沙脊上站着時候，順風一面的丘谷深到令人頭腦昏眩。陡峭坡面從此是向東方和東南方的，可是這幾日來有西北風在這裏颳着。現在也有一陣新鮮的微風從西北方吹來，有時還帶來幾團某種植物底小小的白絮；甚至有一束枯乾的蘆草從沙坡上滾落下來。但這些有機生命底薄弱的證物，乃是西北風所帶來的——可見是出產在我們所從來的地方！

將近中午，我因疲倦和口渴，幾乎昏迷了。此時蒼蠅忽然又飛舞起來，如此活潑地嗡嗡叫着，把我喚醒。「再努力一下罷！」我的耳邊響道。「勉強拖到最近那個丘頂罷，離這兒不過一千步遠，近那裏你又接近一點和闊河和牠的活水了！」

我再走一千步，到了沙丘頂上便昏倒了。我走過了十三公里。白帽子遮住我的臉，我仰天躺着，半睡半醒地。我做着奇奇怪怪的夢。我好像躺在一株枝葉茂盛的白楊樹下青翠的草地之上，樹葉在微風之下顫動着，我聽到波浪衝擊湖岸的聲音，這湖正從樹根底下展開去。樹梢之上有一隻鳥兒歌唱着我所不懂的歌曲。

一聲沉重聲音忽然把我叫醒來：駱駝頸鈴底響聲又將我喚回可怕的現實中來了。我的頭，鉛

一般沉重；眼睛給滿地黃色的沙底強烈返照弄成昏花的。

駱駝踉踉跄跄地走近前來，牠們的眼睛沒有光澤，而且漸漸黯淡，似乎再不願去探望甚麼有草可吃的地方了。牠們呼吸很困難，而且比往時含有更難聞的臭味。此時祇來了六隻，由伊士南拜和喀沁二人帶領着；其他二人則爲照應巴拜和勿噶拉而落在後頭，以後纔趕上來。

沙丘中間現在處處有非常微細而鬆散的灰塵所構成的平坦面，我們踏着好像踏在泥濘裏，所以我們小心避開這種地方。在這種沙土中，我們有一個意外的發現：我們找到了一隻驢子底零星骨骼，或者是一隻野馬底，照我的用人們底意見。剩下的祇有腿骨，石灰一般白，一經接觸就化爲碎粉了。這隻畜牲在沙裏埋了多少年代呢？也許有一千年，因爲這類乾燥的細沙，如我以後所證驗的，有保存有機物質之作用。大概沙丘底移動，不久之前纔將這幾塊骨頭揭露出來的。

我們大家都是口渴和疲乏的，祇能再走二公里五的道路。在孤孤單單的一小片平坦而堅硬的黏土地上，我們停了下來。這裏，我們也有個奇異的發現：一些白而脆的小蝸牛殼，一些遠古時給水磨圓的小石頭，一個貝殼底碎片，還有火石以及一大堆圓管形的東西，那一定是一種蘆葦莖化

成石灰了的。我們拿望遠鏡向周圍眺望時候，還看見在我們去的方向上沙丘比較低，營地近旁的沙丘祇有十公尺至十五公尺高度。也許明天我們就過盡了高大沙丘而看見和闐河旁的樹林在我們前面了。這個希望又使我們活躍起來；我們紮營時候，大家都有一種異常愉快的心境。

黃昏時候，穆罕默德沙和約爾奇走到營地來，疲累和渴得要命。他們空身走來，那兩隻駱駝祇好丟在那裏了，因為牠們不肯走來。可是晚上很遲我還是派一個人回頭去看看；晚涼以後，駱駝恢復了一點精力，午夜時分也走到營地來。這次是旅行隊全數無缺的最後一晚上。

第十章 我們掘一口井

現在我們再沒有力氣張起我的帳幕了。我們大家祇好在露天底下睡覺。晚上六點鐘左右，我忽然想起：『我們不應當試掘一口井麼？』伊士南拜和喀沁立刻贊成我的意見；前者準備我的晚飯，後者就開始掘井。他捲起袖子，吐口水在手心，將尖銳的鏟子插進乾燥而發響的黏土裏面，一面哼着歌。穆罕默德沙和約爾奇二人到後，就三個人輪流挖掘。約爾奇已經一整天板起面孔了，我也避免看他陰險的鬼臉。他現在也含着譏諷嘲笑我們這徒然的工作：這裏地下自然有水的。但在三十尋深地方纔有。可是夾雜着沙的黏土，到一公尺深之處已經潮濕了時候，他便羞慚滿面，並用加倍力量工作下去。

晚飯後，我們五個人通通去掘井。不久我們就掘得那樣深，以至掘井的人消失在地下無法把沙拋上來，井旁周圍堆起了一圈高牆，須得我不斷地鏟開騰出空位來。

我們開始工作時，空氣溫度二十八度六，地平面上二十六度八。一公尺深處，那夾雜着沙的黏土是十六度，一公尺半是十二度。——在拋出來的沙上躺着真是一種快樂：全身都清涼了。鐵箱裏餘剩的水還熱到二十九度，用水壺裝着在沙裏冰涼以後就變成新鮮而涼爽了。

沙漸漸潮濕了，在二公尺深處潮到可以用手搓成團，我們拿來壓在發熱的額頭上。

如此過了好幾個鐘頭。人疲倦了，汗珠流下了他們的裸露的背脊。我們時常中斷工作；這晚上我們放心渴水，因為井一定能夠灌滿我們的空水桶的。天黑了以後，我們點起兩個燈火在井壁小洞裏面。那些畜牲由於本能的衝動，也圍到井口來。駱駝伸長頸子站着，嗅着那涼爽的潮濕的沙土。約爾達希則伸張四肢，伏在這沙土上面。那些母雞也跑了來看看。

我們雖然疲乏，但沒有人想要停止工作；我們不顧命地掘下去。如有必要，我們明天還要留下再掘一整天，因為我們必須有水！我們四個人在井口上面圍成圓圈，決定這樣辦，一面望着喀什，他深深地，在井底下，裸體，給微弱的燈光照着，好像鬼怪一般；——忽然喀什停了工作，有氣無力地放下了鏟子，發出了一聲不暢快的叫喊，狼狽不堪地站着。

「幹甚麼？有甚麼事情？」我們嚇了一跳，大家向下呼喊道。

「沙是乾的，」井底的聲音回答道。

再鏟幾下上來，我們也就相信，在三公尺十三公分深處，沙忽然又變成同火絨一般乾了。剛纔的欺騙人的潮濕大概是冬季積雪或下雨所留下的。

如此，在三小時中間，我們的寶貴的體力就枉然耗費了！現在我們纔感覺何等的疲倦。我們簡直不自觉地要昏倒了；深深痛苦的情緒現出在各人的臉上。但我們各自避免看別人的臉，各人踉蹌着脚步回自己的舖位去，爲的昏頭昏腦睡一大覺，藉以忘記這天可怕的失望。

我臨睡之前還同伊士南拜談論一下我們的凶險的處境。照地圖看來，這裏離和闐河不至有多遠的，但我們必須準備最危險的情況。最後的水箱還裝有一天用水，儉省起來至少夠三天之用。每人每天分得二杯水，畜牲祇好試驗一下不喝水能否生還了。

以後我們也睡覺去。那些駱駝同做犧牲的羔羊一般地有耐性，此時還徒然地在井口邊死等着。

第十一章 最初的犧牲者

凡是可以不用的東西，第二天早晨（四月二十七日）我們通通留在營地不帶去了。我們拿一個鞍子底乾草餵駱駝，牠們津津有味地吃完以後，舉頭四顧要找水喝，我們於是拿幾滴水弄濕牠們的嘴唇。

一喝完了茶，我便急忙向東行去。沙丘比過去的低些，祇有十公尺高，但走過一點鐘以後，我又走到一望無際的高大的沙丘中間了，這些沙丘是從東向西的。沒有一點生命踪跡，目力所及之處也沒有一叢檉柳。我每攀上沙丘去，便拿望遠鏡窺探，總是希望終於能看見東方遠處和閩河樹林底暗黑線。但甚麼都看不到。

我在一面沙坡上行走時，看見地下有伴小東西，好像草根。我屈身去拾牠。牠忽然動起來溜走了：那是一隻蜥蜴，同沙一般的黃色。牠消失在沙丘邊下一個小穴之中。牠靠甚麼生活呢？牠難道永

不需要一滴水麼？

三小時半之後，旅行隊趕上了我。他們這一整天走得很好，因為熱得並不難過，天空蒙上了薄雲。惟有穆罕默德沙和兩隻病駱駝落在後頭。

兩隻雁在我們頭上高空之中飛過，飛向西北方面。一瞬間，牠們又喚起我們的希望：牠們不是從和闐河來飛到那座山下的小湖泊去麼？但這個自欺之談不久就沒有力量，因為雁飛得高，一定是去得遠的。三百公里寬的沙漠，牠們並不當做一回事；牠們飛過去，簡直無須落地休息。

這天沙丘達到最大的高度：六十公尺。我測量這高度，當我離開沙丘陡峭坡面相當遠之處站着，看旅行隊在丘脊上行走，而且拿我的刻了細密度數的鉛筆放在眼前時候；如此，我可以確定這個沙丘有幾隻駱駝高。同沙山相比，駱駝現在渺小得幾乎看不見了。

約爾達希吠着，呻吟着，總是守在水箱近旁。每逢我們遲疑不決站立幾分鐘時候，牠就嘶聲嗷氣地叫起來，吞嚥着，而且用爪爬沙，好像牠向我們提議掘一口井。每逢我休息，牠便坐在我面前，幾分鐘長久呆呆地望着我的眼睛，好像問我還有希望沒有。我撫摸牠的毛，時時向東方指着，叫牠明



白那裏有水的。牠於是尖起耳朵，並朝這方向奔去，但不久就失望而頹喪地回來了。

我們在一個丘脊上休息了好久，伊士南拜勉力爬上牠的最高峯，爲的看看形勢。沙丘當中簡直沒有一個缺口，使我們走路容易些！到處好像洪濤大波的海洋突然凝結起來的！我們決定仍向前走，直到駱駝走不動爲止。

晚上六點鐘，駱駝再走不動了。我們將第十五號營紮好時候，穆罕默德沙也趕到。據他說，兩隻病駱駝從清早起就不肯同來了，他祇好丟下獨自走來。若是我們黃昏以前找得到水的話，這老頭子以爲，兩隻駱駝還是有救的。

這個消息給了我可怕的印象。我如果在旁，一定叫人將這兩隻畜牲槍殺了的，因爲現在牠們要非常痛苦地慢慢地死去的。這些可憐的畜牲犧牲了生命，乃是我的罪過；我一個人負擔起我的旅行隊人和動物所遭遇的種種苦難之責任。穆罕默德沙離開時，巴拜已經躺在地下，那隻黑駱駝還在顛巍巍地站着，張開的鼻孔和燦爛的眼睛，憂愁地和欣羨地望着那漸漸消逝的旅行隊底背影。

我好久不能排除這個印象，我不由己地想像着，這可憐的畜牲看不見旅行隊以後，就要慢慢地轉回頭去看牠同病的夥伴，而躺在夥伴底近旁。以後二隻駱駝就伸長頸子在沙上面，半閉着眼睛，用那張開的鼻孔沉重地呼吸着。以後更支持不住了，祇好伸直四肢側身而臥。脈管裏的血愈流愈慢，肢體開始僵硬起來，呼吸間的距離也漸漸地長了。

以後就完結了。巴拜一定是先死的，因為牠最衰弱。但這種臨終的掙扎將延長好久時間呢？這個困惱的思想好久之後還壓迫着我，我想牠們也許能活好多天，但第二天的沙風終於將牠們活埋了。

第十二章 在沙風之中

黃昏時候，西方昇起了密雲，鋼鐵一般的顏色，似乎要下大雨。雲展開來，更加濃厚了，我們看見了說不出地歡喜。我們將空水箱打開擺着，將帳幕攤平在地面上，我們已經站着分別握着帳幕底尖端了。我們等待又等待，但雲慢慢地向南方移去，沒有給我們一滴水。

穆罕默德沙斷定說：我們一定是給鬼迷住了，永遠出不了這個沙漠的。伊士南拜則滿不在乎地說：『駱駝一隻一隻地先死，然後輪到我們；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約爾奇嘲笑我的羅盤，說牠是在欺騙我們，引我們兜圈子。他說，無論我們每天走多少里路都是不中用的，最好是不要去徒勞無功，幾天之後我們總歸要渴死的。我努力去說服他，說羅盤是靠得住的，以往我們都是向東方走去，太陽底位置也可證明這個。他不理會這一切的話，他以為塵霧和鬼怪弄得人們連太陽也不敢相信了。

四月二十八日，從東北吹來的非常猛烈的風暴，喚醒了我們；一陣陣對面看不見人的沙雲吹進我們帳幕裏來。黃灰色的沙風猛然衝上沙丘，又哀然從順風的坡面沉落下來。我裹在皮大衣之內，躺在露天底下，頭上載着風帽，早晨時候簡直是埋葬在沙裏面的。這是我們此次旅行所遇着的最難當的風暴，一種「黑風」將白晝變成黑夜。

因此我們走路就加倍地困難。因周圍甚麼都看不到；但空氣是涼爽的，風使我們忘記了口渴。今天尤其需要會合在一處了，不許我先走；我的足跡立刻就要看不見的。若是看不見了大隊的話，則無論是叫喊，是放槍，在咆哮的風聲中都聽不見；那時一定無可救藥地喪了生命的。惟有最近的駱駝纔看得見，其他的都消失在漆黑的帷幕裏頭。

風吹時，其中含有幾萬萬沙粒發出奇特的唿哨聲音，這聲音古時已經助成了馬可波羅底幻想，他描寫大沙漠底恐怖說：『白晝時人們也聽到鬼怪說話，有時有無量數樂器合奏的聲音，時常還有打鼓聲。所以在此地旅行的人必須緊緊地會聚在一處，牲口也須掛鈴在頸上，免得容易迷失了。晚上，爲的確定第二天行程方向，必須立下一個標記。』

第十二章 在沙風之中



五五

中午時候還時常黑得不見天日，不然便祇有一種昏暗的由黃紅色直至灰色的不定的光明。風暴若是正對面孔吹來，我們就必須止步，免得窒息而死。那時我們就蹲踞下來，將面孔躲在駱駝背後，畜牲也要躺着，尾巴對着風，頸項則伸長在地面上。

一隻小駱駝顯然是完事了；牠踉蹌地走着，四肢顫抖，牠的眼睛是無光澤的玻璃樣的顏色，下唇懸垂着，鼻孔張開來。約爾奇牽着牠，在我們背後。

我們正在勉力跨越一個沙丘，丘脊上風暴加倍地猖獗，牠猛烈地朝東方衝下一個丘谷去，那裏的沙有一部分是平坦的。此時，約爾奇急急忙趕上來，免得同我們失散了。那隻駱駝不能再跨越這個沙丘了，牠跌倒在沙脊之前，立刻就側身而臥，無論如何不會站起來的。我派二個人回去看看駱駝是死是活。他們消失在沙霧中幾分鐘，但不久就回來，足跡已經看不見了，他們沒有勇氣遠離我們。我們的旅行隊底第三隻駱駝便是如此喪命了。

對於這個損失，我們已經漠然不甚關心。現在要緊的，是拯救我們自己的生命。第二天出發時候，每個人都在想着：輪到誰先做犧牲品。

第十三章 還有兩杯水

這天我們走了二十公里六以後，就停下來，而且再檢查一次我們的全部行裝，凡是現在可以不用，都留下不帶去。那準備下三個月用的糧食，都丟開了，皮衣，蓋毯，枕頭，書籍，火油爐連全部火油，煮菜鍋，瓷盤等等也丟開了。這一切，我們包做二大捆，放在兩沙丘中間，上面用毛毯蓋着。在近旁遠處可以望見的丘頂上，我們插下一根棍棒，在其上繫着一份瑞典報紙當作旗幟；我們一經找到水，就要回來取這些東西。爲同樣目的，這晚上我們又拿一個木箱蓋劈做二十根棍棒，每根各繫上一份報紙，準備以後插在高的沙丘上，好像未知的航路底浮標一樣。罐頭食物內凡含有水分的，如香菌，龍蝦，沙丁魚之類，我都分給我的用人了，他們確知罐內沒有豬肉以後，就開食這些美味的物品。

剩餘的水剛够兩公升，我們拿來盛在兩個金屬壺內，但最後的水箱我們還是留着的，以爲萬

一找到水時之用。駱駝又得到一個鞍子底草吃一餐，但吃得很勉強，因為喉嚨已經乾枯了。我最後一次得到茶吃，凡是帶有水分的罐頭食物，我都盡可能地帶在身邊。

第二天早晨太陽起來，我們帶着剩下的五匹駱駝動身時候，發現一個水壺是空的！我們懷疑是約爾奇喝乾了其中的水，因為他夜間會爬來爬去，——但拿不出證據。此外他扮了愁慘的面孔到我跟前來訴苦，說他胸部痛和肚子痛。初時我認為他是假裝的，但最後我沒有辦法祇好給他一半我分得的水以緩和和他的病痛。以後整天都不見他了，直至第二天早晨他纔又出現在旅行隊裏。沙丘高度稍微低降一點，但現在是從北向南，陡峭的坡面則朝西，這更難於行走。在深沙之中，我們前進得非常之慢，鈴聲更加拖長了拍子。駱駝樣子很可憐，牠們現在所消化的主要是牠們自己身上的脂肪質，兩旁肋骨一根根地顯露出來。但牠們的行步還是同往時一般威武的。

空氣寂靜得很，但還飽和着灰塵，濕度一點沒有增加。最近幾日來天氣若不是變成如此新鮮，我們的一切不幸之上若還加上太陽底燃燒，則我們毫無例外地都沒有活命了的。

在十二小時半之中我們走了二十七公里，以後我們就休息了。在東方地平線上始終是一望

無際的沙丘海；除沙以外沒有一件東西可以給人們注目的。

四月三十日夜間，溫度降到零上五度，早晨確是冷的。微細灰塵還在空氣中飛舞，但天色頗爲明亮，有種顯明的光輝表示太陽底位置。駱駝還得到一個鞍子的乾草吃，以及所有的奶油，似乎依舊能够任重致遠的。

我們的鐵壺還剩有二杯水。我們正忙着給駱駝裝載東西時候，伊士南拜忽然發覺約爾奇背對着別人，偷喝鐵壺底水！伊士南拜和喀沁氣得發瘋了，衝到他身上去，把他打倒在地下，若不是我來干涉，會把他打死的。還剩下六分之一公升的水！中午我要拿點水來沾濕各人底嘴唇，其餘的晚上平均分做五份。以後我們還能支持多少時候呢？——這便是生死關頭的大問題！

以後鈴又響了，我們繼續向東行去。起初沙丘祇有八公尺高，但不久我們又陷在深沙之中了。可是那是甚麼呢？一隻小鵲呢喃叫着在我們頭上飛過。伊士南拜激動得這樣厲害，他一定要拿鐵壺向東奔去，爲的盡可能迅速地帶水回來。但我不答應；現在我尤其需要他，我們必須會合在一處。

早晨出發時候，約爾奇就不見了。別人認爲他身體太弱，跟我們不上，現在沒有活命了。他們并不憐憫他。就是他，在最後的湖泊告訴人說：我們祇需要四天的用水；他擔保四天之內找得到井水，可是將夥伴底最後的水滴都搶奪去了。他們確信，他是有意引我們到此地來的，我們一定要死，而他拿偷來的水救得一條性命，以後再聯合其他的尋金人來偷取我們的行裝。他們的猜測是否正確，亦無從證明。

以往我每日都寫詳細的日記。現在我沒有氣力寫了。最後一天日記是四月三十日，轉錄如下：

「我們休息在一個高沙丘上，駱駝都倒在那裏。我們拿望遠鏡向東窺看；各方面都是沙山，沒有一根草，沒有一件有生命的東西。黃昏和黑夜都見不到約爾奇底影子。別人認爲他回到放行李地方去了，拿罐頭苟延殘喘，以待拯救。伊士南拜則以爲他是死了。

「早晨還剩下幾滴水。大約有一杯罷。中午時，我拿其中一半沾濕各人的嘴唇，晚上要拿剩餘的平分時候，誰知給牽駱駝的喀沁和穆罕默德沙喝乾了。所有一切，我的用人和駱駝，都是非常衰弱的。上帝救救我們啊！」

第十四章 『水啊，水啊，給我們水啊！老爺！』

五月一日夜裏，很冷，寒暑表降落到零上二度二，這次旅行未曾遇到這樣冷。但空氣是純淨的，星星以難以言語形容的光輝在天空閃爍着。天明時候一點風絲都沒有，日出不久又熱起來了。

五月一日這個日子表示何等的樂趣和愉快！去年今日我到達疏勒，那時眼睛發炎剛好，我在那裏休息和療養。今年五月一日也許是我們的命運底轉變點罷？是一個轉變點，但對於我們是一個可怕的轉變點！

一清早，那個被人認做死去了的約爾奇走進營地來；他身體稍微好了點，而且現在確信我們今天一定找得到水的。其他的人再不同他說話；他們不做聲，憂愁地坐在那兒，喝着剩餘的酸臭油，他們拿來熱了一下，沾着陳饅頭吃。

昨天一整天我沒有喝一滴水，渴得這樣厲害，現在竟去喝一杯怕人的中國燒酒，這酒我們平時是拿來點火油爐的。酒刺激喉嚨同硫酸一樣，但總含有一點兒水分！以後我含着厭惡心情將瓶子摔在一個沙丘上。其他的人幸而沒有嘗試這燒酒。

從那時起我就支撐不住了。當旅行隊動身慢慢地向東行去時，我的腳走不動。在寂靜的空氣中，鈴比平時更加響亮。伊士南拜做先鋒，手裏拿着羅盤；穆罕默德沙和喀沁牽着五隻駱駝；約爾奇在後面趕着最後的駱駝。

我疲倦得和口渴得要死，拖着，爬着，遠落在旅行隊後頭，循着足跡前進。旅行隊走到丘谷底下就消失了，爬上丘陵又現出來。鈴聲愈來愈慢，愈低微，以後便在遠處聽不見了。現在前面是死一般的寂靜，但足跡還在，我可以遵循前去；走幾步路，我跌倒了，我爬起來，仍舊蹣跚地行去；便是這樣走着；在這幾小時之內我依然能夠數算我的沉重的脚步，而且記起來。

最後我從一個沙丘上看到了旅行隊。五隻駱駝完全精疲力竭地躺下來了。老穆罕默德沙在沙上五體投地跪拜，喃喃祈禱着，呼喊阿拉救他；他在路上就神經錯亂，說來說去都不離水。喀沁在

一隻駱駝陰影下坐着，雙手捧着頭。伊士南拜遠在前面，我們喊他回來。他現在是我們當中最強壯的，相信自己夜間可以向東跑五十公里取水回來。但他看見我如此狼狽，就留下不走。

休息了相當時候以後，我們決定尋找一小片堅硬地基，用我們剩餘的氣力再掘一口井。伊士南拜扶我坐上一隻駱駝，馱載的東西則留下不帶去。但這畜牲不肯立起來。穆罕默德沙自哭自笑，用手玩弄沙子，讓沙從指縫內流出來；他一步都不能走了。我們不肯遺棄他，所以仍留在原處，等待晚涼之後再走。

伊士南拜和喀沁兩人又將帳幕張起來，以便我們在其中遮蔭。最後的毛毯鋪在其中還有一個布袋當做枕頭。我爬進去，脫得光光地，躺下來。伊士南拜和喀沁學我的辦法。約爾達希和那隻羊也在幕內找遮蔭。約爾奇則在外邊，帳幕底影子之內。穆罕默德沙仍留在原處。惟有那幾隻鷄還快活活地在烈日之下跑來跑去，啄着鞍子和糧食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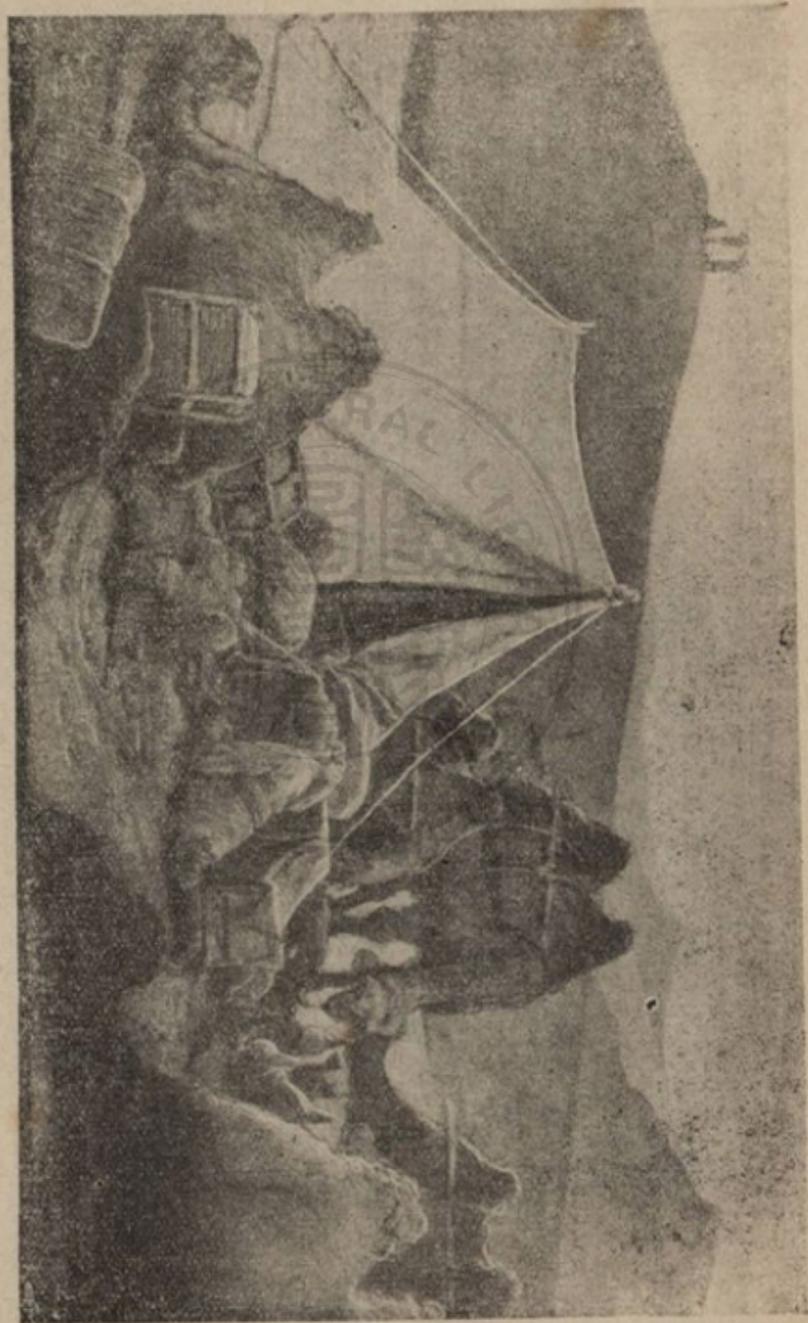
這日我們不過走了四公里半，此時纔上午十點鐘，白晝還長得很哩！從來沒有人像我們在這
一八九五年五月一日如此盼望太陽下山了。

我躺在鋪位上疲倦得幾乎不能翻身；我完全明白：現在是我的生命底盡頭了。我完全不害怕，也不悲傷。過去的一生順次浮現在我的記憶中。我想到我的家，預料到我久無消息時，我的親人將如何不安。他們一年又一年枉然等待着，沒有一件消息能夠透露我的命運。人們一定從疏勒派人去尋訪我，人們在麥蓋提村知道我們是四月十日向東方行去的，以後我們的踪跡就消滅在沙漠裏面。過去幾次旅行底印象也浮現在我眼前。十年前，好像一個遊方回教士，我第一次旅行，走過了亞洲回教土地；我在波斯博里地方塞西士和大流士底宮殿和柱廊內認識了「盛極必衰」這句話底真理。巴斯拉棗樹底陰影何等可愛！——巴達小巷挑水夫一隻驢子馱載得起的水祇賣幾個銅子，若是現在有賣，我又願付何等代價！

我便這樣圓睜雙眼，差不多完全清醒地躺了一整天，我眼睛對着白色的帳幕，但看來看去，未曾注視在一定的地方。惟有幾次我的思想混亂起來，於是我沉落於半昏迷狀態。那時我又覺得休息在白楊影下翠綠的草地上。醒回到可怕的現實來時，我更覺得苦痛了！我們當中誰是第一個死去的呢？誰又不幸是末一個死去的呢？我時時刻刻看錶——一點鐘好像一世那麼長久！

第十四章 「水啊水啊給我們水啊老爺」

六五



中午時分一陣微風從帳幕縫裏吹進來，爽人的涼意浸透我的全身。風愈吹愈大，三點鐘左右是如此清涼，使我不得不蓋起一條毛毯。於是發生了一件奇事：太陽愈接近地平線，我就覺得體力愈恢復轉來；到了太陽像一顆熾熱的火球擱在西方一個沙丘頂上時候，我就完全復原了！我的身體又有了以前那種彈性，我自覺能够日夜不停地向前走去。我不耐煩地等待着出發——現在我不願意死了，我要努力一切以救全性命。即使其他的人都走不動，我也要拖着，甚至爬着向東去的！

伊士南拜和喀沁兩人，在太陽落山時候也活跳起來了，他們準備跟着我去做最後的努力。穆罕默德沙仍在原地方發瘋；約爾奇也在胡言亂語，我們走去同他們說話時候，他們都不懂得。在微茫暮色中，約爾奇纔會動彈：他身上，生命覺醒來，獸性也發作。他爬到我跟前，握起拳頭做出威嚇的樣子，用刺耳的粗暴聲音喊道：「水啊，水啊！給我們水啊，老爺！」以後他哭起來，向我下跪，用動人哀憐的口氣，祇求我給他一滴水。

我能回答他甚麼呢？我提醒他：最後幾滴水都是他偷喝的，他比別人喝得最後而且最多，應該能支撐得最長久。他嗚咽着仍舊爬開去。

我們都渴得極端難忍。但我的用人們喝得比我更厲害。難道沒有一點辦法輸送一滴液體於體內麼？我的眼光落在那隻公鷄身上，牠依舊威武地在駱駝中間穿來走去。牠的血可以救我們的。用刀一割，血慢慢地從牠的頸項流了出來。

血太少了。我們需要多些！那隻羊還活着。我的用人們遲疑了好久，不忍將我們的忠實的旅伴殺死。我不得不告訴他們：這是爲了拯救我們自己生命的。然後伊士南拜將這可憐的畜牲牽到旁邊去，將牠的頭轉到回教聖地麥加所在方向去，拔出刀來，用力一下將刀鋒刺通頸項脈管直至脊椎骨。那裏流出濃厚的紅褐色的血到水桶內去，我們拿來喝時，羊底體溫尙未消失。這血令人欲嘔，而且發出一種臭惡的氣味。

我嚥下了一滿茶匙，但再嚥不下去；我的用人們也認爲是難於下嚥的，就給約爾達希吃，牠舔了一口也就跑走了。這個犧牲是無補於事的！

伊士南拜和其他的人現在因爲口渴開始成爲半癡癩的人了。他們拿一個白鐵桶去盛駱駝尿，那是非常濃厚而帶黃紅色的。他們把來斟在一個杯子內，加上醋和糖，捏着鼻子喝下去。他們也

請我喝。但那令人作嘔的氣味已經使我忍受不住。除我以外，惟有喀沁僥倖沒有喝，因為其他的人不久就猛烈嘔吐起來，使他們大大受虧。

約爾奇坐在帳幕之前，軟弱無力，現出癡呆的表情，睜着死板的眼睛，正在咀嚼那隻殺死的羊底潮濕的肺臟。他的雙手沾滿了血，他的面孔也是血跡斑斑，——看起來真是怕人。

第十五章 最後的檢閱

惟有喀沁和我還能做點事情。伊士南拜嘔吐之後，也恢復了一點精力。

我現在同他一起，最後一次檢閱我們的行李。大多數是必須拋棄的。凡我認爲無可補償的和絕對必需的東西，我都拿來放做一堆：我的日記和地圖，石和沙底標本，科學儀器，鋼筆，紙以及其他零星東西；此外還有聖經和讚美歌集。

伊士南拜尋找他所認爲必需的東西：三天的糧食（麵粉，茶，糖，饅頭和幾個罐頭。）我也要拋棄我們所有的中國元寶，值五千馬克以上，有駱駝馱載的半量，因爲現在甚麼都不相干，祇求救全我們的生命。我們一找到水，就可以回來拿丟下的東西。但伊士南拜堅持要將錢帶去；不久之後事實就證明他的主張是何等的正確。他也想到帶走幾盒子雪茄煙和紙煙，鍋盤，燈籠，蠟燭，水桶，鐵鏟，繩索等等，還有若干子彈。

丟下來的東西當中有兩大箱彈藥，帳幕，床和毛毯，做送禮用的衣料和帽子，幾本重要參考書，兩架照相機和千張以上的底片，其中約有一百張，這次旅行在沙漠中攝過了，此外還有鞍子，旅行藥庫，圖畫材料，未用的日記簿，我的所有的服裝，冬季靴子，手套及其他。

所有必需的物品，我們分裝在帆布做的五個雙頭袋裏，就當作鞍子掛在駱駝背上。有一隻駱駝馱着大件物品：槍，鐵鏟之類，這一切用一條毛毯裹着。

我們還開了幾個罐頭。其中雖然含有水分，但須非常努力才能嚥下乾癟的喉嚨去。

駱駝整天躺在早晨來時的位置上，牠們的困難的將死的呼吸是唯一的聲音打破我們周圍墳墓一般的寂靜。牠們都是漠不關心的樣子，完全聽天由命；牠們的咽喉成了藍白色，完全乾癟的；我們費了好多力量才能叫牠們站立起來。

第十六章 旅行隊底沒落

晚上七點鐘，鈴又響起來，這是最後一次了。爲節省我的氣力，我有個短時期騎在那隻白駱駝上，那是最強壯的一隻。伊士南拜慢慢地牽着駱駝在沙丘中間走：喀沁押隊，一面趕着駱駝。

我們離開這「死營」，約爾奇便爬進帳幕裏去，睡在我的鋪位上。他始終在咀嚼那羊肺，津津有味地把其中的水分吮吸進去。

穆罕默德沙還是躺在那個老地方。我走到他那裏去，喚他名字時，他圓睜着那雙灰色的昏亂的眼睛看我，但他的面孔上表現安靜和快慰，好像他等待下一瞬間便可進入天堂。他在可蘭經裏時常讀着關於天堂上如何快樂一類的話的。他的容貌改變得令人害怕，而且皺縮了成一個小老頭子，惟有臉上的古銅色還帶了一點生氣。他呼吸非常遲緩，時時喘氣。我撫摸他的乾枯的皺皺的額頭，將他的頭放舒服一些，然後壓抑下我的悲傷，從從容容對他說：我們現在要向東方跑去了，不

久便提了滿滿的水壺回來；他應當靜靜躺在這裏，等待氣力恢復之後再循着我們足跡走去，爲的縮短他和我們的距離。但我很明白，我們再見不到他的面了，幾點鐘之內他一定要脫離這愁苦的塵世的。他喃喃數語，我們祇聽懂「阿拉」兩個字；他要抬起手來。他的昏迷已經變成彌留了。我的心破碎，我罪責自己，這個生命之喪失也是要我良心來負責的——在這個心境之下，我離開這臨死的人。

我也同約爾奇告別，并叫他跟着旅行隊底足跡走來，惟有這樣做纔能救得他的生命。

奇怪的，就是剩下的六隻母鷄還是活活潑潑地叫着，此時正高高興興啄食着那隻殺死的羊。牠們的生命靠這隻羊還能支持好久的，所以我們不殺死牠們。牠們也許能給我們利用，若是我們得到水回到這裏時候。約爾達希依然忠實跟隨我們，但瘦得祇剩下一個骨架。

在第一個沙丘頂上，我回轉頭來再看一次那個「死營」，我們兩個夥伴就付託給牠的命運。那座帳幕豎立着好像一個黑色三角形，在明亮的西方天空前面。但沙丘將牠遮掩了以外，我心裏反覺得輕鬆些，從此不再回頭看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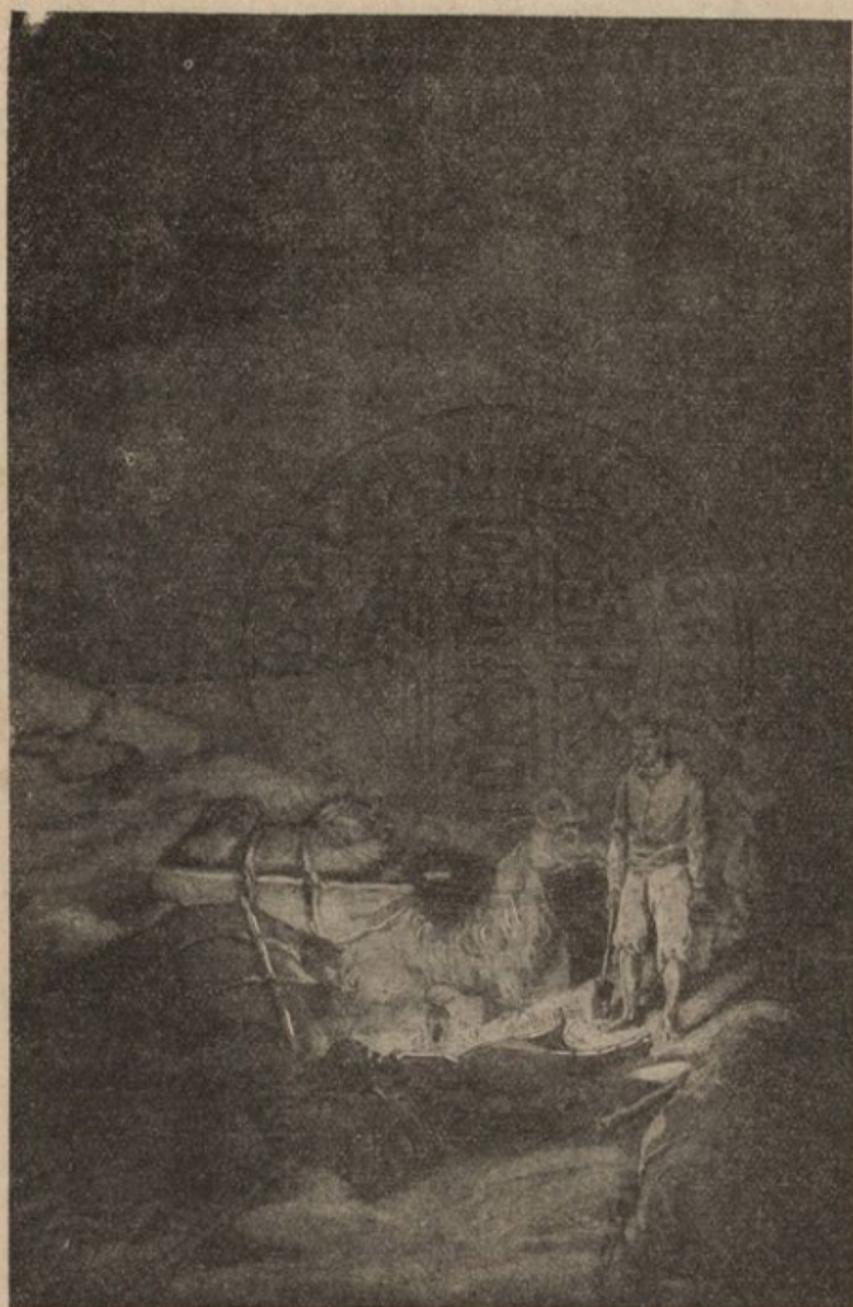
在我們面前的是黑夜和險惡的沙海。我的生命力好像新覺醒過來。祇要我還能像一條毛蟲在沙上爬時候，我總要把這生命力保持得活潑而新鮮。我的身上爆發一種難以抑制的求生欲望。我年紀還輕，不肯糊裏糊塗死在這沙漠裏。我損失太多了，我還期待生命給我很多的東西。不要死！這便是當時支配我并驅策我前進的唯一的念頭。

但前進得很慢，令人失望地慢！在一個沙丘脊上，一隻駱駝倒地了，立刻伸長四肢硬挺頸子死了。牠消失在我們後面；黑漆的夜色裏之中。清朗空中雖然星星閃耀着，但光太微弱，照不見凹凸不平的地形。沙丘時常阻止我們前進。

剩下的四隻駱駝也時常站住不肯走。好多次，我們走過長長一段路之後纔發覺穿鼻孔的繩結已經散開，不見了一隻駱駝；我們祇好回頭去尋找。

伊士南拜似乎也要完結了。痙攣性的嘔吐時時使他停下來，他的腸胃愈空虛，身體愈加沒有力量。痛時，他在地下打滾，伸伸縮縮好像一條毛蟲。

我們便是這樣在沙丘中間摸索着，比蝸牛還走得慢。所以我點起燈籠，徒步先走尋求最容易



與將死的旅伴告別

走的道路。羅盤引我向東方去。燈籠投射黯淡的光線在沙坡上面。我須不斷地停住脚步，最後的鈴聲愈響愈遠了。

夜裏十一點鐘左右，終於聽不到鈴聲。我將燈籠放在一個沙丘頂上，自己坐在沙上休息。漆黑的夜和寂靜籠罩了周圍。我閉住呼吸聽着，靜待遠處傳來聲音，并向東窺看。是否有牧人焚火報知和閩河森林臨近。但甚麼都看不見；是這般寂靜，連我自己心臟跳躍聲音都聽得清楚。

最後，鈴聲又響來了，兩聲相隔時間愈來愈久，但終於走近來了。旅行隊走到我所在丘頂時候，伊士南拜踉踉跄跄走到燈籠跟前來，就撲倒地下，低微的聲音喊道：他一步也不能前進了，他要死在他躺的地方。

悲劇底最後一幕似乎出演了。現在我沒有別的法。祇好盡我的力量所能向東急走。我立刻同伊士南拜告別，叫他在夜涼中休息幾個鐘頭之後，起來趕我，駱駝及一切東西都丟下不管。他沒有回答，仰天躺着，張開大口，凝視着天空。

略沁還能陪我走。我帶走那兩個計時器，表，羅盤，小刀，鉛筆和紙，一罐龍蝦，一盒可可，還有十支

紙煙，——煙不是有意地，而是機械地帶走的。喀什帶着掘井用的鐵錘，水桶和繩索。桶內，他裝了那隻羊底肥尾巴，幾個饅頭和一點羊血。匆忙中，他遺忘了他的帽子，後來必須我拿手巾借給他，免得他中暑。

帶去的糧食沒有幫助我們甚麼，因為喉嚨底黏皮是如此乾燥，我們甚麼都吞不下去，都要吐出來。但在難忍的口渴之前，饑餓感也完全消失了。

我們離棄旅行隊底殘物之時，恰好是午夜十二點鐘，——不久之前，這旅行隊還是如此闊綽的。伊士南拜沒有望我，惟有約爾達希還在目送我們的背影。燈籠還點着放在伊士南拜身邊，一個時候替我們做燈塔，使我們明白走過的距離和方向。但不久，牠的黯淡的光輝便給沙丘遮掩了，各方面包裹我們的又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

第十七章 新希望

我們總是越過高大沙丘走着，走了一會之後就須躺下休息，但夜間寒冷又趕我們走路，因為我們穿得很輕：喀沁穿一件粗布汗衫，闊當褲和長靴，我則穿一條呢褲子，一件薄薄白紗布襯衣，一頂白色遮陽帽子，一雙硬皮長靴。但我們走熱之後，瞌睡又來了，不得不躺下，立刻就睡着了。

四點鐘左右早晨寒冷凍醒了我們，我們從此就急步不間斷地跑了五個鐘頭。以後我們又休息一點鐘。一陣新鮮的西風使空氣依然涼爽，所以我們能夠繼續走路。但中午左右就熱到不能忍受的程度，我們眼前發黑，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個沙丘上；這裏，我們停留了一整天，在一個朝北的陡峭坡面上，那裏尚未給太陽曬熱。喀沁用鏟子將夜間冷沙掘出，我們脫了衣服在其中睡覺，衣服則披在鏟子上，當作陽傘遮着我們的頭。我們的舖位若給體溫和太陽弄熱了時候，喀沁就掘起底下的沙，而且拿來倒在我身上，好像淋了一陣冷水浴。我們睡不着，但我們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話。



第一叢柳邊

六點鐘左右，我們又穿起了衣服，慢慢地走我們的路；「乾沙浴」顯然使我們衰疲了。但我們仍向前走去，雖然時停時走地，直到夜裏一點鐘完全走不動，纔在一個沙丘上微睡一會。

四點半鐘，我們又恢復精力，能起身行走。日出之前的清涼空氣使我們脚步不停走了一段長路。

喀什忽然停步不走，抓住我的肩膀，一聲不響向東方凝望。我除了沙丘以外甚麼都沒有看見。但他的鷹眼發現了地平線上一叢新綠的檉柳！牠一定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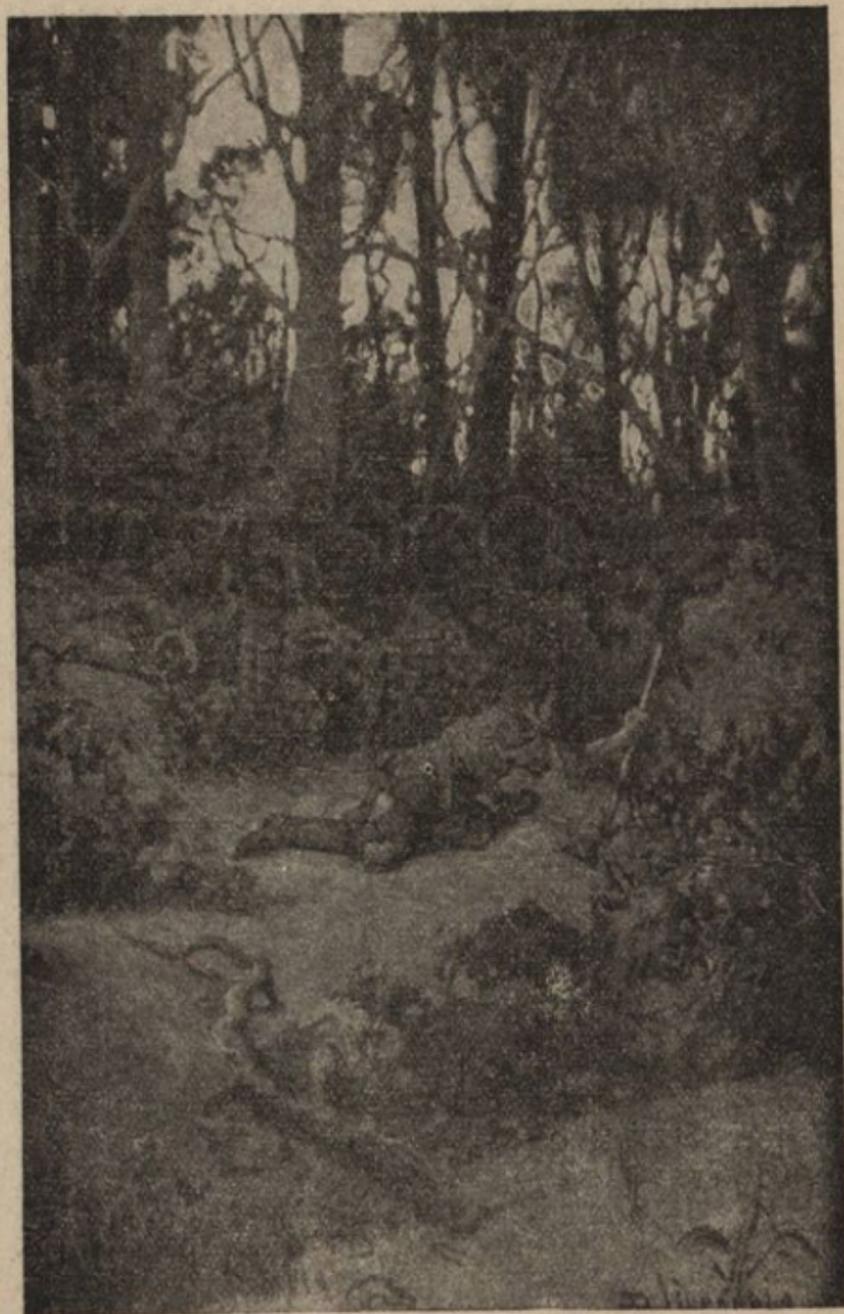
我們筆直對着檉柳走去。我們走到沙丘底下時，檉柳不見了，但走上丘頂牠又現出來，我們愈走愈接近牠。最後我們走到了。這樹的確是新嫩的，我們同獸類一樣咀嚼着牠的多汁的針葉。牠高聳在一個沙丘頂上，近旁看不見一塊平坦的堅硬的地面。牠的根顯然直伸到地下泉水去——可知近旁找到露出的泉水并不是不可能的。

這真是一種難以言語形容的快樂，得見這一點點新鮮的綠色，得在其微薄的蔭影之下伸伸那乾枯的肢體。這沙海可見是有個邊際的。這是第一個礁石，報知沉船落水的人；海岸離此不遠了！

鼓起新的勇氣，我們繼續走路。沙丘現在祇有十公尺高，在一個丘谷內我們找到兩叢稀薄的小蘆葦，我們咀嚼着草莖。九點半鐘，我們還到第二叢檉柳，由此向東還有好多叢可以望見。但我們的氣力，現在因為熱完全疲弱了，不得不在這叢樹底下休息。同昨天一樣，我們在沙上掘了一窟，裸體躺進去，在那裏足足睡十個鐘頭，同死人一樣。

七點鐘，暮色微茫時候，我們又出發，蹣跚的脚步已經走了三個鐘頭長久，當喀沁忽然站住，喊道：『白楊啊！』兩個沙丘中間露出一些陰暗的東西，不錯：三株茂盛的白楊長在那裏，生着多汁的葉子。但葉子是那麼苦，不能吃，我們拿來磨擦皮膚，直至完全潮濕。我們已經完全疲弱，在這裏先躺了幾個鐘頭，然後再來詳細檢查這裏的地質。

然後我們要拿鏟子掘一口井，但無力的手使不動這個工具。於是我們將周圍的枯枝收集攏來，點起一把旺盛的火。高舉的火焰投射眩人眼目的光輝在沙丘上面。這樣，我們要給伊士南拜一個信號，若是他還活着，但我是很懷疑的。同時，我們也要引起東方那邊的注意，倘若和闐河左岸，沿河從闐河到溫宿去的道路上偶然有人的話。我們居然能燒兩個鐘頭長久的火。喀沁烤了一塊羊



尾巴吃，但費了好多氣力才得嚙下去；我吃龍蝦也是如此。其他糧食，我們都丟在這裏，免得不必要的負擔；惟有那個裝可可的空盒子，我帶着走，因為我要拿來盛和闡河水喝。以後我們就睡覺了，直到三點鐘，醒來後又走路直到九點鐘。

但那三株白楊之後就未遇見其他的白楊，檉柳也是這般稀少，從這一叢望不到那一叢。我們又完全頹喪了。我們顯然祇是穿過一片低地，此後又是無窮無盡的沙海包圍我們。九點鐘我們休息在一叢檉柳下，在那裏輪了十個鐘頭給如火的太陽所烤炙。我們已無能力再掘一個窟。上回沙風若能再來一次，那多麼好，至少我們免受太陽底燒炙。但地平線上沒有一絲烏雲。太陽和沙漠合謀着來迫害我們。

太陽接近西方地平線時候，我用了所有的氣力振作起來，將身上的沙抖掉，我的身體好像蒙了一重古銅色羊皮；我穿起衣服，催促喀沁和我同走。我們整天差不多沒有談一句話；我們簡直不能說話，祇能低聲細語。喀沁用那快要死的人的聲音回答我：他再不能起來了。他扮了一個絕望的姿勢，叫我明白，他認為一切都是完了的。於是我一個人穿過沙和黑夜，繼續行去。

第十八章 虛假的足跡

現在我纔真的是孤獨一個人，惟有那像電燈一般明亮的星星和我作伴。空氣是寒冷和寂靜，遠處若有微小的聲音也是能聽見的。我走過一段路，總要將耳朵貼在沙上聽一聽，但聽到的惟有計時器底的搭聲和自己心臟緩慢而微弱的跳動聲。此外沒有一點聲響報知近旁有其他的活物。我現在舒舒服服點起最後一支紙煙。其他的，我昨天通通抽完了，爲的相當和緩一下口喝底苦痛。我總是抽前半支，喀沁抽後半支；喀沁每次都要對我說，這種享受，連他的靈魂都感覺快樂了。但今晚，我必須一個人抽完我的紙煙。

我慢慢拖着在黑夜中前進，直到十二點半鐘纔在一叢檉柳下坐下來。我努力要點一把火，但沒有點起來，我就睡着了。

忽然有甚麼響聲喚醒了我。那裏，後面，有甚麼在沙上響着，——我清楚聽出腳步聲，而且有一

個人的姿態從黑暗裏露了出來。

「是你麼，喀沁？」我問。

「是的，老爺，」他回答。他在夜涼中恢復了一點氣力，隨着我的足跡走來。

這種巧遇稍微鼓起了我們的勇氣，我們在黑暗中再走一段路，竭力同疲倦和瞌睡掙扎着。我手腳在地爬行了一段長路，我不顧一切從沙丘底陡峭坡面滾下來；沒有別的東西比生命更值價的。

我們又在一個微斜的沙丘上走，忽然我們顫慄起來，我們的心差不多跳在額子上來了；我們眼前沙上現出一行人的足跡！我們彎下身來，仔細檢查一下。無疑這是人走過的——可見我們離河不遠了，不然那裏有旅行人如此遙遠迷失在這沙漠裏來呢？我們一下就完全清醒了。

「但是，奇怪得很，這足跡卻是新印的，」喀沁說。

「這容易解釋，」我回答，「好多天以來就沒有颳風。也許我們昨晚在三株白楊樹下燒的大火引誘一個牧人到這方面來；他走進一段沙漠，看看發生了甚麼事情。」

我們現在小心謹慎地追隨這行足跡直至一個沙丘頂，那裏沙底表面是堅硬的，足跡顯露得更加清楚。這裏，喀沁坐下地來，用那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這是我們自己的足跡！」

我彎身下去看看；果然，他說得不錯：這是我們自己靴子印下的痕跡，這裏和那裏又有些小印痕，那是鏟尖留下的，喀沁時常拿鐵鏟做行杖用。爲了失望和絕望，我們幾乎要哭起來了！可見我們是在這裏兜圈子；最近幾個鐘頭，因爲疲倦和瞌睡，我沒有精神看羅盤。我們最後的精力徒然浪費了，——現在，完了！

沒有再說一句話，我們就躺下地來，二點半鐘左右就睡着了。

第十九章 得救

天明時我們醒來，繼續拖着走。那是四點十分鐘。我們的咽喉不可忍耐地乾燥。我們聽到關節發響，覺到關節因為摩擦而熱起來，我們的眼睛幾乎不能開閉。

喀什底樣子很怕人。他的舌頭是腫脹的，白色而乾燥，嘴唇變成淡藍色，雙頰凹陷進去，眼睛像玻璃一樣沒有光澤，還有一種痙攣性的噎氣病。他幾乎站立不穩，然而還是跟着我走。

日出之時東方地平線現出顯明的輪廓。我們忽然看見，就震動了一下，因為那是和往常所見不同的！現在不是一排無數的沙堆所構成的鋸齒形線了，而是一條直線，幾乎是沒有曲折的！那就是和閩河底樹林，牠不像海市蜃樓一樣逃避我們了，而是如同地平線上一條黑帶，愈走前去，愈看得清楚。

將近五點鐘時，我們到了一個沙谷，那裏長着無數的白楊樹。這裏離地下泉水一定很近的，這

裏一定是我們所尋找的一段舊河床。我們又一次拿起鏟子來動手，然而我們的氣力不夠掘井之用了，祇好丟下，繼續向東走去。

還有一帶低陷的不毛的沙地須待走過，但五點半鐘，我們就走到那稀疏的然而不間斷的樹林了，樹梢生着密密的葉子，陰涼的黑影遮蓋了廣闊的地位，這些樹現在正是生滿了綠葉的時候。很少有人像我們兩個如此感受春天底快樂的！我站在那裏，手按住額頭，好像剛做了一場惡夢，還在半睡半醒狀態中，現在努力把我的思想集中起來。我們豈不是最近一個星期內纔有氣無力地慢慢拖過火爐一般的沙漠麼？而現在，我們眼睛所看的盡是陰涼的暗影和綠色，林間開的野花，枝頭唱的小鳥，在年久灰色的樹幹中間還有無數的野獸踪跡：虎，狼，狐，鹿，兔和羚羊留下的踪跡，蒼蠅叫着，甲蟲箭一般在我們身邊掠過，牠們的翅膀扇出好像風琴底聲音。到處都是青春和生命。樹林愈走愈稠密了。這裏和那裏，白楊樹幹蒙着一重攀籐的植物。往往有一叢朽幹，或荆棘，或樹藪，攔住我們去路。

七點十分鐘我們走到林內一片空地，發現樹木之間有馬糞以及人和馬底足跡，並不是很鮮

明的，但現在我們敢斷定說：我們得救了！

我提議筆直向東走去，因為這個方向必定離河最近，但終於順從喀沁底勸告，循着發現的足跡前進；在陰影中看得清楚，這些足跡是向南方走，無疑表明有一條道路。

但九點鐘左右，我們耐不住酷烈的炎熱，不得不在幾株白楊影下坐下來。我用手在樹根中間爬一個窟，躺了一整天，但一隻眼睛都合不攏來。喀沁動也不動地仰天躺着，圓睜雙眼，張開大口，在那裏呻吟。喘息，胡言亂語，我同他講話，他不答我，我搖他的肩膀，他也不理我。河就在近旁，這點，我再不懷疑了；但因此，我被追必須在這裏守着這漫漫長日慢慢地過去，這個刑罰更加難熬。

直到晚上七點鐘，我纔又恢復氣力能夠穿上衣裳。我叫喀沁一道去找水喝時，他祇搖搖頭，做個手勢，一定要我一個人去，喝了水之後帶回來給他喝，不然他寧可死在現在躺的地方。

現在我拿起鏟子，將鐵頭卸下來，就懸掛在一根伸過林間小路的樹枝上，以便回時容易尋覓；以後我就撐着鏟桿，走去了。有幾次我幾乎陷在荆棘叢中出不來，我的衣服扯破，我的手流血。我常常坐下在樹幹上休息，有時簡直在那裏睡覺。

太陽下山，天漸漸黑了。忽然樹林終止，好像切斷了一樣；在東方展開了一望無際的平地，同地
板一般平坦！但上面是堅硬的沙和陶土，比樹林地較低兩公尺，沒有一點沙丘痕跡。這不是別的，
正是和閩河底河床！

不過沙依然是乾燥的，同沙漠內沙丘一般乾燥。河床是空的，正在等待夏季高山融雪時的洪
水。大量的河水似乎偏向右岸較低之處。所以我必須再走一段路，若是不願意在最後頃刻渴死於
河床之中的話。

我一直向東南方走。爲甚麼不同既往一樣向東方走呢？我不知道。也許是月亮迷惑了我，此時
一鈎新月正在東南方天空上投射淡藍色光輝於大地。我撐着鏟桿，用着穩健的腳步，筆直朝這方
向行去，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領導我，而我不能抵抗。我若是感到瞌睡快征服我了，便休息一會，
用所有的意志力克服自己使不至於睡着——此時若竟入睡，就要變爲長眠了。走路時候，我總是
舉頭望月，希望能看見這銀色的光輝在河水之中反映出來。但甚麼都沒有看到，東方一帶此時又
遮沒在寒冷的夜霧之中。

我這般走了兩公里半，纔辨別得出對岸暗黑的樹林線。這線漸漸清楚了，那裏已經有密密一叢荆棘和蘆葦！一株半倒的白楊斜攔在河床中一個穴窟之上。再走幾步路，我就踏上對岸了，——忽然一隻受了驚的野鴨扇翅飛起來！我聽見微波觸動聲音，——次一瞬間，我就站立在一個約有二十公尺長的水塘旁邊了，塘內是新鮮的，清涼的，美味的，水！

第二十章 回到喀沁去

此時我的感情如何，——這是無論我如何努力都描寫不出來的。喝水以前，我心裏想的是甚麼，讀者自己可以明白。接着我數算自己的脈搏：一分鐘跳四十九下。以後我從袋裏取出白鐵盒子，裝滿水，喝着；這喝水底味道，那未曾有將近渴死的經驗的人，是想像不出來的。我安靜地，完全安靜地，舉起杯子到嘴唇邊；我喝着，喝着，喝着。十分鐘以內，我大約喝了三公升水。白鐵盒子裝的分量同普通水杯差不多，我連乾了二十一次。口渴已久，如此迅速喝水，本是危險的，——但我當時絲毫未曾想到這一點。我祇覺得，生命如何隨着一滴滴這甘露般的水而漸漸回復來，液體又如何輸進身體內一切脈絡和纖維去，這些像乾燥的海綿一樣將水分吸收了。幾分鐘之後，脈搏已經跳得更有力些：一分鐘五十六下。血雖然還是濃厚和遲滯的，但又容易在血管中流通了。兩隻手本來是皺皺，乾枯和堅硬的，現在又脹滿起來。皮膚好像羊皮紙，現在又變成潮潤和柔軟，不久額頭也開始滴出

汗珠來了。

在我的一生，生命從來未曾像這夜在和闐河底河床內時候，那般可愛，那般豐富和那般值價的。「未來」如同光海，在我面前燦爛輝煌。我正在狂歡極樂的情態中，毫不懷疑有一位天上安琪兒帶領我穿過暗夜到這裏小水塘來；我還相信聽到安琪兒扇翅的聲響哩！這水塘藏在一條比河床低的溝道之內，必須走到最靠近之處纔看得見。我若在偏右或偏左五十步地方走過，就絕對發現不出來了！據我後來所知道，從此到第二個水塘還遠得很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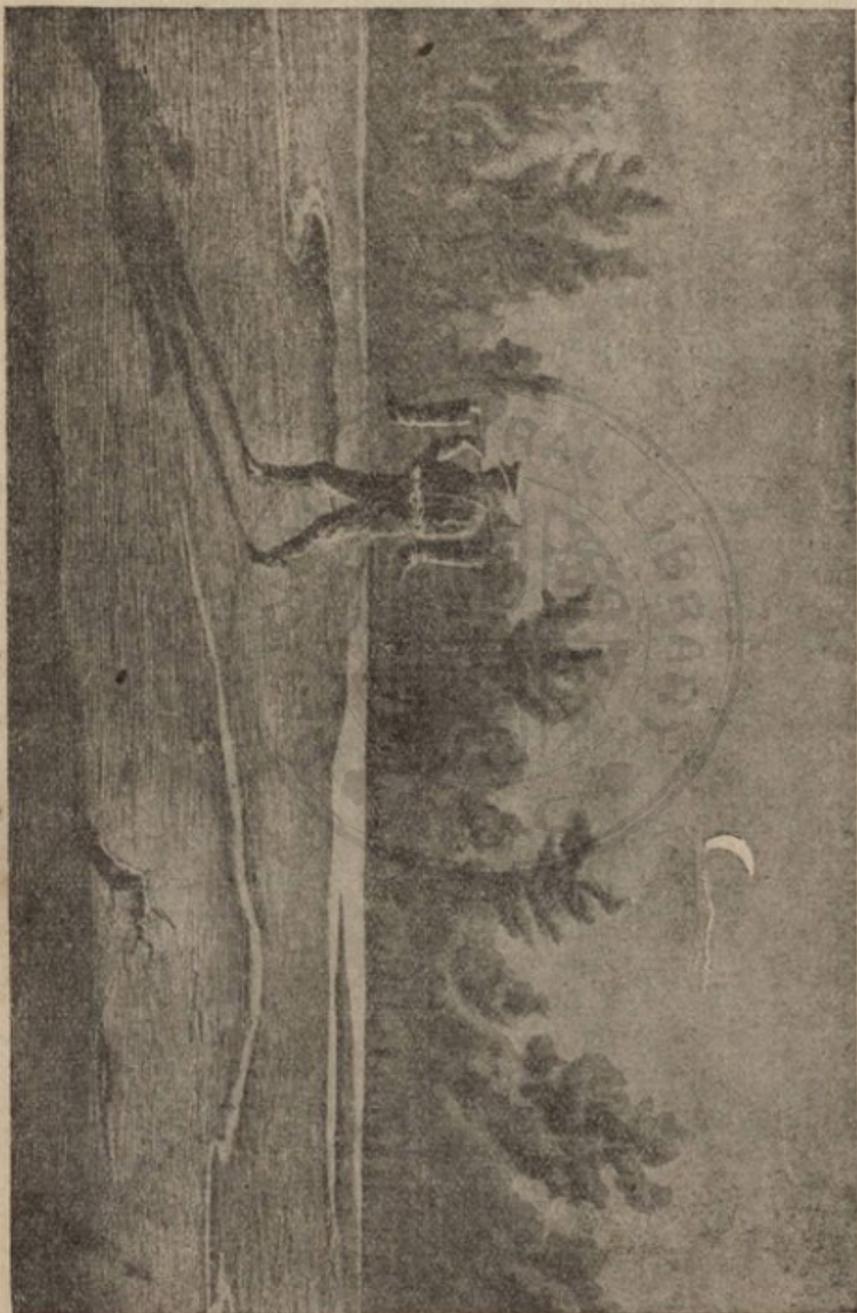
東岸，密密地高聳着去年乾枯的黃色的蘆葦，春天發的嫩綠正從舊莖之間鑽上來。蘆葦背後聳起了暗黑而可畏的樹林；銀色的新月已經掛在一株白楊底末梢了。我的旁邊樹叢中有甚麼響動，我相信聽到潛行的腳步聲，和分向兩旁倒下的蘆葦聲音。也許是一隻老虎；但自從我救得性命以後，我甚麼都不怕了。想起要見着老虎發光的眼睛時，我反而快活起來。我要瞪眼看牠，要問牠：如此高貴代價換來的我的生命，牠還敢拿去麼？腳步聲和蘆葦分倒聲又離此而遠去。那隻不知名的野獸大概是要來這水塘喝水的，但看見地方被一個人佔據時，就覺得還是離此而去較安穩些。

但以後我就想起了喀沁，他在後面樹林之中躺着，同死神相掙扎，不能夠走三個鐘頭道路到這兒來喝水。我必須立刻奔回去援救他。但那個白鐵盒子容量太小，無補於事。怎麼辦呢？

然而我不是穿着靴子麼，穿着不透水的長靴麼？拿來盛水，是和桶罐等類一般合用的。那麼脫下靴子放進水裏去罷！我灌滿了水，直到靴統口，然後用靴帶拴在鏟桿底兩端，就拿來挑在右肩上，輕快的腳步循來時的道路走回去。

月亮還投射他的淡白的光輝在河床上，所以我在沙裏找尋足跡並不困難。我也不疲倦了，我差不多是飛到左岸底樹林去。林子裏比較難走些。我穿着薄薄的襪子，不斷地有荆棘和木片刺痛我的腳。尤其不幸的，是此時升起一重濃霧，遮掩了月光。樹林中是漆黑的，我尋不着足跡。我擦亮一根火柴，要看羅盤，但不能夠；我大聲喊：『喀沁！』但得不到回答。我還盲目再走一段路，盡我的肺量所能，大聲呼喊。但如此摸索時，我更加迷失在深密的寂靜的樹林裏了。所以我決定停下來等待天亮。

我拿大小樹枝焚起一堆火，不久旺盛的火焰就燒上了白楊樹幹。喀沁一定看得到這火，聽得



到劈拍聲音的，因為他不會離此很遠。火照得差不多同白天一般亮，但在晃動不定的火光之下，我仍然找不到我的足跡。所以我就覆臥在柔軟的沙地之上賞玩這瘋狂的火焰，以後就在火旁安靜而酣暢地睡了幾個鐘頭，有火，老虎和其他野獸一定不敢來的。

我醒來時，天已經亮了。火已漸次熄滅，因為周圍新發的白楊樹阻止了牠，牠祇把這些白楊樹幹弄成焦黑。一股烏黑的濃煙直衝到樹林上面去。那雙寶貴靴子，我靠在一株樹根放着，下面土地絲毫未曾弄濕。我趕快吞了一口水當作早餐，然後去尋足跡，不久就找着了。

我到喀沁跟前時，他依舊躺在我離開他時那個位置。他起初用着癡呆的瘋癲的眼光望我，可是一認識是我，他便勉強坐起來，爬到我跟前，低聲道：「我就要死了！」

「你要喝水麼？」我安靜地問他。

他搖搖頭，又躺下地去。他猜想不到我的鞋子內裝的是甚麼東西。現在我拿起一隻長靴，教他聽聽水搖動的聲音。於是他震動一下，大叫一聲；我將靴統口放在他唇邊，他竟一口氣喝乾了，次一瞬間他又喝乾了另一隻靴子。

以後喀沁身上也起了我昨晚那種變化。我們兩人商定一齊回到那個水塘去，在那旁邊休息，喝水和沐浴；最近一星期之內我們就未曾享受這種奢侈了。可是喀沁還太衰弱，不能跟我走；他蹣跚着好像醉人，不斷地坐下來休息。我的到水塘去的足跡既然不會弄錯的，我便快步先走，到那裏喝水，沐浴，並等待了一個鐘頭。但喀沁還沒有影子。

現在我卻非常感覺饑餓了；現在我必須盡可能迅速找到人類，弄點東西吃吃，精力恢復之後再請他們幫助我回到沙漠去援救伊士南拜，並去取回丟下的行李。我祇好暫時不管喀沁底命運了，我沿着河底右岸逆流而上向南方走去。那雙靴子潮濕得很厲害，不能再穿，我祇好赤腳走路。

第二十一章 尋訪人類

九點鐘起了猛烈的西來暴風，灰塵和沙構成的雲霧一陣陣湧到河床上來，弄得天昏地暗，使我不再受炎熱底痛苦，但也看不見左岸和右岸底樹林。飛沙差不多把我窒塞死了。我走了三個鐘頭之後，口又渴得很厲害，不得不向右折進林子裏去，躺下在一叢灌木當中。到前面最近的水塘，也許須走幾天。離開那如此神奇發現的飲水地方，這豈不是發瘋了麼？回頭去喀沁相會不是更好麼？

考慮了一會，我就動身回去，沿着河岸向北走。剛走了半個鐘頭，我就遇到一公尺寬長的小水塘，裏面儲着稍微有點鹹味的渾濁的水。我喝了很多，現在疲倦得支持不住了。我又遲疑不決起來。這裏有水，喀沁暫時不能幫助我甚麼，我也不能幫助他甚麼。我也太衰弱，不能再向南方前進。在這裏等待不是更合理些麼，看看也許有人在左岸樹林路上經過，暴風停止以後我再給他一個信號？

靠近小水塘地方有一片叢密的矮樹，我就在那底下躲避暴風。我躺在那裏，立刻就呼呼大睡了。我自從五月一日以來未曾好生睡一覺。

我醒時，天已經黑了；那是晚上八點鐘，暴風還在樹林裏怒吼。我再喝飽了水以後，就燒起一堆旺火，自己坐在火前，呆呆地望着火焰。

現在肚裏餓得十分難受。我找尋嫩草，蘆葦新芽，甚至於蝌蚪；小蝦蟆苦得很。但我捏住牠們的後頸，不顧一切，囫圇地吞下去。用了「晚餐」以後，我又到近旁收集了好多枯枝，使得這火能燒一個通夜，以後我又躺下了。

有我的狗約爾達希同我做伴也好！牠還活着麼？也許他跟隨我們的足跡直到這河裏來？我吹着唢哨，盡我的氣力大聲吹，但一點沒有動靜。以後我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暴風已經停息，但空氣還飽和着塵沙。這是旅行隊沒落以後起的第一次暴風。牠首先掀起沙土掩埋我的死去的僕人和駱駝。牠也一定將沙上足跡通通抹去的！即使伊士南拜沒有死，他雖然有羅盤也是找不着我們。即使我遇到人，他們也答應跟我進沙漠去，那時沒有足跡我

又怎樣能夠找到伊士南拜和我的帳幕呢？

但目前還看不到一點人的踪跡。在這裏等待過路的人，也是沒有把握的。上次我看地圖時候，我計算我們達到河流之處，離和闐城約有二百五十公里。若是我盡力走去，六天之後就能到和闐城。

那麼一點鐘都不可耽擱了。我立刻動身走，那時是早晨四點半鐘；我拿長靴盛了水，帶着，沿河床中心急步走去，因為地形平坦，這河很少灣曲。寬度在一公里至三公里之間。走過幾個鐘頭，我的雙腳就完全起泡；因此我將襪子摺做兩重裹着腳，將襯衣撕成長布條紮起來。

我又遇到一個小水塘，儲的是清甜的水，我將靴裏舊的倒去，換上這新水。以後我沿着左岸走。我忽然立在一個用細木枝編成的羊欄前面。我詳細檢查一下，但我的歡喜祇是暫時的：這羊欄，從各方面看來，好久就未曾使用過了。

十一點半鐘時，因為熱和疲倦，我走進林子去。我又採集嫩草莖和蘆葦新芽，切碎，用水調和着吃。這頓『午餐』之後，我又走了一個下午，直到晚上八點鐘再走不動了，於是又在林子內燒火睡

覺。

第二天早晨，太陽未出，我已精神煥發；我沿着左岸走去，這裏河岸是朝南南西方向走的。奇怪的是，一路上沒有見到一個人！也許道路是穿林而過的罷？爲解決此問題，我便朝西橫過那祇有一公里寬的樹林。樹林完盡後，又是我所覷見的不祥的黃沙海展開在我眼前。我嚇了一驚，立刻回頭去，再走一點鐘之後，那沙丘甚至侵佔到河岸來；這裏祇疏朗朗地長着幾株白楊。我熱得沒有氣力，在一株白楊影下坐下來。一路上，我至少遇到八個小水塘，但其中的水大都帶有一點鹹味。

休息了幾個鐘頭以後，我又獨自向南方走去。這裏真有一條路的話，一定不是沿着左岸走的，因爲非不得已的人，不願在沙丘中走路。所以必須去探索一下右岸底樹林。

爲此，我橫過那二公里寬的河床，但在右岸我也發現不出一點道路底痕跡。

於是我在河床裏走，緊靠着岸邊和森林；我發現乾涸河床中，離岸三百公尺遠近有二個小島，上面長着荊棘和白楊。日落前不久我在南島和河岸中間發現了兩個赤腳人新印的足跡，他們同我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即從南向北，而且趕着四隻驢子！

可見我不是完全單獨在這荒涼地域中了！這足跡至多是一天以前留下的，最微細的足紋也在沙上看得清楚。我怎麼會碰不到這二個驢夫呢，他們正同我迎面行走的？也許他們是白晝休息，夜間走路。

他們那裏來的，到那裏去的，最近一次又在那裏宿歇呢？也許在人家住所裏，也許在一個水塘旁邊。去追趕他們，不是一個辦法，因為他們走過了很遠，我無論如何追趕不上。所以我沿着與足跡相反的方向，緊靠和闡河右岸向南方走去。

第二十二章 在和闐河牧人羣中

暮色已經開始遮掩這寂靜的地帶了，當我經過那伸出河內來的一片高地，自信聽到一聲奇異音響時候。我立定腳步，閉住了呼吸，傾聽着。畫眉叫聲已經有好多使使我停下來靜聽，但我一靜靜站着，一切又是同原先一般安靜的。這次我也同樣地失望。我已經要走開了，於是我清楚聽到一聲呼喚，接着是一隻牛鳴叫，——這聲音在我耳朵聽來宛如鈞天之樂。

我趕緊穿起那雙潮濕的長靴，一顆心跳躍着向那聲音來的方向奔去；我鑽過荆棘叢，跳過倒地的樹幹，腳步不穩，跌倒好多次，但我毫不灰心，繼續穿過叢密的蘆葦和躍過易斷的小樹奔去。

我愈走前去，聲音聽得愈加清楚：羊叫着，人喊着。忽然到了一片林中空地，看見一羣羊在那裏吃草，一個牧人手裏拿着一根長棍子看守着。

他看見我穿着一身破爛衣裳，戴着一副藍眼鏡，從樹叢裏鑽出來時候，嚇得好像足下生了根

不能移動，癡呆地望着我，以爲我是樹林之神忽然顯靈的，或者是沙漠惡鬼錯到這裏來的。可是我和顏悅色對他說一聲：『願你平安！』而且開始告訴他我怎麼到這裏來的，於是他立刻轉回頭去，丟下他的羊羣而消失在近旁的矮樹叢中。

過了一會之後，我就聽到腳步聲；他和一個年紀更大的牧人同回來；這人膽子大些，我敬他一聲『願你平安！』時，就走到我的跟前。現在我對這兩個人報告我的經歷；他們聽到我八天沒有吃東西，現在討一點饅頭吃時候，就領我到附近他們的棚子去——那是用樹枝築成的，祇有一個人高。

我進去，坐下在一條破爛的呢毯上；年紀較輕的牧人端來一木盆新做的玉蜀黍饅頭。我立刻扯破一塊，吃下去，但祇吃幾口就覺得完全壓飽了。以後他們還給我一碗貴重的羊奶，就走到別地方去，祇留下兩隻狗陪我，這兩隻畜牲不斷地向我狂吠。

天黑之後，他們和另一個牧人一同轉來；於是燒了一堆大火，我們通通在火旁露天底下睡覺。現在我纔確實免得渴死或餓死了。

天尙未明，牧人們就趕着他們的畜羣走開了；中午他們纔回來，現在我有機會更進一步認識我的幾位東道主。他們名字叫做尤蘇夫拜，託達拜和拍西阿渾；他們在這裏牧養一百七十隻綿羊和山羊，此外還有六十隻牛，——這一切是和闐城裏一位姓拜的人所有的。無分冬夏，這些牧人都同畜羣宿在野外林子當中，爲這勞動每個月祇得二十個騰格（約值九馬克）報酬和玉蜀黍粉做饅頭吃。若是這地方草被吃光了，他們就遷到其他地方去，那裏若沒有舊棚子，他們也要建築一個新的。他們完全靠玉蜀黍饅頭，水和茶過生活，這茶含有強烈的胡椒氣味；他們的流動財產是十分簡單的：首先是身上穿的衣服，一件破長衫，一頂羊皮帽子，上面一簇簇羊毛紛亂不堪，一條腰帶，攜帶的茶葉就裹在這帶子裏面；足上綑了幾片羊皮，兩腿則用長綁腿裹着；他們財產中最重要的是斧頭，那是建築小棚和砍伐柴火所必需的，此外還可用來在太稠密的樹林中開闢道路給畜羣經過，冬季又可以砍伐嫩枝和幼芽去餵養他們的綿羊和山羊。

做我的東道主的那幾位牧人，已經在這裏宿了五天，正想去找尋更好的牧地。這部分樹林，他們叫做布克樹，即「茂林」之意。他們的生活雖然異常單調，極少樂趣，但他們似乎是快活和滿足。

的。託達拜結了婚，但把老婆丟在和闐城裏，因為據他說，在這條道路上來往的中國人是不肯讓本地婦女保持貞節的。我的到來，所以在他們的單調的生活內是一件非常的事變，但他們總還以為我是一個非常可懷疑的傢伙，總是拿畏懼的眼光看我。我能說他們的話，這一點漸漸使他們放心；我們的談話進行的很久。

我現在知道，河底兩岸有好多的牧人，尤其是從此逆流上去的地方。不過和闐城附近沒有牧地，所以畜羣主人讓他們牲畜終年在和闐河畔樹林裏頭。這個季節，因為河水乾了，來往的人都河床行走，河床現在堅硬而平坦，恰如一條大路；必須河床滿了水之後，人們纔在樹林裏行走。咯沁和我若是在林內等待同其他旅客相遇的話，那不知要等到甚麼時候哩！

第二十三章 伊士南拜得救

下午，那些牧人又帶着畜羣走開了；惟有我一個人在着，當一隊旅客從此地經過時候，——這一個旅行隊約有一百隻驢子，是來和闐載米到溫宿去的。前面領隊的人好像沒有看到我，但忽然，我聽到人聲和踏鐙響聲，看見三個人騎在雄壯的馬上，跑步向我的木棚方面來。他們立刻就到這裏下馬，而且很客氣向我行禮，好像他們知道我在這裏，特意來找我的。的確是這樣：拍西阿渾已經同他們說過話，而且將我的冒險報知他們了。他們趕來告訴我一個使我喜出望外的消息。他們昨天騎馬在布克樹北面河底左岸行走時，發現一隻白駱駝快快活活在樹林邊緣吃草，旁邊躺着一個人，與其說是活的，毋寧說是死的。他們發了慈悲心救醒他，這病人低聲乞求「水，水！」時候，他們就叫一個人攜着水壺快馬到最近的水塘去取水。這病人一口氣喝乾了那個水壺，然後得到胡桃，葡萄乾和饅頭吃，漸漸恢復氣力，告訴他們他是甚麼人，以及怎樣到那裏來的。他不是別人，正是我的

忠實的伊士南拜；他而且請求救命恩人，這三位和闐商人立刻去尋找我，因為好幾天來他完全看不見我的踪跡了；他們若是尋到我，就請他們借一匹馬給我，以便我能到和闐去休養，恢復我的健康。他們所以立刻來訪尋我，現在，在這個木棚裏，找到了我。

他們也願借給我一匹馬，但我要暫時留在這裏等待伊士南拜。他既然能夠帶一隻駱駝走到河邊來，也許也救存了我的一部分所有物，尤其我的日記簿和地圖，那時精力恢復之後，我們就能夠回到沙漠去，將帳幕和其他留下的行李通通取回來。

所以我讓那三位商人走他們的路，他們臨走時還送我一一大堆小麥饅頭，而且非常慷慨地借我十八個銀騰格。言明以後我到和闐去會他們，還他們的借款。

第二天，猛烈的東北風使空氣充滿塵沙，我整天都在木棚裏睡覺。沙漠旅行最後幾日積下的疲勞，現在發作出來了；我自己覺得好像久病新癒的人。

日落時候，一陣響聲吵醒了我，我還以為做夢哩，因為外面分明有隻駱駝嘶鳴！我急忙跑出去，遇着拍西阿渾，他牽着我的白駱駝亞克士牙底絡，他的背後走着伊士南拜和喀沁！

伊士南拜快活得要發狂，跪在我面前，雙手抱着我的腳，大聲哭起來。我立刻抱起他，盡力安慰他。他想不到能再見我，我也想不到能再見他，這日相會，我們二人如何快樂，讀者自己可以想像得到的。

那隻白駱駝現在馱着兩包東西，一包是我的科學儀器（但所有測高器不在內），我的筆記和地圖，紙和鋼筆等，另一包是我們的中國元寶，燈籠，茶壺，紙煙及其他。此外，那兩枝長槍緊裹在一張毯子內，也帶了來。

伊士南拜靜息一會，吃了一塊饅頭以後，就敘述分手以來的經過如下：

我們五月二日夜間離開他之後，他還在那裏騎幾個鐘頭，但以後就帶着四隻駱駝跟隨我們的足跡走來——駱駝極不願意走路的。五月三日深夜，他遠遠地看見我們在三株白楊地方燒的大火，這一下給了他新的氣力，叫他知道：我們還活着，而且到達樹林，或者已經找到了水。第二天上午，他到了那三株白楊地方，用斧頭在一株樹上劈開一個大口，取得一杯樹汁，稍微解了一點渴。丟下了够一隻駱駝馱載的東西，他五月五日循着我們的足跡再走，就走到那個乾涸的舊河床。這裏，

一隻駱駝卸脫牠的負載逸走了，向東狂奔而去。那隻要死的約爾達希也拖到這裏，但以後就失蹤了。五月七日，我的坐騎鮑格拉走不動了；一會之後那隻公駱駝納爾也走不動了，牠馱載的是所有測高器，紙煙，茶，蠟燭和幾包麵條；惟有那隻白駱駝還能支持，同他來到和闐河岸。當他看見河是乾涸的，自己又不能再向前拖時候，他就完全失望倒下地來等待死。這是五月七日早晨的事情。當日中午那三個商人就在那裏經過，用水和饅頭救了他的性命。不久之後他就遇到喀沁，聽到了我經過的事情。喀沁以為我是向北到溫宿去的，但伊士南拜則猜對了我一定往和闐去。所以兩個人向南方走來，不久就遇着拍西阿渾，他告訴他們我藏身之處。

如此，伊士南拜是做了一件真正英勇的事情。與喀沁和我相反，他不僅僅管顧自己，而且一面同死神相掙扎，一面設法保存最寶貴的行李——他陸續將所有貴重的東西放在白駱駝背上，因為這是最強壯的一隻。這就給我大大的方便，無需間斷來進行今年的科學工作——我本以為這工作完全無望了。

這天晚上我們在牧人小棚內火堆旁邊舉行慶賀的筵席。經過多次推託之後，拍西阿渾終於

答應以三十二騰格的代價賣給我們一隻羊。這羊立刻就殺了，不久最好的幾塊肉就在我們的菜鍋內沸騰着。飯後，我的脈搏增加到一分鐘六十下，但須再過三天之後方能恢復原來的八十二下。

伊士南拜喀什和我，現在救得性命了。至於其他兩個人約爾奇和穆罕默德沙，則我們永遠聽不到一點消息；他們在沙漠中移動的丘陵之下長眠了。



第二十四章 重去死營

這地方草吃乾盡了，牧人們於五月十一日遷移到下游十公里右岸上一個地方去。我們跟着他們去。我們選擇一個小丘做暫時的住所，丘頂上長幾株灰色的老白楊樹，周圍有荊棘和蘆葦環繞着。我們用大小樹枝築成一個小棚。地上鋪一條呢毯；我拿裝銀子的帆布袋做枕頭，拿一個裝紙煙的小木箱做棹子。在我們的地位，我再不想望比這更好的了；我覺得，在這小棚裏，同在斯托哥爾摩（註）我的書房裏一樣舒服。牧人同他們的畜羣宿在我們近旁蘆葦叢中。拍西阿渾每日供給我一壺羊奶和一塊玉蜀黍饅頭。我們的煙草既然還夠一星期之用，我就覺得再沒有別的事情比和闖河樹林中我們這魯濱孫式生活更有趣味了。

五月十二日有一隊和闖商人在我們這裏經過，我從他們購得三匹好馬，三副鞍子和絡轡，一袋玉蜀黍，一囊小麥麵粉，一雙靴子給伊士南拜穿。（他從『死營』起就是赤足走路了。）一些茶

葉，一個茶壺和幾個瓷碗。那麼現在我們就無須乎先回和闐去，我們可以立刻設法靠這三匹馬和那隻白駱駝回到沙漠去，至少取出最後倒地的幾隻駱駝所馱載的東西。

這天晚上有二個青年獵人來拜訪我們，他們肩頭抗着獵槍。他們既然熟悉這一帶地理，我就雇用他們陪伴伊士南拜和喀沁兩人找尋「死營」去。這兩個獵人底父親，阿默德梅根，一個壯偉的人，生着鈎鼻子和尖鬚鬚，此時也來了。他很高興參加這事情。他某次打獵曾到過那三株白楊樹，喀沁和我就在那裏燃燒信火的。

五月十三日下午一點鐘，伊士南拜，喀沁，阿默德梅根和他的一個兒子，帶了我們的三匹馬，裝滿一山羊皮囊的水，離開了我們的林中住宅；我則留在這裏和三個牧人做伴，爲的休養，爲的補記這次沙漠旅行最後一段經過，并繪畫好多沙漠地形圖。在寶貴的樹林空氣之中和東北風吹噓之下，我的精神漸漸增長起來；我的單調的小棚生活，差不多每天都因過路商人底拜訪而起波瀾。我們得免於死的神奇消息，同電火一般，傳到溫宿和和闐去；人們在那兒市集上議論我們的事情，而且急盼我們來到。

我現在也是渴想到和闐去，我想在那裏再組織一個旅行隊，依照我原來的計劃到北西藏遊去，因此漸漸不耐煩地等待我們的用人回來。

(註)譯者按：斯托哥爾摩是瑞典京城，即赫定底故鄉。



第二十五章 失去的行李

五月二十一日黃昏時候，伊士南拜和他的同伴們回來了。但他們帶來的消息很少使人歡喜。他們離了樹林就筆直向西走，但不敢走到帳幕那裏去，因為一天比一天熱了。他們所找到的，祇有鮑格拉底屍體，難聞的臭味散佈得很遠，還有丟在三株白楊樹那裏的夠一隻駱駝馱載的東西，可是盡是些不甚重要的東西。

伊士南拜丟下那隻納爾的地方，他們也沒有甚麼困難就找到了。伊士南拜當初將他的皮帶掛在那裏一叢檉柳上以爲記號。檉柳還在那裏，但皮帶不見了，樹枝上卻纏着一條白呢帶！在那樹叢周圍，人們看見一個穿靴子的人底足跡。至於駱駝和他所馱載的價值的东西，則沒有一點踪影；這些東西是：三個無液晴雨表，寒暑表，望遠鏡，兩把手槍，彈藥，二百支紙烟等等。無論他們在那一帶如何搜索，駱駝終於不見，而且連足跡也看不到。

這個人是誰呢，他拿去皮帶，而把呢帶纏在檉柳枝上也許是約爾奇罷，我們離了帳幕以後，他又恢復了精力，但伊士南拜認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若是約爾奇的話，一定能和他相遇，他走得如此之慢。

但這一點，我們以為可以斷定的，那拿呢帶換皮帶的人，一定將駱駝連着背上寶貴的東西牽走了。難道是三商人之一麼，那三個用水救活伊士南拜和借我十八騰格的商人？但他們離開伊士南拜之後立刻到華克樹一帶來尋我，此外他們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又怎能找到這丟下在沙漠邊界的一隻駱駝呢？

發現駱駝的人若是正人君子，那麼聽到了我們的得救和損失底消息，一定會歸還我們的。他若是存心要偷駱駝和背上的東西，那麼不是帶着賊物向北逃到溫宿去，便是向南逃到和闐去。若是到和闐去的話，我的那些牧人一定遇到的，凡在這裏經過的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因此祇有到溫宿去的一條道路。我的關於偷駱駝賊是逃到那裏去的猜測，漸漸變成確定的斷案了。

我的西藏旅行計劃，現在祇好放棄了，因為我的所有測高器完全喪失。我的行裝既然如此欠

缺，倘若在溫宿尋訪不出偷駱駝賊的踪跡，則除了回疏勒去補充損失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

五月二十三日我們又收拾了行裝，經過多日美妙的休養之後，要離開我的林中木棚了；我現在還時常帶着憂鬱和感激回想起這個地方。我在這裏逃開了那不祥的沙漠，重得性命，遇見人類，他們如此客氣地接待我和照顧我；我也在這裏靜靜休養，培植了從事新事業的精力和勇氣。

每個收人得到我三十個騰格，他們是很歡喜的。以後我們就帶着一隻駱駝和三隻馬走開了。亞克士牙底頸鈴響得清脆好聽，但這番不是同以前一樣到沙漠送死去，而是充滿了希望，彷彿赴一場復活底祝禮。

第二十六章 回歸疏勒

我們在河床邊分做兩路走。伊士南拜和那些獵人折入左岸林中道路去，爲的在那裏追尋失去的駱駝納爾底踪跡；阿默德梅根和我則騎馬在河床上走，喀沁牽着駱駝跟隨我們。

晚上我們到達救我性命的那個小水塘。我立刻認得那叢蘆葦和那棵斜傾在水上的白楊樹幹；於是在這裏休息了一個鐘頭，爲的喝那寶貴的水井等待那落後的喀沁。阿默德梅根，叫這水塘做和達維狄哥爾，即「天賜湖」之意。——這名稱好像是從我的心坎裏叫出來的。

五月二十四日我們決定休息一天，爲的我的手下的人能夠在六公里至十二公里寬的樹林來往搜索。他們在那裏也尋不着那隻駱駝底踪跡，卻撞見五個牧人帶着五百隻羊和六十隻牛。從我們的水塘到那樹林，祇有二個鐘頭道路，但五月六日那天我若向北走的話，我仍是撞不着這些牧人的，因爲那時他們還未來到那裏。其次有牧人的地方，必須再向北走好多日，將近和闐河流入

葉爾羌河之處，——這個路程在我那時的身體一定是難於走到的。

五月二十五日，我們的正直的阿默德梅根回歸他的在和闐城附近的鄉村去。他的兒子還送了我們一天。以後我就同伊士南拜和喀沁二人不用嚮導向前走去，總是在河床上走，——河床有時分做二道，凡是河道向東遷涉一段再折回頭時總要如此的。

晚上六點鐘，我們正在河床中央，——伊士南拜騎馬走在前面，爲的找尋一個適宜的宿處，——忽然兩方地平線上昇起了黃灰色的濃雲。起初祇像一排低牆，但短時間後就昇上天頂了。太陽成了一片黃斑，不久就完全消失。

從樹林遙遠部分響來一種唿哨聲音，愈響愈近前來。人們愈加清楚聽到枝條折斷聲音。樹林西北方遮在一片帳幕內，一陣陣的沙土衝下河床。樹林已經看不見了，頭陣風已經吹到我們這裏來了，漆黑的雲霧襲擊着我們。大地，空氣，以及一切，好像在那裏旋轉；我們等待下一瞬間將給風吹走的。黑得好像在夜裏。我們在原地方站了好久。我們完全看不見伊士南拜，但僥倖他能退回到我們身邊來了。暴風既然沒有停息之意，我們就小心摸索着到最近的岸上去，那裏在一叢稠密的矮

第二十六章 回歸疏勒

黑風吹來深黑的笑臉緊壓着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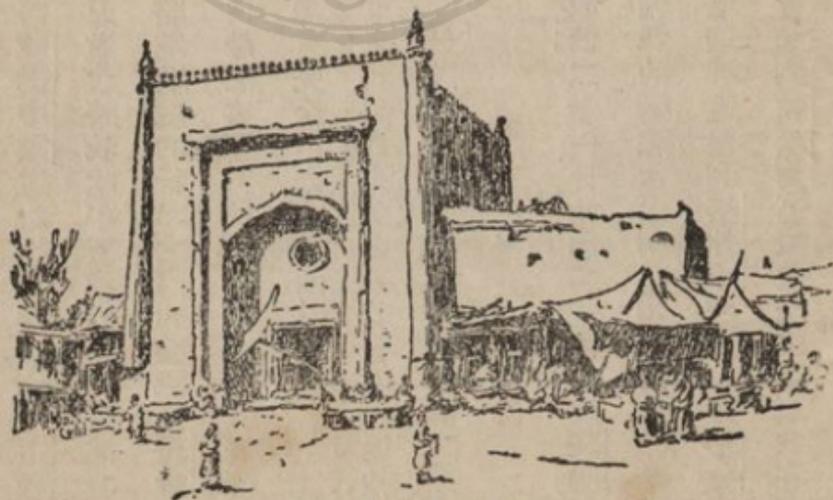
樹後面，我們紮下了營。

第二天早晨暴風還沒有息。然而我們還是在左岸摸索前進，幸而在一株白楊樹上看到一個指路標，卽一根長棍掛着一個馬腦壳。晚上我們又同牧人們一塊兒住宿，他們很舒適地住在那用木椿和蘆葦築成的林中小屋內。他們是溫宿人，但他們整年帶着畜羣在野外過活。起初他們有點不信任我們，但後來還是拿饅頭、羊奶和雞蛋招待我們。他們期待鄰近的葉爾羌河在二十五日之內要發大水，那時他們要往樹林高處去；這河此時水位恰是最低的，第二天我們自己也看到了，當我們在一個淺灘過河時候。

六月三日我們終於來到回教城溫宿。穆罕默德愛明，西土耳其斯坦商人底「亞克沙葛爾」非常客氣地招待我們住在他的美麗而清潔的屋子裏，駱駝和馬則安頓在鄰近一個院子。「亞克沙葛爾」（意爲「白鬍子」、「長老」）是一種領事委派員，東土耳其斯坦所有城市，俄國都派有這種人員。穆罕默德愛明是個六十歲的老頭子，鬍子白了，性情活潑，當地情形非常熟悉。他已經知道我們的事情，我未到以前已經自動派人去探訪偷駱駝賊的踪跡了，雖然沒有訪得結果。



亞克沙葛爾——穆罕默德愛明



溫宿回教堂

俄國總領事彼特羅夫斯基幫助則更有效力些，他向疏勒中國道台切實交涉，使得中國官廳在和闐和溫宿兩地細心查辦此案。結果出人意外：有一天道台請我吃午飯，我們入席時候，我的杯盤旁邊竟放着一把瑞典軍官式手槍——正是失蹤的駱駝馱載的行李之內的。據說是塔維克村有個農民得到此物，是一個不知名的騎馬人送他的！明白是偷盜了。但此外一無所知。我既然忙着新的計劃，就讓這刑事案件擱置下來了，直到一年之後纔有完全出人意外的結果。

在最後三天旅行中，那隻白駱駝亞克士牙就不肯吃東西；我們到溫宿以後若有人走近牠，牠就悲鳴起來。第二天，牠就死了。牠在沙漠旅行之時如此堅忍支持，而且救存了我的最貴重的行李，如今有豐富的水草了，反而因積勞而殞命！

逗留三天之後，我們便離開溫宿，穆罕默德愛明陪伴我們；二十一日，我們到了目的地疏勒，那裏將是我以後旅行的出發點。我在那裏住了三個星期，準備我的新旅行。但我必須先從柏林弄來氣象學儀器，無液晴雨表，寒暑表等類；至於衣服，糧食和煙草，則打電報到塔什干辦去。等待柏林東西寄來，必須三個月時間，我不願在疏勒閒着，就利用這機會又到帕米爾高原遊玩去。那裏，我在英



山什庫都興



帕米爾高原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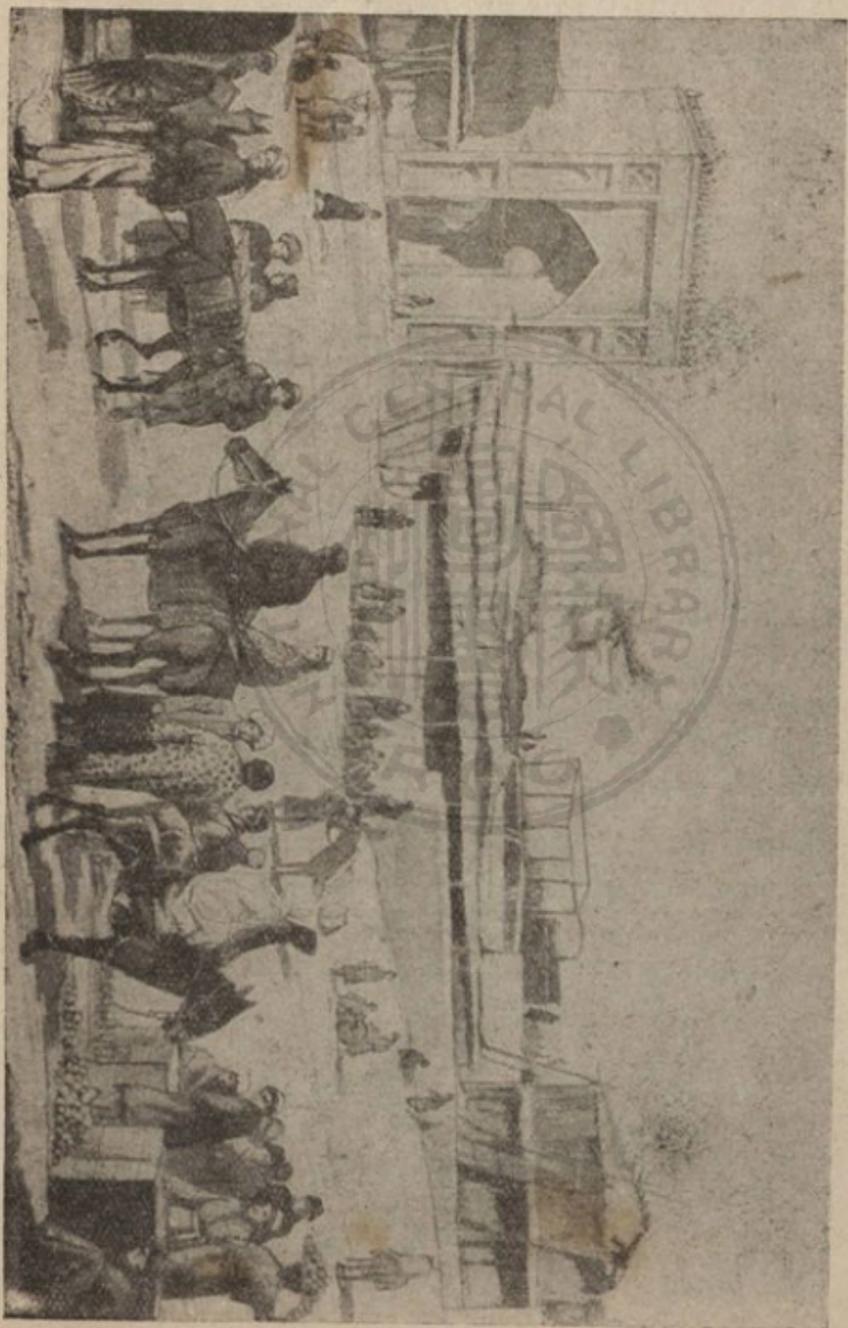
俄二國代表團裏做客，過了幾星期美妙的休養生活，——此時這二國正在劃定帕米爾高原上與都庫什山近旁共同的疆界。

十月三日我又回到疏勒來了。水土氣候改變得大劇烈，使我生了厲害的熱病，直到十一月中旬纔醫好。到柏林和塔什干辦的貨，此時也來了；現在我的行裝又同兩年以前一般闊綽了。現在沒有甚麼事情能再妨阻我的沙漠旅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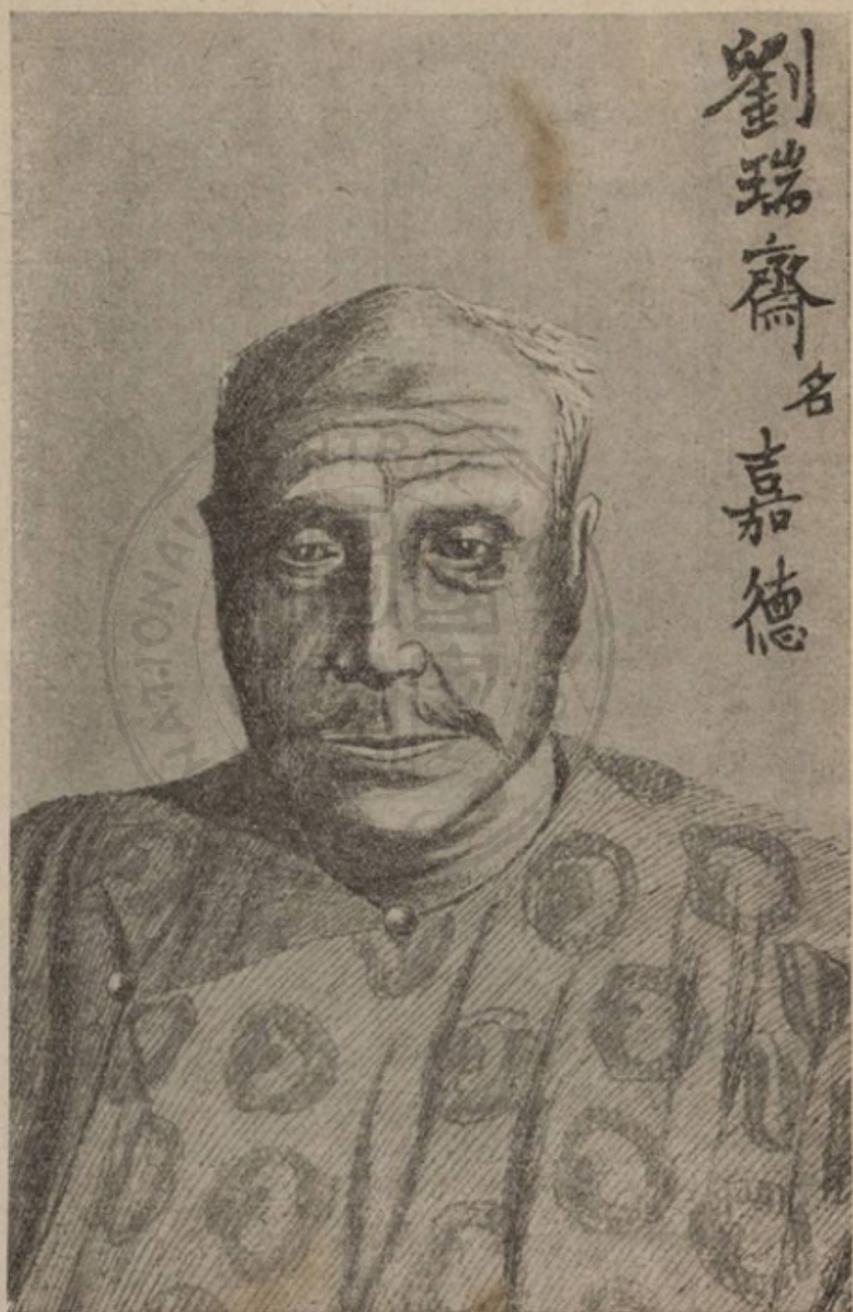
第二十七章 沙漠古城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又離開疏勒，帶領新旅行隊向南行去，一共有九匹馬和三個人。喀什留在疏勒，替俄國領事館做門房。我們在沙車住了三天，這是東土耳其斯坦最大的城市，連郊外鄉村共有十五萬居民。聖誕節我在卡加里克（註）過，卡加里克意為「烏鴉城」，知縣過分客氣，竟開大砲來迎送我。我們從這村到那村，這店到那店，這水草地到那水草地，中間經過荒涼的草原和不毛的曠野。道路好多次如此接近沙漠底邊緣，連沙丘都看得清楚。我們很少遇到旅客，遇到的普通都是小夥，商人或者農民。一月五日，我們到了和闐。

我在這裏留了九天，中國知州劉大人非常客氣招待我，他是個身軀高大的七十歲老頭子，強毅的氣魄，聰明的眼睛，尖尖的鬍子，疏疏的辮髮；總之，在歐洲人眼光看來，他是一個公正而高尚的人。但關於我的駱駝和行李失落之事，他也是調查不出一點結果。



劉瑞齋名
嘉德



和闐知府劉大人

我從和闐去探訪那西去五公里的村莊鮑拉善。這鄉村在考古學方面說，是中亞細亞最堪注意的地方之一，那裏發現了無數的古物，陶器，青銅鑄的佛像，寶石，古錢等，可以考見古代印度藝術。

我的新旅行計劃是：首先到和闐河左岸的馬薩爾山去，這山其他的探險家已經見過的，我想去詳細考察一下；其次向東穿過沙漠到克里雅河去，路上順便探訪我在和闐聽來的一座古城底廢墟；再其次沿着克里雅河床經過于闐回到和闐來。這個小可的計劃如何成就一種大得多的事業，獲得好多重要的發現——留待以後幾章再說。

這次我祇組織一個小旅行隊；四個人和三隻駱駝。我的旅伴，是伊士南拜，他的一個同鄉烏什人克臨張，和那二個牧人，阿默德，梅根和他的兒子喀沁阿渾——上年五月間我那次神奇地救得



鮑 拉 善

性命之後，他們父子兩人曾經幫了我好多的忙。此外我還帶着兩隻驢子走，爲的試驗在艱苦的沙漠旅行中驢子是否可用。

有了去年旅行經驗，我行裝內祇帶絕對必需的物品，三隻駱駝輕輕地馱走了。大包行李和大多數元寶，我都留在和闐；至於糧食，我們祇準備五十天吃的。事實上我們都走了四個半月，所以大部分時間祇好靠當地所供給我們的爲生活了。不幸的，便是我沒有帶去我的中國大護照，因爲按照起初的小計劃，我是沒有夢想到會同中國官廳辦交涉的。

我自用的行李和儀器祇裝滿一箱，烹飪用具裝第二箱。帳幕和鋪蓋是奢侈品；我們儘量穿上皮衣，和每人一個山羊皮睡袋，以爲代替物。我同我的用人一樣，一路都是睡在光地上，那時冬天冷到二十二度。

一八九六年一月十四日，我們沿着和闐河東源玉隴哈什河底左岸朝北走，走了四天後越過河底堅固的水面。在鄰近鄉村塔維克中，我們給駱駝一天休息。村長，卽所謂「貝克」給我一處住所，但沒有請我到他家裏住；這是欠缺禮節的，當時我沒有注意，但以後明白：這事是有特別作用。

的。

在東方，我們面前，現在有一條沙漠帶，大約有去年，我們從最後湖泊到和闐河中間一半的路程就可以穿過去。但這個路程較少危險，因為沙丘比較低些，而且一路上都可找到檉柳，白楊和地下水。我先要考察這片沙漠，馬薩爾山之行祇好作罷了。

請了兩個塔維克村人做嚮導，我們一月十九日就走進沙漠去。起初沙丘是非常低的，第三天就昇到五公尺至十公尺高，而且成爲網狀，從東向西和從北向南。免得牲口過於勞累起見，我們每日祇走五六個鐘頭；我們一駐紮下來，就掘一口井。凡是長着綠色白楊或檉柳，而沙地表面也是潮濕的地方，就可斷定大約掘二公尺深即可得清甜的水。

沙上漸漸不生草木了，沙丘高到十二至十五公尺。一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沙丘間一個低陷地帶發現一片已死的樹林：無量數樹身和樹幹，灰色的，同玻璃一般容易脆的；樹枝，因爲乾枯捲成了同拔瓶塞的螺鑽一樣；樹根，給太陽曬成淡白色。這死樹林底東邊，就是我在和闐聽說的古城所在之處。這城名稱同這沙漠一樣，都叫塔克拉馬干。

第二天，我們帶着鏟子和斧頭到古城廢墟去——在東土耳其斯坦所有荒廢的城當中，這城無疑是最堪注意的。其他的古城，殘餘的牆和塔，都是太陽曬乾的陶土築成的，最好的還用燒過的陶土；但塔克拉馬干城底房屋則是用白楊木築成，牆壁是蘆葦做成，蘆葦一小細一小細裹得緊緊地縛在細棍子上，然後塗上一層陶土和碎草，這些薄的牆內外兩面又都刷白，還繪了很好的圖畫。圖畫上有穿着薄薄衣裳的女人，兩膝跪地，合起雙手，頭髮打成結，眉毛連做一條，還有一個痣在鼻根子上——這種裝束，在今日印度還可看到；男子有一部黑鬚鬚，一見即知是雅利安種，他們的裝束完全同於今日的波斯人；此外有狗，有馬，有隨波上下的船，有首飾，蓮花則尤其多見。

這類牆壁保存下來的，很少，而且很腐朽，不能撕下一塊來帶走；所以我祇能量度牠，描摹牠和記下牠的顏色。這些房屋堅立着的，祇剩下二三公尺高的木柱，給風和沙剝蝕了的，罅裂的，上端尖形的，堅硬的，但人們敲打一下，就同玻璃一樣破碎了。房屋底輪廓，是一個小正方形，在一個較大的或分成幾部的矩形之內。至於當時城市底輪廓，街道，廣場和市集，則無從想像，因為好幾百排房屋，佔據城區三四公里寬長地位的，都掩埋在高大沙丘之下了。



塔克拉馬干古城遺文



古城房屋及其壁畫

發掘幾堵牆壁時，我還找到一塊「紙頭」，上面的字清楚可讀，但我讀不懂；還有好多浮雕的小石膏像，由其扁平的背部看來，可知是作為壁上裝飾品之用的。那是一些坐着或立着的佛像，以蓮葉或火焰為背景。此外，我們還找到：一根刻滿圖畫的木棍，我將樣式描摹下來；一個蠶蛹，一個車軸，大概是紡車上用的；瓦罐底碎片和耳朵，甚至一個保存完好的瓦罐；一個木頭螺旋；和一扇雲斑石做的石磨，直徑差不多有二吋長，可見當時有流水使牠轉動的。在若干沙丘中間我們還看見舊時花園底痕跡，排成長行的白楊樹幹，殘餘的蔭道，杏樹和李樹底剩幹。

這現在埋在沙底下的城，可見當初是靠在克里雅河岸邊，這河以後纔向東徙的。現在克里雅河畔有茂盛的樹林，當時此地也是如此。河水流過房屋和廟宇旁邊，水力很大可以推動重磨輪。養蠶，種園和紡織底事業頗為繁榮；一個民族在這裏生活着，曉得用豐富的藝術裝飾房屋和廟宇。

直至今日，歐洲科學家沒有一個人模糊曉得有此城存在。誰猜想得到在戈壁沙漠最西端，塔克拉馬干沙漠內，有一個大城底廢墟和一種繁榮文化底殘跡呢？這個神祕的城，何時有人居住呢？甚麼民族住在這裏呢？他們說甚麼語言呢？他們是那裏來的呢？後來河水東徙，此地不可居住時候，



古城佛像
(原像大小三分之一)

他們又遷往那裏去呢？這樣發達的藝術，像上面提到的壁畫所表現的，絕非現時居住在東土耳其斯坦的土耳其人所能。這城無疑是佛教徒底住所，還在第八世紀初年阿拉伯人來此傳播回教以前。依照我計算的沙丘移動速度，沙向南移直至今日沙漠南界，必須一千五百年。這城底居民也一定是雅利安種。他們大概是從印度斯坦來的，這城底繁榮也許是與鮑拉善同一個時期。

第二天我辭退了那兩個嚮導，我們繼續走路，越過八個約有二十五公尺高的沙丘，可是晚上掘到一公尺八十七公分深處就有水。次日也是同樣難於行走的，而且看見東邊聳立一個大沙丘約有四十公尺高。人心裏不快活，駱駝走得慢而且勉強，驢子則落後很遠。

我們終於走到這大沙丘了，可是出人意外地歡喜，我們在這沙丘頂上看不見前面有沙丘。不久我們就發現了一隻狐狸底足跡，一隻野鴨死在沙上，檉柳及其他的沙漠植物愈來愈多。我們看見了人和馬底足跡，不久就到了平地，一座白楊林子中，那裏有一個無人居住的小棚。我們就在堅冰遮蓋着的克里雅河岸邊駐紮下來。

（註）譯者按：卡加里克即葉城縣。

第二十八章 未爲人知的牧人種族

如此，我們平安無事穿過這沙漠帶了。我們的眼睛，八天之久祇看見黃沙，現在則有河岸茂盛的草木可以遊覽。我們的最後一隻羊宰了，我們的駐地用白楊木燒起一堆旺火。

我們所佔據的小棚，一定昨天還有人住，但此時看不見一個人。第二天我們沿着克里雅河左岸向北走去，此時我很想得到一個熟悉此間地理的嚮導，因爲從于闐向北，這河就未曾有歐洲人來過，所以我的地圖上祇有一條虛線。有道路通入稠密的白楊樹林，但不久就在密樹叢中消失。我們看見無數的足跡：野豬底，兔子底，狐狸底，麂鹿底，和馴服的綿羊底；有時有一個赤腳的人底足印。人和羊底足跡都是向南走的；可見這一帶的牧人因爲季節關係，此時似乎遷移到于闐附近去了。

這天晚上我們走過一片給原始樹林包圍着的蘆葦地時候，忽然聽到羊鳴。一大羣羊在一人高的蘆葦叢中吃草。這裏一定有人！但無論我們如何叫喚和唸哨，都沒有一個牧人出現。於是我的

四個人到林內四處尋找去，終於阿默德梅根帶了一對牧人夫婦回來。

他們看見我們來嚇怕了，急忙躲到密樹叢中去。但不久他們就放心並帶我們到附近他們的蘆葦棚子裏去，我們大家都在那裏過夜。

「你叫甚麼名字？」我問我們的主人。

「叫做胡散和哈山。」出人意外的回答。後來問清楚，原來我們的東道主叫做胡散，他的雙生兄弟叫做哈山，但因為是雙生的，每個人就叫這二個名字。

我的東道主對於此處地理並不十分熟悉，我詢問的結果大致如下：這河向北流到之處，岸上相距頗遠，都有牧人住處和羊羣，羊是屬於于闐姓拜的人家所有的。每一羊羣有三百隻至二千隻，每個牧人有詳細劃定的樹林區域，他每隔十日至二十日就要從這個畜欄遷到那個畜欄。羊羣底主人，春秋二季進林子來剪羊毛，來計算數目並送玉蜀黍及其他應用之物給牧人們。胡散自己每隔二年纔進城一次。這裏生活着大約一百五十個這樣的牧人，與其他人類完全斷絕交通，一切政府權力都達不到，好像住在沙海中一個小島。除了拜家的人以外，他們祇看見最靠近的鄰居，而

看不到其他的人。他們生在原始樹林深處，長在原始樹林深處，成爲半野人，非常膽怯；他們唯一所能的，就是牧羊。

關於河流，胡散告訴我說：于闐城以上，這河分成四道，灌溉那一帶的田野，因之差不多不成其爲河流了。一定是爲這個原故，以前的旅行家纔沒有一個順流而下探訪去。到了城下，河又匯合爲一。六七月間，西藏叢山融雪時候，洪水就衝下河床，但水從來未曾深到人不能徒涉的地步。秋天，河水降低得很快，十一月底就結成冰塊，這塊堆在那塊上，以致看去比實在的河流還大些。至於水量和河長，則比鄰近的和闐河差得遠了。同和闐河一樣，這河也是漸漸向東徙的，我第二天自己就看到；我們繼續向北在一個乾涸的河床上走，河水是十五年前離開這裏的，現在的河床在由此向東三公里之處，一天半路程以後纔又匯合起來。

一月二十八日，我們又遇到牧人；從此時起，我們總能找到一個熟悉此間地理的本地人帶領我們走過稠密的原始樹林。

一月三十日，我們到達了新河床同舊河床匯合之點；這裏河流寬到一百公尺，冰則厚到三十

六公分。

但河流現在開始向東北灣曲了。我的目的是要從南向北穿過這部分沙漠，走到葉爾羌河或塔里木河去。現在若是克里雅河完全折向右去，同塔里木河東行而流入羅布泊——自然是流不到這湖的；那將要打破我的旅行計劃。所以我一天比一天更不安起來。

在同古巴斯忒地方（此地名意爲「吊死的野豬」）我們遇到二個牧人家族，他們同野人一般，燒火在露天底下睡覺。他們的孩子披着羊皮，男人則穿一種極可注意的「鞋子」野駱駝底足皮連着蹄子！

我從這些牧人聽到，從此處向西北一天路程，有第二個古城在沙漠中埋着，而到那裏去的道路也是一條乾涸的河床，這城名叫哈拉頓（意爲「黑丘」）當初就在河邊。這城規模比塔克拉馬干小得多，但屬於同一個時代，其中有同樣的建築材料和樣式，同樣的壁畫，但腐朽得更加厲害。闐河底牧人和獵人很熟悉這個廢墟，陪伴我來的那個獵人喀沁曾有一次走了五天到這裏來尋找埋藏的財寶。但奇怪的，他們從來未曾想到向東再走一天路程；那時他們將會找到豐富的水，

找到人，能說他們自己的話，找到羊，饅頭以及他們需要的一切。他們完全不知道克里雅河畔樹林有人居住，這方面的人也不知道他們在和闐河畔的鄰居。但兩方面都以同一名稱叫這被埋葬的古城。

河流現在愈變愈不規則了。狹窄的支流細分出去，構成了一半像岸一半像沼澤的地方；在同古巴斯忒地方，河就已分爲二個河床。牧人告訴我們說，六年或八年前，所有水量都是靠東的右河流的，但以後又回到左河來了；今年水又開始向右河擁擠去。可見河水在兩河床中間交替流着，同鐘擺一樣——這個現象，我以後在一個湖，即羅布泊那裏也看到的。由於泥沙底沖積，河底或湖底漸漸高起來，迫得水流去找較低的出路。

二月六日我們到撒利克什美地方，那裏克里雅河有七十九公尺寬，好像還要流幾千公里纔到出口之處的樣子。可是第二天我們到哈塔克地方時，我們就聽說，這河祇向北再流一日半路程，便消失在永久的黃沙裏面去了。

我們在哈塔克休息一天，住在一個林居老頭子家裏，他名叫穆罕默德拜，是個怪人，從來沒有

出過這個林子，一點不知道這個國土是誰統治的。沒有人要他交納租稅，因此不會同中國官衙接觸過。出於意外的，我們從他聽到三年前有隻老虎在此處出現，這本是非常罕見的。這個消息對於我特別重要。因為老虎也許是從塔里木河近旁沙雅城來的，那裏的樹林很多老虎。但老頭子不信這話，他斷定說：北方沙堆得非常之高，即使有條河流名叫葉爾羌河或塔里木河的話，他須走幾個月纔得到那裏——這話照穆罕默德拜底見解說來，就是在世界底盡頭了。

在哈塔克，克里雅河有八十四公尺寬，但從此我們跟着向北走去時，牠不久就窄小爲十五公尺，而且轉彎曲折慢慢地蜿蜒流入稠密的樹林裏去。我們二月九日在這樹林裏駐紮下來時，這河祇成了一個五公尺寬的小溪，一秒鐘流過去的還不到一立方公尺的水。第二天我們就走到這河在多孔的冰蓋之下沒入沙中去的地點了。這裏各方面又是黃沙包圍我們；現在我們又要同沙漠奮鬥了。

第二十九章 野駱駝底鄉土

我好久就渴想要剝一張野駱駝底皮。現在我們走近野駱駝底鄉土，這沙漠最中心的最無人到的部分了，這願望應該可以實現的。但讀者不要幻想，以為我是強暴的獵人。我自己沒有射殺一隻駱駝。我眼睛太近視，不能打獵，而且不忍開槍打一隻如此高貴的動物。但伊士南拜和和闐河兩個獵人，則是頂好的射手，他們着急等待親見這獸類，開槍射之——以前他們祇聽人說過。

我們第一次在同古巴斯地方聽人說起克里雅河畔的野駱駝。牧人們雖然未曾親眼見過，但沙上有種足跡顯然是這種動物留下的。從那時起，我們沒有一天不想起野駱駝。

關於野駱駝底來源，動物學家意見不一。「這是古代城市居民豢養的駱駝傳下的種，」我的獵人阿默德梅根很有把握解釋說；我相信，他的話完全是對的。照我在鮑拉善發現的陶器上的圖畫看來，二千年前駱駝已經成爲家畜了；而且那些沙漠城除了靠駱駝隊以外，也沒有其他方法，與中國和印度相交通，當黃沙漸漸壓死了草木時候，好多駱駝便乘機解除人類給牠們的束縛，

而變成現在的野獸動物學教科書說野駱駝缺乏肥峯——這話也是不確；就我的旅伴們射殺的三隻野駱駝看來，峯下都有很發達的肥肉塊，雖然沒有馴駱駝底那麼堅硬。下游的牧人是常常看見野駱駝五六隻一羣來來去去的，他們也斷定說這些野獸同馴駱駝絲毫無異；同樣大小，同樣動作和習慣；印在沙上的蹄跡也是相同的。據說野駱駝膽子很小，被人追趕，往往狂奔兩三天不停，最害怕火煙或燒焦的木柴，而且逃避一切馴駱駝，好像害怕瘟疫一般，即使馴駱駝沒有鞍子也是如此，因為立刻認出了馴駱駝底鼻孔穿的眼，韁繩和木棍，而且嗅得準背上馱的是麵粉，羊毛或其他物品。這一點纔好證明：野駱駝當初也曾受人馴服過，此時還保存一種本能上的恐怖，害怕那足以聯想到祖宗奴隸地位的一切東西。

那位林居老頭子，穆罕默德拜，我們沿河遇見的最後的牧人，——最熟悉這類與他為鄰的野獸底習慣，同熟悉他的羊一樣。一年之前，他居然捕到了一隻小野駱駝，剛生下一星期左右；這畜牲不害怕，同羊生活在一處，不久也同人類廝熟了。這樣容易馴服，一定也是遺傳來的；他方面馴駱駝也是非常容易忘記牠是人類底奴隸。這隻野駱駝，有點不甚可愛的脾氣，始終頑固，永不會同馬一

樣馴良；人若去撫摸牠，牠就閃開，若搔牠的頭，牠就悲鳴起來，而且吐出惡臭的黏液。

我們還聽牧人們說，野駱駝總是停歇在沙漠最內部熟悉的丘谷之處，那裏祇長着零碎的白楊和檉柳。牠們永不到密林中去，怕受襲擊，而愛在沒遮欄的沙面上，容易覺知危險。

牧人這些話，大體都有事實證明的。二月十一日我們經過一帶地方，那裏河床看不清楚，樹林終止了，檉柳很少，沙高起來，——那裏就現出無數的駱駝足跡。下午，我們又到一帶地方，那裏河床又比較清楚可見，檉柳更多些，——獵人喀沁忽然做一個手勢，要我們站住，他就低下身體，同貓一般不動聲息地在檉柳中間行進。

我們前面二百步遠近，一羣野駱駝在吃草。喀沁底槍響了，這些動物嚇了一跳，起初驚心破膽地向危險方面看了幾分鐘，後來就轉身向北奔去，但並不十分快，因為顯然嚇得一半麻木了，還不知道究竟發生甚麼事情。其中一隻中了槍，一步一拐地慢慢跟在後面走，以致我們不久就趕上了。頸上一刀了結了牠的生命。

這是一隻公的，約有十二歲，同馴駱駝一般大小。除了幾處以外，毛都是短的，同我們的駱駝相

比，可以說裸體不生毛。蹄子比較長些，而且有點像爪一樣鈎曲，所以足跡顯得比馴駱駝尖銳些。上唇短些，缺陷處較淺，下唇不垂下來，眼光也比較野些。駝峯比較小，成爲有規則的直立的圓錐形；在馴駱駝上的，則因爲勞動和肥塊較大的原故，已變爲傾斜而且搖來晃去。身體是紅褐色，更淺明些，毛非常之細，柔軟，未曾洗過。

我無論如何要將皮帶走，不管牠有一個駱駝載重量，還是要把牠剝下來。這工作就擱了幾個鐘頭。以後我們將牠披開在地上，用熱沙撒在上面，一夜換了幾次沙，爲的吸收水分和減小重量。

這天我們並不忙着前進。我們掘了三公尺二十公分深的井，沒有水；我們有了經驗，知道無水深入沙漠去是死路一條，所以決定在這裏停一天，必要時轉回頭走。

二月十二日我們仍然尋不着一個更有把握的井地，於是喀沁鼓起勇氣，再將昨日的井掘下去，終於在四公尺十六公分深處得到水。現在駱駝和驢子可以儘量喝了；以後我們灌滿了四個山羊皮囊，第二天帶着這個水量繼續走去。

離開了河床之後，我們又看見一羣駱駝；伊士南拜繞了一個灣，潛行至近駱駝五十步之處。但

駱駝覺到了危險。那隻躺着的公駱駝立起來，帶着三隻母的和兩隻小的向東北方逃遁，剛橫過我們的道路。槍聲一響，公駱駝走了三步就倒地了；我們到牠跟前時，牠已經死了。這是一隻好看的駱駝，但我們祇好不剝牠的皮了，我的人祇從很發達的駝峯之內將那塊肥油割出來，以後做米布丁時非常好的味道。

不久之後，我們又遇到一羣，我來不及阻止，伊士南拜已經射中一隻母駱駝。牠立刻倒地，仍是普通駱駝姿勢，即膝蓋和胸膛支撐着身體，頭向左搖，張開大口，嘴唇插進沙裏去，痛得狂叫起來。刀插進牠的頸項時，牠纔死了。這種沒有目的的殺戮，使我很慚愧，我禁止以後再射殺野駱駝。

我們的三隻駱駝對於牠們的野生的同類之態度，是很有趣的。牠們比我們更早看到這些野駱駝，牠們沉重鳴叫起來，翹起尾巴在背脊上，嘴裏流出一團一團的泡沫。看見那隻被殺死的母駱駝時，牠們簡直發瘋了，須得拴縛起來。

以後幾天，我們也屢屢碰見成羣的甚至單隻的野駱駝。但現在我的知識慾已經滿足了，我們已見慣了這類野獸，再不十分去注意了。

第三十章 再渡沙漠

沙現在又高了，白楊和檉柳很少遇見，但已枯死的樹林則數見不鮮。周圍聳立着高大沙丘，我們很小心避免越過牠。每株白楊樹周圍都有很多的野駱駝糞；凡是駱駝伸嘴得到的範圍內，樹底新芽和嫩枝都給吃光了。

每天我細心計算走過的路程，每晚上我約略推測到塔里木河的距離；我們整天不耐煩地向北方眺望，希望那邊有河畔樹林出現。在一片長着七十株幼嫩白楊樹的水草地上，我們發現一隻豹子底足跡，那一定不是從南方來的。——豹子很難走出離水一日路程以外。但現在沙丘高到十五公尺，又是完全的沙漠包圍着我們，野駱駝糞也是很罕見的。掘井工作愈來愈困難了。二月十八月早上我們出發時，祇能裝滿一皮囊水，因為井底噴出的異常之慢。地勢很不好走。有個沙丘高到四十公尺，我們勉強攀越過去，到頂上看見北方一條不甚清楚的地平線，不過在無限的遠處。各方

面的沙都是完全不生草木的，去年經過的可怕的日子，又出現在我們的記憶中來，威嚇我們了。

但這次我要小心些。在一個適宜的地方，我們休息下來開始掘井。掘了一公尺半之後，沙就濕了，但不甚顯著，我們便停止不掘，雖然儲備的水祇夠今晚和明早用。因為沒有草木，駱駝已經餓餓，我們不得已拿鞍內乾草給牠們吃。但這天，我們兩次看見一隻狐狸足跡橫過我們的道路，還有一隻烏鴉向北飛去。阿默德梅根確信：這烏鴉是嗅到了那幾隻殺死的駱駝，現在急忙飛回塔里木河去，邀集同夥來享這盛筵。

然而我們還是決定，祇向北再走一天，明天若找不到水，我們就要回到最後豐富水量的井那裏去。

二月十九日，我們在高沙之上走了幾個鐘頭，前面又有植物可見了，——不久研究出來，此處植物另是一種沙漠灌木，似乎將檉柳完全排擠不見。野駱駝足跡之內夾雜有兔狐和蜥蜴底足跡。沙丘有八公尺至十公尺高，但我們終於找到一小片蘆葦地；爲了駱駝之故，就在那裏休息下來。若干沙丘中間之地基是一種我的旅伴們稱爲「梭爾」的土質所構成的，即是一種潮濕的黏土雜

有鹽類結晶物；我們現在掘得的井水是這般苦鹹，連畜牲都不願意喝。一切都表示塔里木河離此不會遠了，因為這河近旁井水總是鹹的，爲小心起見，我們晚上裝滿了幾桶水。過一夜結成冰，第二天早晨再把冰融化，如此可以減少一部分鹽質。但總不能烹茶喝的。

我的希望沒有落空。第二天早上沙丘已經降落到五公尺至二公尺，其間的距離也漸漸隔遠，最後我們看見遠處塔里木河黯淡的樹林線。這次僥倖沒有遇到危險了。

現在表明將近有水的普通標記，也出現了：燈心草，野豬足跡，一個騎馬人底足跡——大概是
一個獵人，他不久之前纔在我們路上橫過——還有一個赤足人底足跡——大概是個牧人。此外還有野駱駝新印的蹄跡，這卻是我意料所不及的。地基漸漸平坦，樹林漸漸稠密，但樹林常給空地所間斷。奇怪的，便是所有羊走的小路都是從西向東的，一條較寬的道路有車輪踪跡的，也是如此。

但河似乎總在逃避我們。晚上很遲我們簡直失陷在林中密密不通的部分裏，便駐紮下來在一個荒廢的羊欄中，無論如何找水不到。第二天，我們的運氣也不見得好些。掘了幾個井都沒有水。此時四面八方現出無數人和馬底足跡；一定昨天纔有幾隻牛被人趕過我們的道路。一塊農田和

一些農具，也表明離人類不遠。但找不到一樣活物；我們的呼喚響徹了無盡的樹林，也得不到應聲。但最後我們聽到走在前面的伊士南拜呼喊『水，水！』不久我們就站在一口深而大的池子面前，表面有一層厚冰蒙着。立刻用斧頭和鏟子在冰上開一個窟窿，我們早已平覆在地上作牛飲了。

現在我們也聽到遠處有狗吠。阿默德和喀沁立刻朝那方向奔去，過一會兒，他們帶了三個人回來，——這幾個人終於能夠告訴我們現在是在甚麼地方。這一帶地名叫哈拉達什（意爲『黑水塘』）我們昨天看見燈心草和野猪足跡地方，則是一條乾涸的河床，名叫阿失克河（意爲『鹹河』）

第二天，這三個人帶我們向東北方走，終於達到葉爾羌河或塔里木河。這裏河寬一百五十六公尺，河面上的冰似乎很厚，但我們過河到奇門村借住人家房屋去時候，在駱駝重壓之下，冰會低陷而發出響聲。

阿默德和他的兒子喀沁在這裏告辭回家去。我捨不得同他們分手，但他們說，春天到了，故鄉

候他們回去播種，而且一想到一天比一天遠離他們的熟悉的地帶，他們就頭腦發昏。

二月二十三日我們進沙雅城，第二次橫渡塔克拉馬干沙漠之旅行在此完結。這次共費四十一日，得到好多出乎意外的發現。我畫了一張克里雅河地圖，查出這河北方沙漠之中有野駱駝生活着，找到半野人的牧人種族，和發現兩座古城。好多神祕的傳說，關於沙漠中埋藏財寶及黃沙吞沒整個城市的，由此可證是完全合乎事實的。



第三十一章 塔里木河畔原始樹林

在沙雅，我決定改變計劃，不沿和闐河上去回歸和闐，而要從塔里木河順流而下去考察羅布泊——這本是我整個旅行計劃底一個要點。因為羅布泊問題是地理學上很多爭論而有特別意義的一個問題。

以前的人記載這個湖是在北緯四十二度，普希瓦爾斯基則在南方離此緯線很遠之處找到；以前的人以為這是一個鹹水湖，經過幾個地質學時代，容納塔里木河流域底鹽質，但這位俄國旅行家找到的卻是一個淡水湖。以後其他好多科學家到此考察，對於這個啞謎之解決也未曾有重大幫助。

要實行我的計劃，卻有種種困難。我在和闐時絕未夢想到會繞二千公里這麼大一個圈子，我祇準備五十日的行程。我身邊沒有帶羅布泊地圖，我的中國大護照也放在和闐。我身邊祇帶了一

張小護照，僅適用於和闐州境，是那裏的劉知州給我的。此外，我們祇有冬季旅行的行裝，圖畫紙，筆記簿，鋼筆頭，茶和烟，都已用完。但普希瓦爾斯基底羅布泊地圖，我記得爛熟，至於舊地圖，則我本希望要澈底修正的。我也許可以避免同中國官廳發生交涉，說到夏季衣服和鞋子的話，則我們可以在庫爾勒買到。我在沙雅買到一點紙，紙雖然很壞，但我的文字和圖畫不會因為紙壞而變成沒有價值。綠茶很多，中國烟草也買得到，這烟草雖然雜有惡臭的油和中國某山底泥土末，然而最不好的，還是用水烟筒纔能抽的。小麥麵粉，米，饅頭，雞蛋和糖等類食糧，伊士南拜備辦得同往時一樣好；駱駝底鞍子也修理整齊裝起新的乾草了。我們在沙雅祇休息二天就一切齊備，可以開始新的旅行了。

沙雅長官忒彌貝克（意為「鐵長」）很輕慢我，因為我沒有一張適用於此地的護照；他甚至禁止部下人員替我指示道路，希圖阻攔我前進。但中國元寶比他的禁令更有效力。

二月二十六日，我帶了三隻駱駝和四個人離開沙雅。我們離開這城及其園圃和農田以後，就到一個寬闊草原，那裏有好多牧人和畜羣。我們向東南方走去，不久就到塔里木河邊，這河在此地

叫做渭干河。第二天，我們有時穿過樹林，有時越過農田和牧地，晚上則在一個樹林地帶叫做約爾巴巴希（意爲「虎來之先」）的過夜，我們從一個牧人聽到，我們看見乾河床的那條阿失克河，在這裏叫做阿爾卡河，惟夏季有水，水向東流了若干日旅程，終於消失在沙裏去。這河南方有不少野駱駝，沙漠內部則有一座古城遺跡，但沒有人見過。城底名稱是沙伊客忒克（意爲「死林中之城」）。

最近數日我們見過好多雁，但二月二十八日我們在林中空地一個荒廢的羊欄裏過夜時候，雁之多爲前此所未見。太陽還在天空時候，牠們飛得這樣高，地下看去祇是一些黑點；但日落之後，牠們大多數則在我們頭上十公尺高處飛過，似乎時常觸着白楊底末梢。有時可以聽到牠們一聲輕輕的叫喊，好像在那裏商議選擇一個適宜的宿處。其他的數羣則夜間仍在高處飛。那些低飛的一定比其他的飛過更久些，現在想下地來休息。

奇怪的，是這些雁很熟此間地理，好像使用着極準確的地圖和極良好的儀器。牠們總排成一個行列，沿着同一條線，飛過同一株白楊樹，朝着同一個方向。若是聽到牠們在遠處鳴叫時，人們預

先就確知，第一隻鳥在那個枝桠地位出現。牠們的地理意識是十分驚人的。這一路上，牠們一定有無數的記號。未曾落地以前好久，就低飛了，當牠們看見宿處離此不十分遠時候。每年一次，這個鳥類從印度飛到西伯利亞，又從西伯利亞飛回印度——這個旅行，人類走來須費一整年，而且須異常努力纔行。

每走一天都增加我的關於這複雜河流的智識。大流在樹林地帶轉灣曲折流過時往往分爲好多支流，而支流名稱時常是非常混亂的。

穿過稠密的樹林和三公尺高蘆葦地的道路，比我所意料的，更難走得。我們幸而有一個誠實可靠的嚮導，沙雅人伊士南阿渾。

三月六日，我們向東北方走。樹林漸漸稀疏，終於祇有零星的檉柳和其他的灌木。這裏或那裏出現一些小沙丘。這天還未走完，我們又陷在一個沙漠當中了；——這沙漠祇叫做「孔」（意爲「沙漠」）或「楚爾」（意爲「荒原」）沒有其他名字。這裏，人們也傳說有埋沒的古城，但話太籠統，不值得去尋覓，我們所發現的祇是一些陶器碎片和一把石刀。

第二天，我們已經走過這沙漠帶，又到了稠密的白楊樹林。這裏，我們必須渡過九公尺寬的恰恰克河，有搖擺不定的木筏可以渡河。兩隻大駱駝，安靜而穩妥地走上木筏去，但那隻常給我們麻煩的小駱駝，則無論如何不肯走上去，不管穿鼻孔的繩子如何拉，不管鞭子如何在牠腰上抽，牠總是站着不動，好像一段呆木頭。我們無法，祇好從下游一座橋上渡過——這隻頑強的畜牲比較信任這座橋。

三月十日，我們終於進了庫爾勒，喧囂的市聲令我們的駱駝驚懼，牠們是習慣於沙漠底寂靜的。一羣男孩子笑着，喊着，在我們背後趕，尤其愛笑我，我坐在高駱駝上，樣子無疑是有點滑稽的。



庫爾勒最使我感興趣的，便是這城位置在孔雀河或庫爾勒河岸邊。此河起源於巴格喇赤湖，那是中亞最大的湖，羅布泊與之相比不過一個可憐的沼澤罷了。奇怪的，是那座橫流而過的木橋低得很，差不多在水面上。此時是春初，東土耳其斯坦底所有河流正在水位最低的時候，有些譬如和闐河甚至完全乾涸的。晚夏發大水時候，這座橋豈不像火柴桿子一樣給河水飄去，而這條交通大道豈不阻塞了麼？然而使我很驚訝的，就是我聽說：這河水面總是這樣高，一年到頭至多高二個指頭或降二個指頭。此外這河還有一點與此方其他一切河流不同，即是河水是碧綠晶瑩異常可愛。這個水道學



孔雀河

問題——我不能在這裏詳細說——如此迷誘我，使我決定到海都河左岸的焉耆城做一次旅行，這河從西北流入巴格喇赤湖去，是這大湖底唯一源頭。三月十二日，我祇帶了一個僕人，騎馬到那兒去。



第三十二章 應受處罰

焉耆（即喀喇沙爾，意爲「黑城」）不愧是個「黑城」，中亞一切城市沒有一個比牠更污穢的。牠位置在河底左岸一片不毛的平原之上，比庫爾勒大得多，而且是這一帶商業底堆貨地。

我認爲先去拜謁焉耆知府聞大人，是我應有的禮節，所以帶了我的適用於和闐州的小護照到他衙門去。那個六十歲的白鬍子小老頭子，非常客氣接待我，請我喝茶，吸煙和吃糕餅。經過一個土耳其翻譯，我報告他，我如何到這裏來的；當我道歉說身邊沒有帶護照時候，他非常恭敬而和悅地回答說：「您是我們的朋友和賓客；您用不着甚麼護照；您自家就是您的護照。」然而更使我喜歡的，就是他發給我一張適用於本府的地方護照。

三月十五日我回庫爾勒來時，伊士南拜告訴我一件奇異故事：二日前他在市集一個攤子上和一個安集延地方商人坐着閒談，適逢五個中國兵騎馬經過，爲頭的用一根棍子舉着一件象徵

中國皇帝統治和權力的東西。原來有這禮儀：一切臣民遇見這個，就要立起身來，騎馬的要下馬，一齊向他致敬。伊士南拜自以爲是俄國籍民，無須行這禮，就坐着不動。那些兵士立刻抓住他的領口，脫了他的衣服，把他鞭得背上出血。

我的僕人如此受人虐待，我是歐洲人，不能不管的。所以我立刻向兵士底司令官李大雷提出抗議，要求他立刻逮捕行兇者，加以公開處罰，否則我要向新疆總督和俄羅斯政府陳訴。

這抗議馬上發生很大的效力。李大雷立時到我住處來，差不多要哭的樣子答應實行我的要求。接着就走開了，不久他卻回來說：不知是那個人做的事情，而且也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於是我將伊士南拜背上血痕給他看，伊士南拜也記得拿鞭子打他的兵士左頰有個深深的創痕。現在我要求駐防庫爾勒的全體中國兵都到我們住的客寓底院子來，以便伊士南拜指認。這個要求立刻接受了。兵士集合在院子，不久伊士南拜就認出打他的那個兵士。「這個就是！」他一面喊，一面抓住這兵士底領口，拉到李大雷跟前。現在這個司令官現出可誇獎的決心，閃電一般發出命令。以後一幕戲，庫爾勒居民，無論是擠進這院子來的，或在鄰近屋頂上觀看的，都不會容易忘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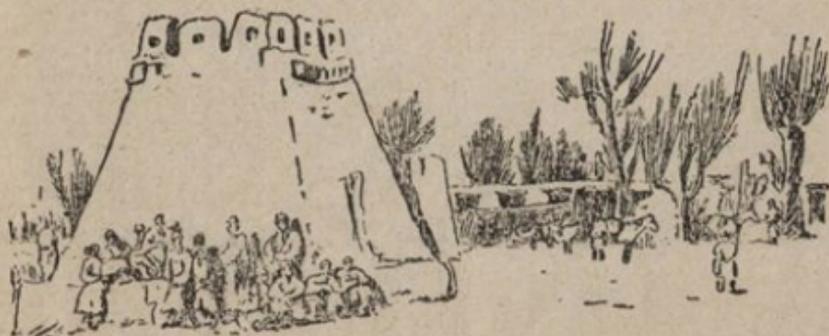
那個犯罪的人覆在地上，兩個夥伴按住他的雙臂，兩個按住他的雙腿，第五個則脫開他的褲子。以後，這傢伙就像他待遇伊士南拜一般被責罰了。一會之後，我宣布够了！於是這兩次鞭子可以相互抵償。這整個把戲，我自然非常厭觀，但我不能容許，我的一個僕人受人虐待而不得報復。

後來我去拜訪李大雷，謝他盛意時候，人們就非常尊敬我，讓開道路給我經過，那些野孩子也再不敢笑我了。

這件事情中，我有一點未曾想到；幸而李大雷也未曾想到；倘若他更聰明些，我要求時候，他可以看我的護照，要我拿出證據，證明伊士南拜確是俄國籍民。那時我就無言可對，祇好向他賠禮了。

第三十三章 舊羅布泊

我在庫爾勒買了兩匹馬和雇了兩個嚮導，更加擴充我的旅行隊；兩個嚮導將帶我們到小村莊鐵干里克去，孔雀河在那裏附近容納了塔里木河底兩個支流。到那裏去的道路要通過一片沙石荒漠，我在其中發現兩座中國古堡壘，但還保持良好，還有一長列的「烽火臺」，木和黏土築成高高的金字塔形東西，中國人是以此來表示各地相互間之距離的。這些指路標和里程碑明顯證明：古時這是一條重要的行軍大道，從庫爾勒到——是的，到那兒去呢？這路向東南方延長，現在是通到沙漠去；但按古時中國地圖，羅布泊分明在那裏！這條大道無疑是通到以前的羅布泊去的。如果此路現在無人來往，



烽火臺

殘破不堪，那麼牠的原來目的地一定發生了一種根本的變更。

爲確定這個，我於三月三十一日帶了四個夥伴：伊士南拜，克臨張和兩個熟悉此處地理的人，筆直向東，到俄國科學家普希瓦爾斯基所未會到過的地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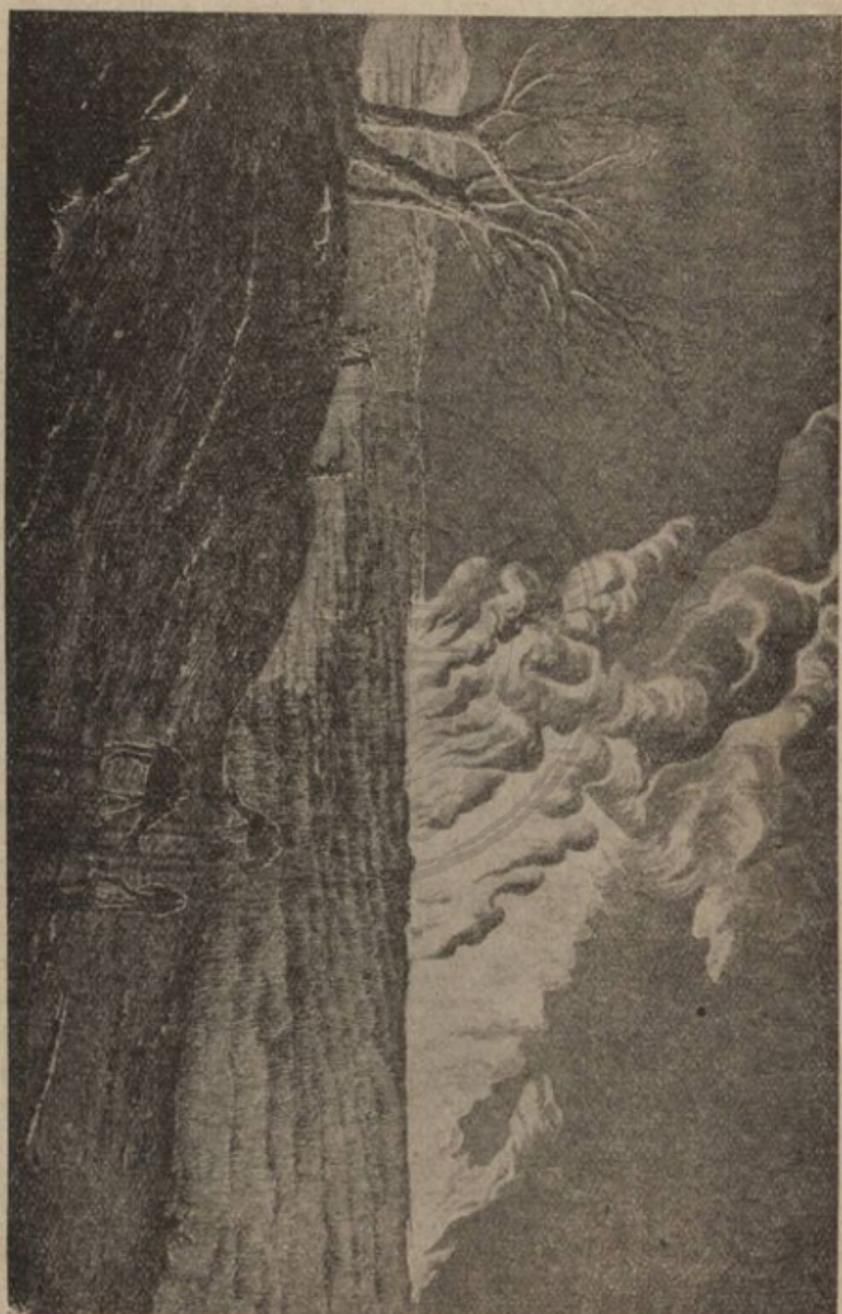
在鐵干里克時，我已經聽人說過：東方遠處有一大串湖泊。我們沿着孔雀河左岸走了三天以後（這河不久就折向東南，那裏叫做伊列克河）就到一個細長的湖泊，伊列克河就是流進那裏去。這湖現在差不多完全長滿蘆葦了，但幾年之前，本地人還在這裏釣魚。中國人今天還將這整個區域叫做羅布泊。但據中國地圖，這同名的湖是從西向東展開去的，而我所發現的那湖則是從北向南，此外由於一些突出的半島，這湖縮成了四個盆地。但是湖底這個改變祇是沙漠風暴底必然結果；在這整個羅布泊區域，暴風大多數是從東方或東北方颳來，因此湖漸漸向西移，在東方的盆地則積滿了飛沙。湖以前是向東展開，——這點也可以拿那邊有殘餘樹林一事來證明。樹林必須跟隨湖遷徙的：東方極遠處有已死的樹林在完全沙漠地之內，在那些大多數向着西方的沙丘中間，還有青翠的白楊樹幹，最後在湖岸線上則有幼嫩的樹叢。可見東方死林古時也是長在湖岸邊。

由湖水供給養分的。我們面前那些積水盆地，不是別的，正是舊羅布泊底殘餘物。

到舊羅布泊東岸去的道路，非常難行。十公尺至十五公尺高的沙丘，大多把陡峭的坡面朝向湖水。這裏或那裏沙比較少之處，就有白楊樹林；沙丘比較低之處也有檉柳，每叢檉柳都高踞在一個大圓錐形上面，這圓錐形底骨架是檉柳自己的根所構成的。這些檉柳圓錐，時常構成了道地的迷陣，使得我們好幾次寧願繞路進沙漠中走去。

湖本身長滿了蘆葦，須得爬上高沙丘去纔能見到水面。湖中盆地平坦而完全乾涸之處，蘆葦更密到同本地人小屋底牆壁一樣，而且有駱駝二倍高。我們消失在其中好像走暗路，幸而能走出來，我們就快活了。蒼蠅尤其令人難耐。這可怕的飛蟲同黑雲一般追逐我們；太陽下山，我們駐紮下來時候，更幾千萬地向我們襲擊而來。我們燒起一圓圈的火保護自己，火煙差不多要把我們悶死。這個辦法還是沒有效力。最後我們乾脆燒着乾枯的蘆葦，火燃燒開去，好像牧場上火焚，在這湖底一大部分之上，煙如同密密的帳幕遮蓋這個地帶。我半夜沒有睡；爲的觀賞這瘋狂的火焰。但夜裏，我的手和臉，必須塗上煙油，以免爲昆蟲所咬。我每日須抽多少煙，纔能積得够用的煙油呢！

焚燒蘆葦以驅除蒼蠅



我們走了七日沒有遇見一個人。到了湖底最南端纔碰到三戶漁人——那裏，伊列克河又流出去，再流二日旅程就同塔里木河匯合起來。這經過湖中蘆葦洗淨了的暗藍色的晶瑩的流水，在一條深深的水道中向南方流去。這裏，我叫伊士南拜帶領旅行隊先到兩河合流之點，我自己則雇一隻小船和兩個船夫順流而下，這樣到達我的前輩普希瓦爾斯基發現另一個羅布泊的地點。

第三十四章 在新羅布泊行舟

舊羅布泊以及新羅布泊近旁居民，自稱爲「羅布人」；他們的船（叫做「克米」）是大小不等的白楊樹幹挖空中心做成的。我的小船有六公尺長和半公尺寬。船夫們從不用帆，卻很有力而巧妙地鼓槳前進。在無遮蔽的水面上，他們習慣是跪下鼓槳，在稠密的蘆葦叢中則是站着，以便觀看四方形勢，此時槳是筆直插入水中的。大多數小船都有兩個船夫，那時在後面的是站着工作，因爲不然，在前面的就要遮蔽他的視線了。

四月十一日我乘船出發。我坐在中央，船夫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我拿呢毯和枕頭佈置一個舒服的坐位，羅盤、鋼筆等物在我手邊，儀器和食物則安放在船底角隅。船迅速而活潑，如同一條鱈魚，順着這暗藍色的蜿蜒前行的河流下去。

夜間，從東方吹來一陣猛烈的「黑風」，天空完全黑暗，老白楊樹梢灣折下來。我們在深而窄



在新疆湖泊行舟

的河床中前進時，岸上蘆葦叢和樹林還能掩護我們。但一出無遮攔的水面——因為伊列克河在這裏也形成一串小湖泊，——我們的輕舟在淺水之上也有傾覆危險，我們必須儘可能地靠岸走，借高大沙丘以爲掩護。

在這樣一個湖泊旁邊，我們發現一個無名的村莊，村民非常殷勤接待我們，拿剛捕來的魚煮給我們吃，還有鴨蛋，蘆筍和饅頭，——一頓簡單的然而很美味的晚餐。食時，一大羣老少男女包圍着我們，談着，笑着，十分快活地。青春少女也一點不怕羞，露出她們的健康的不很漂亮的面龐。這一切的人從來未曾見過一個歐洲人，他們對於歐洲人存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觀念，因為他們聽人說過普希瓦爾斯基這位「大老爺」底故事，他當初帶了二十名全副武裝的哥薩克兵，一大隊駱駝和行裝，拜訪過他們在南方的同族。現在他們看見我獨自一個人，沒有僕役和牲口，祇有二個本地人作伴，坐的是本地的船，說的是本地的話，吃他們的飯，差不多同他們一般窮，於是他們覺得一個羅布人和一個歐洲人之間，事實上並沒有如何大的差別。

四月十二日，暴風如此猛烈，我們不能行船，第二天稍微和緩些，我們又推船下水去。船若不用

時，人們總是拉到岸上來，船底朝天擱着，而且時時淋水免得生出裂縫。一隻小船很少能用十年以上的。

中午暴風又起了，同以前一般猛烈，剩餘的白晝確是很冒險前進的。我們時常要經過沒遮蔽的寬闊的與許多港汊相溝通的水面。要到這些港汊底口子，除了穿過沒遮蔽的湖面之外，沒有別的办法。

水激動得很厲害，波浪在小船周圍咆哮着，我們全身都淋濕了，每個波頂都捲起白沫。這裏須得當心！我們脫了上下的衣服，以便必要時候容易泅泳些。我們必須拿身體和船槳，在波濤之上維持小船底平衡，而且小心注意免得擱淺在沙灘上。

可是一切都平安渡過了。我們經過一個湖面又一個湖面。但以後湖泊漸漸縮小了，最後又成爲伊列克河。在這河底安靜水面上，我們划到希格恰剛村去，那裏有半打人家居住，伊士南拜和旅行隊就在那裏恐懼不安地等待我們。

休息兩天之後，我又叫旅行隊先往亞卜達爾地方去，我仍要乘我的小船順塔里木河流下去。

暴風現在既然加倍地猛烈，我就再雇一隻小船，用兩根棍子同原來的船聯合起來；這樣雙船並行，四個人划槳，在暴風之中比較安全得多了。

我們這樣達到那個漁村捷格里克，從那裏起，塔里木河就朝東北東方向流去，普希瓦爾斯基比我早十一年發現的新羅布泊一定是開始於此。這新湖分爲兩部分：哈拉布蘭和哈拉高順。第一部分哈拉布蘭，據普希瓦爾斯基記載，還是一個沒遮蔽的大湖，人們站在湖岸好像站在海濱一樣，因爲對岸遠不可見。但這大湖現在不可見了。當我的船傍着河底右岸划下去時候，我祇見到這湖底一個不足重輕的殘留物，一個小湖，給塔里木河流下的泥土堆積得，連一隻平底小船都不能行駛。甚至這個殘留湖到夏季也完全不見了，新鮮流水下來，牠被沖成一條線，漸漸蒸發，至於晚夏就完全沒有水而變成豐饒的牧場，本地人底畜羣在那上面吃草。當我四月底回歸和闐去時，我們在完全乾燥的沖積地上走了一段長路，這一帶在普希瓦爾斯基時代是爲哈拉布蘭湖水所淹沒的。可見這新羅布泊此時正在縮小時期，而且顯然與舊羅布泊有密切的相互關係——在這新湖縮小時候，我看見舊湖又在漲大。缺乏樹林這一點，也證明新湖年代很晚：樹林還來不及蔓延到新湖

岸上來。

同樣現象也可以在第二部分哈拉高順湖看到——普希瓦爾斯基當初從亞卜達爾村出發向東考察此湖，曾坐了好久的船。我到亞卜達爾村是四月十九日，在那裏又遇着我的旅行隊。我上岸時，全體村民都會聚在岸邊；我在其中發現一個小老頭子，由於普希瓦爾斯基底旅行記中一張插畫，我立刻知道他就是亞卜達爾村長孔恰堪貝克。我立刻向他行禮，好像他是我的老朋友；他也是這樣，而且引我到他的小屋去，屋內早已打掃潔淨等候客人。我從這位村長得到好多重要的知識。孔恰堪貝克今年八十多歲，他的父親和他的祖父，都是活到九十歲以上纔死的。他的祖父是在一個大湖岸邊居住，那湖在現在的羅布泊之北方，就是現在完全是沙漠的地帶。當他祖父二十五歲之時，即一七二〇年左右，南方的羅布泊纔開始形成。塔里木河尋找一條新路，北方的湖既然乾涸了，祖父就遷到南方來，建立亞卜達爾村。現在塔里木河從這裏起祇有到昆恰剛村的一日旅程可以行舟，過此則變成小塘和沼澤而消失了。可見第二部分哈拉高順湖也陷落在與第一部分同樣的命運。

爲了盡可能地完成我的關於這些湖泊的現狀地圖，我仍要設法往東走，直到水路不容許我走爲止。四月二十二日，我同三個船夫坐上一隻小船，伊士南拜同二個船夫坐上第二隻，廚房也設在他的船上，第三隻小船則由一個有經驗的老漁夫名叫杜準的乘坐，他替我們帶路通過那完全長滿了蘆葦的湖泊。

在晴朗的天氣之中，我們達到昆恰剛村，那裏河分爲幾個支流。我們向左邊較大的支流駛下去，但不久就消失在稠密的蘆葦叢中。這些蘆葦，若不是羅布人浚通了幾條窄狹溝道，所謂「恰剛」，一定完全通不過去的。他們在這裏安下網，我們的船滑過幾百張這樣的魚網，我們通過明亮的水，清楚看見無數的魚在網內游泳。每一家都有固定的「恰剛」，不許他人下網。這些穿過蘆葦的小溝道，是四面八方互相交叉的，時常如同光線一樣從各方面合聚在一個圓圓的小水面，而構成迷陣，唯有本地的人能找到出路。人們若是出到這樣一個水面，船夫便要用盡一切力量划槳，小船向對面的蘆葦牆急駛去，人們以爲一定要碰壁而粉碎的。然而那牆發着唿哨的聲音向兩邊分開，而人們就滑進最近的「恰剛」去。一個外鄉人無論如何是尋不到這種道路的。

這裏和那裏還可看見那行將消失的塔里木河。好幾次我們在頗大的湖泊上面行駛，其中一個深到四公尺二十五公分，那是在整個南方羅布泊所測得的最深的記錄。這些湖泊可見是很淺的，而且已經可說是沼澤了。

第二天將近黃昏，我們駛出在這樣一個最大的湖泊上，卡那巴格拉剛湖（意爲「拴住翅膀之湖」，大概有一次人們曾將一個野鴨翅膀拴在一條很隱蔽的「恰剛」出口邊蘆葦之上以爲記號，故有此名。）非常高的蘆葦，高到八公尺，構成一個長帶，橫過此湖。羅布人自己也很少到這裏來，所以各「恰剛」都塞滿蘆葦。我們的比較此間通用的大而沉重的船，因此祇能一步一步前進，槳用不着了，水也看不見了，我們必須慢慢拉着蘆葦前進。但最後蘆葦完全鑽不進去，我們祇好回頭走了。

未曾回去之前，我們還擠到北岸去，那裏有幾叢檉柳長在高圓錐形上。我在那上面向四面八方看得頗遠。在東方沒有一平方公尺水面可以看見，祇有無窮無盡的蘆葦地。在西方，則我們所從來的水道，蜿蜒曲折，好像一條藍帶穿過黃色的蘆葦。

第三十五章 幾乎被捕

在哈拉高順湖行舟，便是我的東進旅行達到一個目的地；現在計劃是回到和闐去——那裏有我的全部行李和我的旅行盤費。長時間的沙漠旅行耗費了我們的精力，伊士南拜和我都渴望休息一個時期，但從哈拉高順到和闐有一千公里距離，而沿着崑崙山北麓到那裏去的道路，其他科學家都熟悉了，很少能引起我的興趣。此外，夏天就在眼前，而我們身邊祇有冬季衣服。但沒有其他的歸途，於是我們就於四月二十五日動身回去。

我們剛離開亞卜達爾村，東方又吹來一陣猛烈的暴風，塵沙如雲一陣陣湧來，塔里木河水完全倒流。在亞卜達爾村，河面低降四十至五十公分，但哈拉布蘭湖面則高漲二十至三十公分，在暴風壓迫之下，湖底面積也擴大不小。暴風整整猖獗了三日三夜，沒有一刻中斷過，但這次我們並不怨恨牠。牠使溫度不高出十五度至十八度以上，我們簡直覺得陰涼；此外牠又在我們背後吹，彷彿

上天要幫助我們走路的。我總在想着：「吹罷，送罷，我的風姨！」

四月二十七日，我們到了那個小城婁羌，城內約有一百戶左右人家。我們不得不把我們的駱駝丟在這裏，因為夏天駱駝不做工，而有特權在山上安靜吃草的。我們太過於耗費牠們的精力，牠們也難得再支持下去了。所以我們把駱駝賣給一個西土耳其斯坦商人，祇收原價一半，就拿這筆錢添買四匹馬。婁羌有個中國知縣李大人，依照禮節，我一到，就將我的中文名片和焉耆聞大人發給我的地方護照，送給這位大人，並請問他，何時許我去拜謁他。但回答的話是說：我能呈驗一張大的也適用於此地的護照，大人纔肯接見我。

現在我請求傳給我這答話的那位翻譯，代向縣尊聲明：我的所有文書都放在和闐，因為我從那裏動身時，沒有準備東行那麼遠，直到羅布泊來；所以最好讓我謁見他，當面向他解釋。

但這位知縣現在也拒絕接見我，並傳話給我說：凡是不帶護照的人，一律當作有嫌疑分子看待，所以直接到和闐去的道路不許我走，但爲了焉耆小護照原故，他特別開恩於我，許我回到焉耆去，以後我必須從那裏依照來時道路回歸和闐去！

這真是平地一聲雷！沿着經過且末的南路，我們一月之內可到和闐。現在人們卻叫我在炎夏天氣之下做三個半月的沙漠旅行，而且此路我已經考察過的；因此一點引不起我的興趣。所以我請求翻譯——一位和氣的回子貝克——轉達他的上司：由他如何決定罷，我仍是要動身到且末城去的，明天就去。

乾脆的回答是：『你去罷，但我要逮捕你，派十名兵解你到焉耆去。』

現在事情麻煩了。我毫不懷疑：這位專橫的中國官，說得出，一定做得到的。必須準備一下。所以我同買我的駱駝的那個商人商定：人們將我和伊士南拜解往焉耆去時，他就保存我的行李和馬匹。我們隨身所用的一點東西則放在我們的鞍子背後。到焉耆以後，我再到迪化去，向俄國領事求助，請他替我設法到且末和和闐的通行證。那時李大人一定要沒趣的，他也一定要賠償我走許多冤枉路的損失。這裏到迪化是七百公里，我們若是騎馬在新路上旅行時還會感到趣味的。此外我也乘便看這新疆省城，那裏有好多高貴官員，還有不少的俄國僑民。起初，人家強迫我改變旅行計劃，我還有點懊惱。現在在新的觀點之下簡直是高興了。惟有好多郵件寄到和闐，等待我去拆開的，

使我不安罷了。

我已經完全這樣決定了，晚上一位伶俐的中國官來拜訪我。他自己介紹給我，姓齊，是塔城駐防兵司令官；他已奉到命令，明天逮捕我；但知縣李大人這個辦法，他認為是不近情理的，他特意來向我表示惋惜之意。他也要設法勸李大人收回成命。

我們的話頭，現在轉到其他事情上面去。齊大人非常富於求知慾，他接連不斷問我關於我的旅行事情。於是我也談起了去年我在塔克拉馬干沙漠中不幸的經歷，我的客人此時忽然大聲喊起來，差不多要擁抱我的頸項。「哦，原來是您！那時我正在和闐，天天聽人談論您死中得救的事情。林大人也對我談起您，當時我們兩人希望能在和闐看到您。」

這個林大人，本是比利時人，原名保羅，司卜林，在中國住了三十年了，曾有好多年陪伴我的偉大教師和朋友，德國地理學家，李希特霍芬，在亞洲旅行，替他充當翻譯，終於變成完全的中國人，娶了一個中國老婆，現在是一位大官，在蘇州居住。那時，司卜林和齊大人，奉了新疆總督委派，到土耳其斯坦南方境界山內調查金礦；去年我得救後孤寂而安靜住在布克樹林中那一星期內，

他們恰好逗留在和闐。以後他們到疏勒時候，我正在帕米爾高原旅行，我秋天回來，他們已經離開疏勒了。我好早就渴想司卜林見面，尤其因為我們的共同朋友李希特霍芬託我向他問好。可是直到一年之後，我纔有機會在北京俄國公使館遇到他。

爲這原故，齊大人和我立刻成立了很親密的友誼，他是駐防兵司令官，在知縣旁邊有完全獨立的權力。第二天我且不到迪化去，還在婁羌停留一日，回拜我的新朋友。他拿給我看，他親手畫的婁羌和且末南邊山嶺區域底路線圖。我十分驚異，他畫得如此準確。倘若不是中國字寫的地名，每個人一定要以爲這地圖是出於一位歐洲地理學家底手筆。

以後吃中飯時候，齊大人告訴我：他早晨在知縣衙門裏，無論如何勸告，知縣都不肯讓步；李大人總是說：他奉有命令，在東干回子暴動時候（那時很攪擾中國政府）封鎖到且末和和闐去的道路。這個命令自然不適用於一個和平的歐洲人，但這點向他解釋是不中用的；此外，他又說：我既然沒有護照，就無法知道我究竟是甚麼人。

「那麼我一定要到迪化去了？」我問。

「到迪化去你瘋了麼？」齊大人喊起來，高聲大笑。「不，您安安穩穩到且末去罷，一切我來負責。縣尊自然下命令逮捕您，但爲這事情，我不給他一兵一卒。李大人若是企圖叫本地貝克逮捕您的話，我就派一隊兵護送您，不叫您給他們捕去。」

如此，我的福星比嬉羌知縣更有權力。那些兵士，奉了高傲的李大人命令來逮捕我的，現在反而獻給我做衛兵了！還不止此。第二天早晨，這位客氣的齊大人還送我一大堆糖和煙草，恰是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可惜我祇能還送給他一些小東西和幾張可有可無的地圖。

以後我們就走了，沒有其他事情可記，經過且末和于闐，回到和闐城去；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們又騎馬進入和闐城。

第三十六章 一段中國偵探故事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和闐等待我。我一到地，立刻就被請到知州劉大人衙門裏去。我在那裏看到甚麼呢？最大部分的貴重行李——去年我從塔克拉馬干沙漠回來途中如此神祕失落了的這行李底發現還說明了我們當時是落在一羣竊賊和窩家手中。由此開展一部道地的偵探小說，替我的沙漠旅行做個奇異的結束，同時本地回子底性格和他們的統治者中國人底司法，也很可以藉此認識出來。

不是別人，正是那個用水救活的伊士南拜的商人尤蘇夫，他回到和闐之後，將我的瑞典軍官式手槍送給駐在那裏的土耳其斯坦商人底「亞克沙葛爾」，賽阿赫南拜顯然他要以此換得這位「亞克沙葛爾」底信任，買他絨口的。但這位「亞克沙葛爾」已經得到疏勒俄國領事知會，便嚴厲責問尤蘇夫；他終於不得不供認這手槍是從塔維克村長託達貝克那裏得來的。以後，這位

「亞克沙葛爾」便將手槍交給劉大人。劉大人則經過疏勒道台之手交還我，這事我在第二十六章裏已經記載過了。

尤蘇夫看見風聲鬧大了，認爲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急速逃出和闐去。既然以後聽不到他的消息，「亞克沙葛爾」底疑心便落在村長託達貝克身上。所以他派了一個靈敏的偵探到塔維克村去，偵察託達貝克底行動，並在他家裏搜索我被竊的其他物品。

這個偵探穿着襤褸衣服到那裏去，設法使得託達貝克雇用他做牧羊人。於是他同貝克底其餘牧人在那一帶流蕩，他盡心奉職，得到主人完全的滿意。

有一天，他到貝克家裏去，要求支領他的微少的工資。可是他一進貝克家門，貝克便跳起來攔住他，把他推到外面去，但他已經看够了，原來貝克正同三個獵人：阿默德梅根、喀沁阿渾和託達沙——這三個人，我曾認爲是正人君子——灣腰坐在幾隻箱子前面。還有一個混蛋，雅古沙，就是帶我們到沙漠中第一個古城去的，——也在那兒。種種惟有歐洲人纔有的物品，散放在周圍地毯上面！

這偵探自然不讓人家起疑心，他將工資放進袋裏，慢慢地走他的路。但一到他覺得沒有人跟蹤時候，便跳上他所能偷到的最好的馬，飛奔回和闐來，將他發現的事情報告「亞克沙葛爾」。「亞克沙葛爾」立刻報告劉大人，劉大人登時派兩員官和幾名兵士到塔維克村去，爲的搜查貝克底住宅和扣押那些物品。

此時貝克也已發現他的牧人失蹤並缺少一匹馬，急得沒有辦法。他立刻派遣幾個人騎馬追趕這個逃亡的傭工，可是這偵探先走了很久，追趕不上，而且明白，是生是死全看他能否先到和闐城。現在貝克就如坐針毯了，但他有外交手腕，便將那些物品包束起來，送往和闐去——他同劉大人差官一路到和闐城。他將那些物品繳呈劉大人，聲明說是幾天以前才發現的。

那些獵人現在也到和闐來，全體同謀犯住在同一個客寓。但「亞克沙葛爾」也有一個偵探在那裏，這偵探不久就報告：貝克晚上如何教獵人們口供，教他們不日劉大人提訊時如何對答。

「亞克沙葛爾」現在就叫人帶這些獵人到自己面前來詢問——我從沙漠出來不久，他們曾陪伴伊士南拜進沙漠去尋找我的帳幕和遺失的行李而沒有成功的。現在他們敘說：冬天我們

走到三株白楊樹去，從那裏跟隨一行向西的狐狸足跡走了幾日，終於到一個地方，狐狸足跡停止了，沙中有經過狐狸深深掘過的痕跡。那裏的沙完全是白的，他們不久就認出原來是麵粉撒在上。以後他們開始發掘，終於發現帳幕，有一尺高的沙蓋在幕樑上面。現在他們就將其中東西一件取出，一切用驢子裝到河邊來了。

大概狐狸夏天已經嗅到留下來的母鷄和糧食底味道。那些獵人在離營地頗遠一個沙丘頂上發現一具母鷄骨架。但他們沒有看見人類屍體。我的兩個疲弱的僕役，約爾奇和穆罕默德沙，也許五月二日夜間還向前爬行了一段路。

「亞克沙葛爾」自然問他們，當時爲甚麼不將找到的東西立刻交給劉大人？他們供認道：村長託達貝克知道了此事，勸說他們將這一切隱匿起來，一部分暗中賣掉，其餘非我莫能用的東西則保存起來。所以我現在也祇能取回我的這一類行李，這些在本地人看來是沒有價值的：幾件儀器，支架，水平板，藥品，一件雨衣，雪茄煙，火油爐子和兩架照相機。取回這兩架照相機，我心裏並不喜歡，因爲塔維克村底聰明的居民，將其中的底片拿去做窗子玻璃用了！所以我的第一部分旅行中

所攝的片子完全化爲烏有了。現在用來做我的旅行記插畫的，祇剩下我的一些鋼筆畫，這個通俗版也採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那些獵人本來是很正派的，受了託達貝克所蠱惑，盜賣了我的值二千馬克以上的物品，阿默德梅根和他的兒子喀沁，曾伴我在克里雅河旅行；當時每逢話頭轉到我的沙漠旅行和失落的行李時，他們總要以確定的口氣表示說：失落的東西一定找得回來的，他們回去之後還要去尋覓一次。現在我知道真相之後，就明白這些話顯露他們的良心不安。現在我也明白，那時在塔維克村經過時候，貝克爲甚麼拿普通房子給我住而不叫我住他自己家裏。在他自己家中，那些偷來的東西正藏在氈毯之下，能够被人發現出來的。

劉大人也提他們來審問。他問他們爲甚麼敢打破我的那些鎖得緊緊的箱子；他們回答道：箱子太重，搬不動，非取出其中物件分配搬運不可。爲要他們實在口供，他們就被鞭打，受刑並關在牢內。惟有狡猾的貝克逍遙無事。

我到和闐後，這案子又提起來審問；這些賊子底吉凶禍福全操在我手裏。中國刑具可以使人

殘廢，而他們在牢內等待判決所過的日子，在我看來，已經是足夠的刑罰了。

和闐底『亞克沙葛爾』甚至派了一個偵探在和闐衙門裏，然而他對於劉大人的不信任，事後證明是不正確的。知州起首便要我寫一張失單，並注明各物底價錢。他拿失單在手，親身到遠地的塔維克村去，爲的就地勘察，回和闐來繼續偵查。但犯人底口供還是互相矛盾的。獵人們一致咬定。全部行李都交付於貝克，其中不見的東西惟有貝克知道下落。貝克則說那些東西是獵人們偷去的。劉大人還要用刑，但我堅決反對，可是我祇好容許，審判時叫差役拿着鞭子站在旁邊，至少可以嚇嚇被告。

既然雙方各堅執一辭，劉大人就做出如下的所羅門式的判決：

「雙方必有一方虛誑，但究爲何方無從查悉。我今判決，雙方於二日內共同交付貴賓五千騰格（二千三百馬克），以賠償被盜賣之物件。」

於是我聲明說：這判決自然是絕對公平的，但即使被告有罪，我也不能接受他們的金錢。但劉大人不答應這種寬容辦法。他說，即使我不在乎這筆款子，但中國官衙必須這樣嚴辦，爲的叫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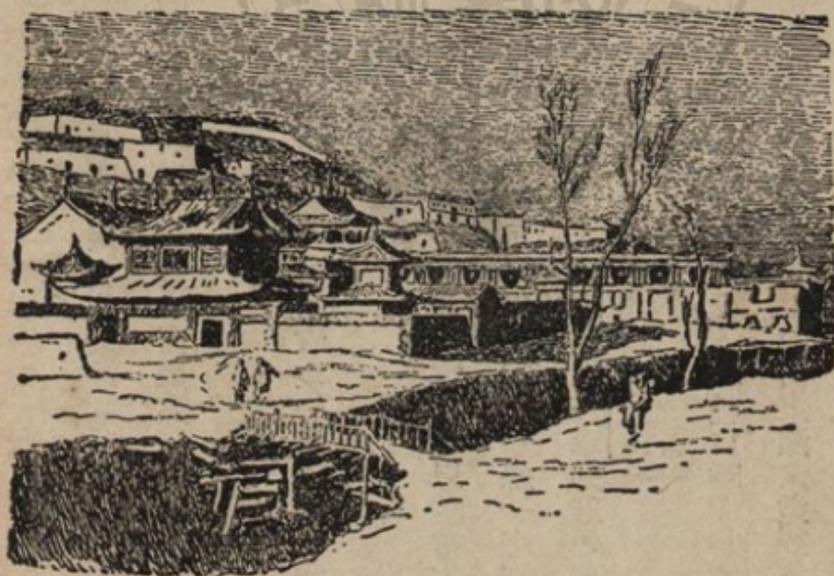
明白搶劫一位歐洲貴賓，必定要受刑罰的，否則沒有人敢在這一帶地方旅行了。但既然獵人們一口咬定祇從沙漠取出一部分東西，其他的仍留在帳幕裏頭，所以我終於達到將罰金降低到一千騰格（四百六十馬克）。這個損失是很值得的，因為我以此換得各方面底贊許，犯罪人自己也感謝我。

用一種公平和毅力來保護一個歐洲人，如劉大人所做的，在中國官吏中實不多見。我以前就說過，這位知州是個很好的人；從以下情形也可看出：

東土耳其斯坦差不多所有的地方官，都是三年一任的；普通做這任官就可以積蓄半百萬財產，一部分賦稅入了他的私囊，劉大人現在做了三年和闐知州了，但每年賦稅一絲一毫都解到北京去。這種前所未聞的廉潔，在迪化引起好多人欽佩，為獎勵他，人們陸他做莎車知府。他就在我離開和闐那一日，動身赴新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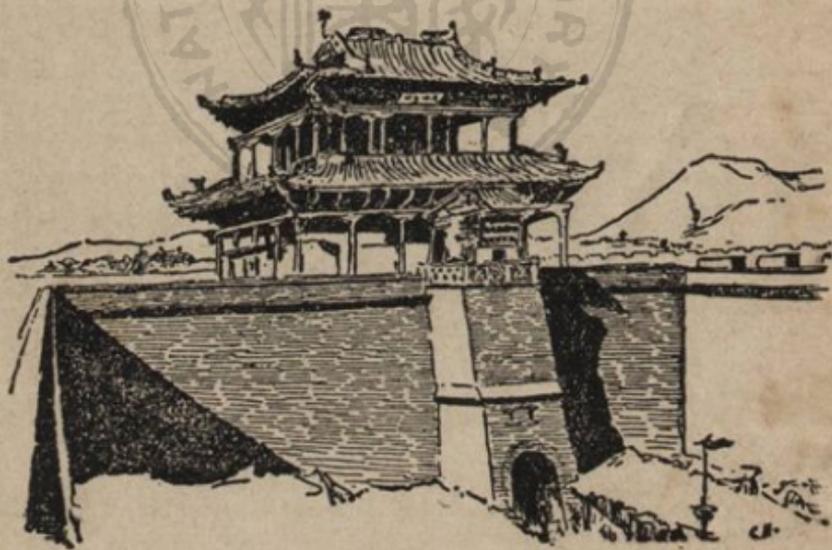
那是六月二十九日。我帶着我的休息足夠而精力完全恢復的僕人和牲口離開和闐，到那無人居住的西藏北方高原和其中不毛的沒有出口水道的鹽質盆地去。我向東深入這死氣沉沉陰

風慘酷的山地，差不多走了二個月，忍受嚴寒，烈風和暴雨。我的目的是在詳細考察這部分高原及其差不多未爲人知的大規模的山脈，——這個目的幸而達到了，雖然在海平面上五千尺高地行走給予人類和牲畜以極大的勞苦。以後我們的旅途就經過魯卓——我拜訪此地鄰近宏麗的昆奔寺。其中有萬尊佛像——到西寧府，再到北京。我這次穿過亞洲大陸的旅行，剛好經過一千零一日，算到我一八九七年三月二日進入北京「天門」爲止。從這次旅行，我也帶了豐富的成績，有價值的標本和範圍寬闊



依照科學原理搜集的材料回家去。移動的湖羅布泊，其神祕性之解釋，此次旅行亦有重大的助力。但其澈底的解決，則是後來的事，當我重入「亞洲之心」時候。我的西藏冒險記中有關於此事之敘述。

我從北京選取一條最有趣味的雖然很難走的回家道路。我坐在當地使用的車子上，穿過無限的草原和戈壁沙漠，經過庫倫到恰克圖，從那裏再到西伯利亞鐵路。我坐了九天九夜火車到彼得堡。一八九七年五月十日，我又平平安安回到斯托哥爾摩來了。



西寧府城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再版

漢譯世界名著
新疆沙漠遊記 一冊

Durch Asiens Wüsten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Sven Hedin

譯述者 綺 紋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版權所
翻印必究

◆(90132.2)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國家圖書館



003031466

籍